

85618

古今尺牘選註 目

當代尺牘選註

光明書局印行

三之註選廣尺今古

註選廣尺代當

編璧正譚



3 0614 5801 8

刊局書明光

編輯大旨

一 本書係根據教育部最近頒行之中學課程標準國文科略讀教材選用標準編輯，專供中等學校學生國文科課外閱讀之用。

二 本書分爲古代、近代、現代三冊，每冊復分爲敘事與寫景、說理與論事、抒情與述懷三編，分量雖不多，然於選輯及分編時，已煞費搜檢及斟酌之苦心。

三 本書係供青年學生閱讀之用，故理論偏激者不選，思想消極者不選，內容背反現代思潮者不選，語涉迷信者不選。所選雖不必盡爲佳作，但其適宜於青年之閱讀，則可斷言也。

四 本書所選文字，皆爲全篇，毫不刪改。惟於古近二代，皆爲分段加標點符號，以清眉目。

五 研習文字，非注不明。本書凡遇文中引用典故及人名、地名、史實或僻字、生辭等，均分別加以適當之注釋，附於篇末。雖先後重見，亦不略去。非故意多佔篇幅，實有感於「見前」「見某篇」等舊例之深不便於閱讀者故也。

六 每篇作者之小傳，均分別注明於題後；古代一冊，兼附受者小傳。其作書之動機及時代背景之可以考見者，亦略爲敘及，藉增閱讀者知人論世之助。

七 本書分編及注釋，皆成於一人之手，不當之處，自屬難免。如蒙海內通人，不吝金玉，加以是正，實所感盼。

一九三五，八，三十，編者識。

856.18
601
2

目次

編輯大旨……………編者（一）

第一編 敘事與寫景

給孫伏園……………周作人（一）

給許廣平（一）……………周樹人（五）

給許廣平（二）……………周樹人（七）

致成仿吾書……………郭沫若（一〇）

海上通信……………郁達夫（一五）

與沫若書……………田漢（一八）

致每週評論記者（一）……………任鴻雋（二二）

致每週評論記者（二）……………任鴻雋（二六）

給錢君匄……………許欽文（三〇）

給萍蓀先生	許欽文〔三三〕
統王統照	徐志摩〔三七〕
給于成澤等	焦菊隱〔四〇〕
給胡也頻蔣冰之	沈從文〔四三〕
給建中〔一〕	蘇梅〔四六〕
給建中〔二〕	蘇梅〔五二〕
麓山通信	謝冰瑩〔五五〕
寄雙親	謝婉瑩〔六四〕
寄小讀者	謝婉瑩〔六八〕
西湖畫訊	孫福熙〔七二〕
給周作人	孫福熙〔七八〕
給魯迅先生	高長虹〔八四〕
答周作人	高長虹〔八八〕
給田漢	葉鼎洛〔九二〕

第二編 說理與論事

給李小峯	周作人〔九七〕
與錢玄同書	周作人〔一〇〇〕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一〇三〕
致徐旭生書	周樹人〔一一〇〕
復魯迅先生	徐炳昶〔一一二〕
與徐志摩論詩書	梁實秋〔一一五〕
給劉大白	鍾敬文〔一二〇〕
致文學青年	夏丏尊〔一二五〕
與董白采書	俞平伯〔一二九〕
給張友鸞	郁達夫〔一三一〕
給大學生的一封信	陶知行〔一三五〕
給吳立邦小友的信	陶知行〔一三九〕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一四三〕
給張慰慈	胡適〔一四六〕
給許廣平	周樹人〔一四八〕
給徐蔚南	劉大白〔一五二〕
給劉半農	章衣萍〔一五五〕
復衣萍	劉復〔一五九〕
給不平	康白情〔一六〇〕
與友人論懷鄉書	周作人〔一六三〕
答李石岑	吳敬恒〔一六五〕

第三編 抒情與述懷

給楊浚果	朱謙之〔一七五〕
給朱謙之	楊浚果〔一七六〕
給楊騷〔一〕	黃白薇〔一七九〕

給楊騷(二)	黃白薇(一八一)
給白薇	楊騷(一八三)
寄梅窠舊主人	黃英(一八六)
給陸小曼	徐志摩(一九〇)
覆真齡	許地山(一九二)
給懷霽	許地山(一九五)
給亡婦	朱自清(一九六)
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	黎烈文(二〇二)
給許廣平(一)	周樹人(二〇五)
給許廣平(二)	周樹人(二〇七)
給魯迅先生	許廣平(二〇九)
給白英	田漢(二一二)
復田漢	白英(二二五)
致董曼恬	李石岑(二三四)

寄給母親	謝婉瑩〔二四八〕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二五五〕
給周作人先生	章衣萍〔二六二〕
給汪靜之	章衣萍〔二六四〕
復章衣萍	汪靜之〔二六八〕
給朱雯	沈從文〔二七六〕

第一編 敘事與寫景

給孫伏園

周作人

周作人字啓明，筆名豈明，又名仲密，最近又署知堂，浙江紹興人。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班及

本立教大學文科畢業。歷任浙江省視學，北京大學、中法大學、燕京大學等教授。他是當代著名的散文小品作家，又是最早的翻譯大家。著有自己的園地、藝術與生活、雨天的書、談虎集、談龍集、永日集、看雲集、周作人書信及詩集。過去的生命等；翻譯有域外小說集、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空大鼓、狂言十番、炭盡、黃薔薇等。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



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五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七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八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圍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九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功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

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佗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佗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佗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致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着麵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子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

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

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見。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①長安 陝西省的省城。 ②滬杭車 從杭州到上海的火車。 ③欸乃 欸音矮，欸乃，行船搖櫓的聲

音。 ④爲魚 人類學家謂人乃由單細胞逐漸演化而成。先由單細胞變爲魚類，繼由魚類變爲兩棲動物，終由兩棲動物變爲人類。 ⑤斷髮文身 是古代越地的一種野蠻風俗，越即現在的浙江一帶。 ⑥

海 北平人叫大的池塘做「海」，如北海、南海等。 ⑦陝半天 形容到陝西去的路程的艱險和地勢

的高峻。 ⑧不亦快哉 清人金聖歎批西廂記，書前有「不亦快哉」若干條，每條寫的都是十分痛快

的事。 ⑨梁上君子 謂竊賊。 ⑩佢們 合稱男女性的複數代名詞，這裏是指川島夫妻倆。 ⑪洧河

順流在水中走看玩。 ⑫意表之外 這是古文家林紓文章中的一句不通的句子，傳爲文壇話柄。

給許廣平（二）

周樹人

周樹人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曾考入水師學堂，轉入礦務學堂，畢業後派往日本留學，改習醫學。歷任北平各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教授。主編語絲、莽原、奔流、萌芽等刊物。現住上海。他是當代最負盛名的小說散文作家，翻譯外國作品也很多。著有吶喊、彷徨、熱風、華蓋集、而已集、三閒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貳心集、墳、兩地書、野草、朝華夕拾及中國小說史略等。翻譯有桃色的夢、工人綏惠略夫、苦悶的象徵、小約翰、潰滅、思想山水人物等。

廣平兄：

現在是十七夜十時，我在『蘇州』船中，泊香港海上。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午後四時可到黃埔，再坐小船到長堤，怕要八九點鐘了。

這回一點沒有風浪，平穩如在長江船上，明天是內海，更不成問題。想起來真奇怪，我在海上，竟歷來不遇到風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來的，或者我比較的不暈船也難說。

我坐的是唐餐間，兩人一房，一個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獨霸一間。至于到廣州後，往那一家客棧，現在不能決定。因為有一個偵探性的學生留住我。此人大概是廈大當局所派，探聽消息的，因為那邊的風潮未平，他怕我幫助學生，在廣州活動。我在船上用各種方法拒斥，至于惡聲

厲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終于嬉皮笑臉，謬託知己，並不遠離。大約此後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棧，時時在我房中，打聽中大情形。我雖並不懷挾秘密，而尾隨着這麼一個東西，却也討厭，所以我當相機行事，能將他撇下便撇下，否則再設法。

此外還有三個學生，是廣東人，要進中大的，我已通知他們一律戒嚴，所以此人在船上，也探不到什麼消息。

迅。

○蘇州 船名。 ○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東南海中，當珠江入海之口，鴉片戰爭後，割讓于英國。 ○黃

埔 廣東粵江下流的一個島名。 ○長堤 在廣州城南珠江的北岸，長五六里，堤上車馬絡繹，樓閣高

聳，為廣州市繁盛之區。 ○暈船 有的人坐在船上就要頭眼發昏，甚至嘔吐，叫做暈船，又叫吐船。 ○

唐餐間 謂中國餐室。西洋人稱中國人為唐人。 ○廈大 廈門大學的簡稱。作者寫此書時，恰值離去

廈大職務，到廣州中山大學去就職。 ○中大 中山大學的簡稱，是南方的最高學府。

給許廣平（二）

周樹人

作者生平見前。此書係寫于作者脫離中大後由上海到北平的寓中，但他不久即回上海。

H. D.:

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點鐘。我是十點鐘睡着的，十二點鐘醒來了，喝了兩碗茶，還不想睡，就來寫幾句。

今天下午，我出門時，將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郵筒，接着看見郵局門外帖着條子道：『奉安典禮放假兩天。』那麼，我的那一封信，須在二十七日纔會上車的了。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且待『奉安典禮』完畢之後罷。剛才我是被噉聲驚醒的，數起來共有百餘響，亦『奉安典禮』之一也。

我今天的出門，是爲士衡尋地方去的，和幼漁接洽，已略有頭緒；訪鳳舉却未遇。塗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則朱山根叩門而入，見我即踟躕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他的北來，是爲了覓飯碗的，志在燕大，否則清華人地相宜，大有希望云。

傍晚往未名社閒談，知燕大學生又在運動我去教書，先令宗文勸誘，我即謝絕。宗文因吞吞吐吐說，彼校教授中，本有人早疑心我未必肯去，因爲在南邊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並不在『

在南邊有唔唔唔……」那非大樹不能遷移，那是也可以同到北邊的，但我也來不做教員，也不想說明別的原因之所在，于是就在混沌中完結了。

明天是星期日，恐怕來訪之客必多，我要睡了。現在已兩點鐘，遙想你在『南邊』或也已醒來，但我想，因為她明白，一定也即睡着的。

(二十五夜)

星期日上午，因為葬式的行列，道路幾乎斷絕交通，下午可以走了，但只有紫佩一人來談。所以我能夠十分休息。夜十點入睡，此刻兩點，又醒了，吸一枝煙，照列是便能睡着的。明天十點要去鑲牙，所以就將鬧鐘撥在九點上。

看現在的情形，下月之初，火車大概還可以走，倘如此，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車回上海，即使有耽誤之事，六日總該可以到了罷——倘若不去訪上途，但這仍須臨時再行決定，因為距今還有十天，變化殊不可測也。

明天想當有信來，但此信我當于上午先行發出。

(二十六夜二點半)

○奉安典禮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軀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國民革命軍奠定北平，即迎觀至南京紫金山安葬，禮節隆重，叫做『奉安典禮』。○燕大 燕京大學的簡稱。牠是一個著名的教會大學，校址在北平西郊。○清華 大學名，係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立，校址在距北平城二十餘里的清華園。○未名社 魯迅在未到廈大前和韋叢燕等組織的出版機關，曾出過烏合叢書，未名叢書多種，和定期刊物莽原等。○南邊 那時許廣平在上海，故云。

致成仿吾書

郭沫若

郭沫若名開貞，四川嘉定人。畢業於日本福岡醫科大學。回國後，與郁達夫、張資平等合辦創造社，主編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週刊等。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就投筆從戎，歷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來政局變化，他遂脫離政治生涯，東渡日本，專事譯著，兼為考古工作。他是當代著名的革命文學作家，富有熱烈的反抗精神。著有女神、落葉、我的幼年，反正前後，創造十年、塔、橄欖、黑貓、水平線下及文藝論集等。翻譯有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石炭王、煤油、新時代、爭鬥、異端等。

仿吾：

我離開上海足足兩個禮拜了，幾次想寫信給你，但總不容易執筆；隨便寫幾句平安的報告，我覺得沒有寫的的必要；待要寫長時，而我想寫的又太多了。本打算在週報辦滿一年之後纔走，但終竟提前了四五個禮拜便跑到了海外來，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這是使我心裏異常不安的。我每晚幾乎都要夢見你，夢見和你商量週報的後事，但我現在實在無能爲力了。上海的空氣太使我厭倦了，多住一日就好像要窒息死了一樣，其實索性死了倒痛快些，免得我久受牢獄的束縛。我久不寫信給你，你或者怕在疑我已經跳在黃海裏死了罷？我想到這一層，今晚上終不得不寫信給你了。

你的病好了麼？離開上海的一天，你抱着病送我上船，你在碼頭上還流了許多鼻血，這是我所不能忘記的。我在去年帶着一家五口回上海的時候，是你在碼頭上來接我們，那正是四月初二一日；如今剛好一年，你又送我一人逃出海外。在同樣時期，同樣的地點，並且是同樣的輪船，在我自己是不勝今昔之感，想你當時也怕是感慨無量的罷？我看你自始至終默默無言，我知道你心中的痛苦。

你和貽德全平去後，不久黃恢權君便來了，他有他的妹子和他的夫人送行，而我只是一個。但我不久又在碼頭上遇着張季鸞，他驚訝了。他問我要到甚麼地方去。我說日本。他問我到日本去的生活怎麼樣？我說還不知道會怎麼樣。我此去的船票，是黃君替我買的。他說我很羅曼諦克，我到找不出甚麼話來回答了。他是來送行的，像是送一位女親眷到日本去的光景。

船開了，船上和岸上的人相對着脫帽揮手搖手巾，我也立憑着船舷向岸上脫帽揮手，我是遙遙向着你們告別，向着上海告別，向着中華大陸告別。你們我恐怕沒有再見的希望，上海恐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中華大陸我恐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憤意一點也沒有，只是一腔的淒涼的情緒。

我很感謝黃君，他使我坐了頭等的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破天荒的享樂，我們往往復復坐日本船的三等艙受貨物同等的待遇，這一次真是破天荒，受着人的待遇了，但是三等艙對於我却有一種友情的引力，我上船後特別跑到三等艙去看過一次，我去年回國時和妻兒們睡過的地方是空着的沒有人佔領，那時我們鋪位的兩邊，一邊是一對俄國人的貧民夫婦和個孩子，一邊是一位印度人，他們的面孔還新鮮地存在我的眼中，但他們現在不知道又飄泊向何處去。

了。我在甲板上終日步來步去，儘浩浩的海風把我滌盪，平常坐三等時，不論有風無風，大概是會暈吐的，但此次却很安穩，恐怕不僅是天時的關係。

第二天便到了福岡。福岡的風物和一年前相差不遠，不過在我的眼裏看來，如像總帶了幾分灰調，或者是自己的心境使然罷。照着安娜給我的圖形找尋着現在的寓所時，前面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我纔繞尋後門進去。和兒博兒先看住我，他們歡叫走來。安娜抱着佛兒睡着，她果真是病了。兒子們都好。自然中的生活究竟比都會不同。

照我現在這樣寫法，這封信不知要寫到幾時纔能寄到你手。以上的幾節是前三天的晚上寫的了，我今晚上無論如何要把這封信寫完，簡單地寫完。現在是三點鐘了。

你到廣東去的時期定妥沒有？

此地的櫻花正在盛開。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所裏小小的庭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已經將近殘謝了，聽見一朵落花墮地的聲音使我化了石的心情也時起動悸。

我半月以來只是譯讀河上肇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革命，總怕要三個禮拜纔能完工。

我現在有一個維繫着生命的夢想，我把研究理學的志望拋棄了。

明天是拜輪的死期了，但是我的文章還沒有做。我一時想起他轟轟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貴族，他有錢有幸福，他的世界終不是我的世界。

週報倍久不見寄來，大約是已經停刊了。

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你如寫信給我的時候，請寫『福岡市外箱崎網屋白濱』便可交到。

你的朋友沫若

- ①週報 謂創造週報，係創造社同人所編的純文藝刊物，出滿一年就停刊。②貽德 姓倪，當代藝術家，著有東海之濱、殘春等。③全平 姓周，江蘇宜興人，當代小說家，著有夢裏的微笑、殘兵、苦笑等。④羅曼諦克 Romantic 的音譯，意譯就是『浪漫』。⑤破天荒 唐代荊州人劉蛻中進士，人稱破天荒，是向所未有的意思，和『空前』的意義差不多。⑥福岡 日本的都市名，在九州西北端。⑦安娜 作者的日本夫人。⑧河上肇 日本的社會主義學者，他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革命一書，作者曾有中文譯本，今已絕版。⑨拜輪的死期 Byron (一七八八——一八二四) 爲英國著名詩人，死期爲四月十八日。

海上通信

郁達夫

郁達夫爲浙江富陽人。留學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入帝國大學研究經濟學。回國，與郭沫若、成仿吾等辦創造社，專事文學創作。歷任北京大學、武昌大學、廣州大學等文學教授。曾主編大眾文藝、奔流等刊物。他是當代著名小說作家，著有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薇蕨集、奇零集、敵帚集、迷羊、日記九種及小說論、文學概說等。

晚秋的太陽，祇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是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紅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列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有惜別的餘情。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愛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週圍邊上，只帶着一道紅圈。是薄寒淺冷的時候，是泣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以我的性情而論，在這樣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別的悲哀裏，滿滿的享受一場 *Sentimental Sweetness*。否則也應該自家製造一種可憐的情調，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風塵僕僕，一事無成。若上舉兩事辦不到的時候，至少也應該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偉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這三種情懷，我一種也釀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雜亂的海輪中層的艙口，我的心裏，只充滿了一種憤恨。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殺死幾個人，纔肯甘休。這憤恨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因為上船的時候，海關上的一個下流的外國人，定要把我的書箱打開來檢查，檢查之後，並且想把我所崇拜的 *Lord's* 的一冊著作拿去。二是因為新開河口的一家賣票房，收了我頭等艙的船錢，騙我入了二等的艙位。

啊啊，掠奪欺騙，原是人的本性，若能達觀，也不合有這一番氣憤，但是我的度量却狹小得同耶穌教的上帝一樣，若受着不平，總不能忍氣吞聲的過去。我的女人曾對我說過幾次，說這是我的致命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改不過這個惡習慣來。

輪船愈行愈遠了，兩岸的風景，一步一步的荒涼起來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憤，纔漸漸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實對你們說，自從你們下船之後，我一直到了現在，方想起你們三人的孤淒的影子來。啊啊，我們本來是反逆時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註定的。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為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

天色暗下來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樓頭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懷中，在那裏伊吾學語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幾位比我們還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濤，你若能這樣的把我吞咽了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惱。我願意化成一堆春雲，躺在五月的陽光裏，我願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汗泥深處，我願意背負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惡疾，就在此處消滅了我的殘生。

這些感傷的 (Sentimental) 詠嘆，祇能博得惡魔的一臉微笑。幾個在資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要拿了我這篇文字，去佐他們的淫樂的金罇，我不說了，我不再寫了，我等那一點西方海上的紅雲消盡的時候，且上艙裏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這是日本人所說的 *Yakezake* [↑]。

十月五日夜七時書。

① Sentimental Sweetness 譯意為感傷的喜悅。 ② 僕僕 奔走不休的樣子。 ③ Lenin 俄國

共產黨的領袖，蘇維埃共和國的創造者，革命成功，當選為政府委員長。一九二五年，病死。 ④ 新開河

在上海法租界近黃浦灘地方，靠近船塢，所以那邊有許多船票房。⑤耶穌教 猶太人耶穌所創，為全世界信奉的人最多的宗教。⑥女人 指作者的夫人，因為他的家在北平。⑦白蘭地 西洋酒名。

⑧ Yakezake 日本酒名。

與沫若書

田 漢

田漢字壽昌，湖南人。日本留學生。歸國後，曾一度參加創造社。後來和他的夫人易漱瑜發起南國社，從事新劇運動，主編南國週刊、南國月刊等。漱瑜死，又和黃白英由戀愛而同居。歷任中華書局編輯，暨南、大夏、復旦大學等教授，南國藝術學院院長。他是國內有數的戲劇家，所寫劇本很多，且都在舞台上得到大眾的歡迎。著名的作品，有南歸、湖上的悲劇、蘇州夜話、咖啡店之一夜、名優之死、火之跳舞等。他的田漢戲曲集共有十集，爲了特種原因，只出版了一半。

沫若先生：

今天早晨在吃飯的時候，接了宗白華兄一封信，附了二三張『時事新報』的『學燈欄』。我許久

沒和他通信，得了他們這一捲的瓊瑤，又可以消我好幾天的岑寂，已經喜歡的很。看到他那封信中間說：他近有一種很可喜的事體，可減少他無限的煩悶，給與他許多的安慰。就是他又得着一個像我——他信上是這們說，究之我能像先生與否又一問題——一類的朋友——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又說：他已寫信給你介紹你和我通信，同我做詩伴。問我知道了麼？又說：他現在把你最近的一首長詩和寄給他的一封談詩的長信，寄給我看。看了，便可以知你的爲人和詩才了。又說：他還有覆你的一封信，也寫給我看。

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長詩，我便先要和你訂交——那怕是你不肯下交我這樣的蠢物。——又何況有白華兄這樣的珍重介紹呢。我真歡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爛漫，思想優美，才華富麗的人。於今又得了一個相知恨晚「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我如何不歡喜，如何不算幸福呢！我還告訴你幾個：易梅園先生是我的「知己舅父」；易漱瑜女士是我的「知己愛人」；我又要特別介紹的，便是「意堅識著，百苦不回」的易克勤夫人我的母親。我這個「弱點的集團」蒙稚心的所有者，包圍在這個百花齊放的樂園中，也大有萌動昭蘇的希望，和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我看了你的給白華的長信了。真論的透徹。我覺得有了你這篇詩論，我那幾萬字的『詩人與勞動問題』^五都不可作。

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有絕對的真理。誠之一字，在新倫理也好，舊倫理也好，都是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我看見自來的人倫上的關係現象，多半是朝欺其野，父欺其子，夫欺其婦，兄弟欺其兄弟，朋友欺其朋友；做其民，其子，其婦，其弟，其友的，又轉以欺其關係者，人我相欺幾使人疑世界上沒有一事是真的。譬如現在的甚麼新運動，新人物，有許多不真面目的地方，使人覺得中國還未易樂觀的。新人物中間，浮囂者多，真摯者少，所以真可靠的很少。現在的士風，又太容易推許人。龐士元十中得一的心思，未嘗不好。然而堅使自欺欺人者多，却是很大的弊病。記得黃日葵兄依馬鶴天先生的介紹與漢訂交約時候，他從南京旅次來一封信，稱我爲『模範少年』，恭維的我無地自容。我便寫信告他，以我個人的真相。那時知我最甚愛我最深責我最力的，便是我的舅父易梅園先生，我便將他評我的話，和他人評我的話，我自己解我自己內部生活之現狀，老老實實的告訴他，而附了我舊作的詩給他。我說：『你要交我，我祇是這們一個『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範少年』的田漢，不知道多少遠。勸你還是不交我的』

好。我自己不好，已經痛苦。加上你若識破我的元身，消滅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麼我更痛苦了。你若不棄這個不良少年，便請你時常來匡正我，督責我。你也不至於失望。我也不至於惶愧。『後來我和日葵的筆和口的談話，都是人格公開。就是和其他的好友相交，也是一樣的。到也使我的心中減少了許多的不安。至於我的愛人，他是與我自小兒一塊同長大的。後來又常通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國去，便和他同到東京來讀書。我和他的性質，習慣，家庭的事，交際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豫想我將來或能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但我們距結婚的時間還遠着呢！』

你給白華的論詩的信，正好像我和日葵訂交的信，真算是真美善的萃點啦！——我的信却算不到——你這樣真摯優美的人，我如何不愛！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詩友，做扶我這個醉人的扶者。

沫若先生！你的『鳳凰涅槃』的長詩，我讀過了。你說你現在很想能如鳳凰一般，把你現在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燒毀了去，從冷淨的灰裏，再生出個『你』來嗎？好極了，這決不會是幻想。因為無論何人，祇要他發了一個『更生』自己的宏願，造物是不能不答應他的。我
在這裏等着看你的『我』New Ego啊！

我既沒有學問，又不曉得做甚麼詩——雖說也學做過幾首——却承你過望，望我做『中國新文化中的真詩人』這却大不敢當。我將來或者能做幾首詩來慰藉你，請你改訂，或者也能做一個不十分虛偽的人，以期不負諸師友的厚望啊！望你常寫信來教督我，把我當你的弟弟一樣好嗎？春假來東京嗎？

田漢 九，二，九。

◎宗白華 當代詩人，著有小詩集流雲。◎學燈 時事新報的學術副刊，在當時與民國日報的覺悟，北京晨報的副刊鼎足而三，都是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大功臣。◎瓊瑤 都是珍貴的玉名，用來恭維作品的真好。◎萌動昭蘇 萌動，生長發動；昭蘇，覺醒過來。◎詩人與勞動問題 此文曾登載少年中國第一卷的詩學研究號。◎龐士元 名統，三國時襄陽人，從劉備入蜀，多所謀策，中流矢而死。◎鳳涅榮 見沫若的女神及沫若詩集。

致每週評論記者（二）

任鴻雋

任鴻雋字叔永，四川重慶人。美國留學生。他是一個專研科學的人，但對於中國文學也頗有根柢。他的朋友胡適提倡白話詩的時候，他也曾參加討論，發表了許多意見。

每週評論記者：

到宜昌時發的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那封信原來是在路上寫的，所以除兩首詩之外，竟沒有別的說話。蜀通輪船是二十六到宜昌的，一直停了三天，今日早晨，方纔開行上駛。將到宜昌的時候，聽說稅關查驗，非常囉嗦，所以船上的人都起了一點戒心，有買玉手鐲的，便拿來帶在腕上。有買新皮靴的，也拿來穿在腳上。若不這樣，關吏看見了，就可以拿去。（要說前次蜀通過路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床新被，被關吏把綿絮取出拿去。又有人帶了幾塊錢的銅板，關吏看見了，也就要拿，幾乎大起衝突。）我這一天，既替人帶玉鐲，又替人穿皮靴，居然成了一個關老，我們到了宜昌的時候，稅關上來了兩個西洋人，一個日本人，（自歐戰以後，稅關上的西洋人，回國去了，多用日本人充補。）船上艙下的，吵了兩三個鐘頭，可惜他們終是空手而歸。我想這國內往來，何必如此囉嗦，果然船客帶有私貨，也不是他們那樣的方法可以檢查得出的，不過徒多煩擾罷了。

到宜昌後，第二件麻煩的事，就是要問那位長江上遊的吳總司令肯不肯放我們通過，這件事因為船上載有四川楊省長太翁的靈柩，四川當局及南北兩議和總代表，皆先向王督軍吳司令辦有交涉，故尚不生困難。而且過武昌宜昌的時候，沿途的軍艦，還要下旗致敬，也可謂彬彬有禮了。

在宜昌幾日無事，昨天約了幾人，去看洪憲祥瑞，民國四五年出現的石龍。我想這個石龍，雖然和皇帝沒有關係；但是若係上古動物的化石，在地質學古物學上，也大有研究的價值。龍洞隔宜昌尚有三十幾里，由平善壩上去，還有兩三里。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備了食物，火把，香炬，（是作引路用的，不是敬禮龍王）繩索，手杖之類，早晨七時半就起身，十二點鐘方到洞口。我們未到龍洞之先，已經飽餐峽中的風景了。洞口在山半，無路，但可攀援而上。洞口甚闊，上下皆有石筍，那石漿還在那裏淋淋的滴。進洞不過幾十步就是一壩積水。有幾個外國人，到了此地，就『臨河返駕』了。我們有的赤了足，有的請人背過了水，前去又寬大了。洞中的石壁，皆呈水蝕蕩化些痕跡；可見此洞全由石灰石脈被水溶解而成，並非出於山陵暴變的作用。其中也有穹窿極高，仰望不及的；也有徑路過窄，俯伏而後能度的。我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洞口寬窄不過兩三尺，一道冷

風直從洞中吹出，我們曉得這洞必定與外間相通，且不怕空氣惡劣，大可鼓勇前進；可惜有幾人說，恐怕燈油將盡，大家方纔全師而退。我們走了一個來鐘頭，竟究沒見石龍的形跡。直到出洞時，重行過水的時候，纔看見攔水的石梁，本來是由石漿滴成的。那形勢蜿蜒，石面上水紋重疊，居然同鱗甲相似。有人說，「這不是石龍嗎？」我想起兩年前在美國科學報上看見的石龍照象，正是此物。（東方雜誌也曾經載過石龍照象。）要是此話不錯，這石龍不過是一種石筍，并無地質學古物學上研究的價值。但這石洞，却生的極有趣味，還沒有人窮其奧妙，正是探險家的一個好題目哩。

今晨由宜昌開船，現在已行抵巴東了。途中經過空舸峽、青灘、葉灘、牛口等險。那山川的雄奇，景物的佳勝，我東過華嶽，西經落磯，何嘗見過能及他千分之一的。我想要照像，却不能照，因為像只能照其一峯一石，我想要作詩，也不能作，因為詩只能形容其一部一段，我只有句話向兄等說，若不見蜀山，直枉生人世了。

四月三十日任鴻雋書於巴東蜀通舟次。

- ①宜昌 湖北省的一個縣名，是到四川去的咽喉。 ②戒心 因危險而有所防備。 ③吳總司令 謂吳佩孚。 ④楊省長 似謂楊森。 ⑤太翁 尊稱人家的父親。 ⑥鑿椁 棺柩。 ⑦王督軍 似謂王占元。 ⑧洪憲 袁世凱稱帝時，改元爲洪憲元年。 ⑨化石 由地中掘出的石，具動植物的形體的。 ⑩穹窿 中央高而周圍低下的形狀。 ⑪巴東 湖北省的縣名。 ⑫華嶽 又名太華山，在陝西華陰縣。 ⑬落磯 Rocky 山名，爲北美洲最高最大的山脈。

致每週評論記者（二）

任鴻雋

作者生平見前。

每週評論記者：

由夔府發的一封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我們由宜昌開船後，那天晚上，就泊巴東；巴東是湖北的屬縣，有北方軍士在那裏駐紮，我們停船之後，就有吳治堂部下的陳連長派了一排人來江邊守衛。他們的來意，是守衛還是監視，我們

也不得而知。但是那晚大雨如注，那守衛江邊的兵士，總算辛苦了。船上請他們『消夜』，他們不肯來；給他們『犒勞』，他們也不肯受。有人說，要是南方的軍士，怕還沒有這樣好。我說，這倒是因為兩方面的芥蒂未除，不得不略示禮讓；古人所謂『禮者忠信之薄』，正是謂此。由巴東上行三十里，就是官渡口，北軍的前哨線，到此為止。由此再行三十里，便到斐石，有南軍駐紮。官渡口和斐石的中間，就所謂『甌脫』地。湖北和四川的交界，也在此兩處中間，名鱸魚溪。三峽的名勝，名聞天下，其實由湖北到四川，經過的峽，何止三個呢？我前天經過宜昌附近的風箏峽、空巴峽和巴東附近的巴東峽，已經佩服的了不得，所以做了幾句詩，報告你們。第二天過巫峽，那峽中雄奇的風景，更非晴天所見的所能比擬，十二峯之中，也有幾峯可以望見。那天天氣甚好，我們從白雲中間望那『虧蔽日月』的奇峯，時出時沒，足有三十餘里。杜工部的詩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也是紀實的話。但是我現在還是抱定宗旨，不加形容，等你們有眼福的，自己來領略罷。由巫峽上去六七十里，就是夔峽，灩澦堆，白帝城都在夔峽門口。過了夔峽，就是現在的『夔府孤城』了。

川江的難行，自來是為灘險；近來灘險之外，更加一重匪患。於是弄得行旅蕭條，沿途所見船隻的數目，比起十幾年前，不過十分之二三罷了。規在我且把過灘的情形，略講一講：方由宜昌開行

的兩天，幾乎寸步皆灘。早上開船之後，便動搖的不能睡覺——方纔覺得平靜一點，提筆寫字，一張郵片還沒寫完，船又動搖起來了。一百多馬力的機器，遇見大灘，也開不上去，還是要用鐵繩來拉。有時過一個灘，足足要用一個鐘頭。却也有著名的大灘，不甚費力，忽然就過去了。過了灘之後，大家都說『阿彌陀佛！我情願遇匪，不願遇灘，因為這水是不能招呼的。』其實我想灘無論怎麼惡，總有人行；匪惡不治，可就要行旅絕跡了。我們這隻船，因為載有楊省長太翁的靈柩，沿途地方的知事們司令們（司令恐怕比知事還多）都來派兵保護；而且明天經過的路，今天就打電報去知會了，算是『清道而後馳』。所以還沒遇見甚麼『捧客』。在那天過雲陽縣九堆子的時候，聽着岸上放幾槍，已經把滿船的人嚇得竄次不及；有一位朋友，坐的和茶壺相近，漸漸的身邊發起熱來，他便大驚失色，說是中了槍了。但是這匪徒行劫的事，却也不是完全虛造的。昨天我們過忠州的時候，曉得有一位朋友，名吳錫三，曾做過忠州的知事，這回由日本奔喪回來，還未到家，就被人『拉肥豬』去了；（川人叫擄人勒贖的爲拉肥豬）昨天我們到家裏，他還沒有放回呢。到了長壽縣，有那江防司令和川滇黔靖國聯軍援鄂第一路司令，來搭我們的船；一路上旌旗招展，號聲悠揚，想那些匪徒，『已經聞風遠颺』，我們就可以高枕而臥了。

至於四川的匪患，何以如此其甚呢？言其遠因：自然是因（一）舊來會黨本多；（二）連年打散的軍隊。言其近因：（一）是因爲近來四川的熊督軍方在勵行編簡，那些不及格軍隊，不免就散而爲匪。（此層是一般人的推論，究竟確否，我不敢定。）（二）是『趕烟會』。甚麼叫『趕烟會』呢？就是現在鴉片烟收穫的時候，這些捧客們，也來抽烟捐。講到鴉片烟這事，就是四川的一個特別問題，不可不與你們細細談談。四川的烟禁廢弛，是外間所知道的。我此次所經過的地方，有幾縣居然是烟花遍野。從船上也望得見，市上的烟土，也可以自由買賣。我說：『這事太不成事體，政府應該設法禁止。』有人說：『這事不禁自止，明年再也沒人種烟了。』我問是何原故。他說：『鄉下種烟的人，原是想收倍蓰的利益。不料種成之後，就有人來『抽窩捐』。第一，是本地駐紮的軍隊，第二，是本地的官署，第三，還有外來的土匪。他們俱是按窩徵收，至再至三，弄得農人有把烟賣了，更加上賣妻鬻子，還不能清償催租的。明年誰還睜眼尋苦吃？但是有人要強迫栽種，可就沒法了。』四川政界及軍隊的情形，尤爲複雜。照現在的情形看來，要享清平日子，還不知要經幾多波折。

三十日由宜昌開船，初五日早晨方才到重慶。十二年不曾看見的鄉土，還是從前的舊面目。大概據我所見，幾年已來，進步最少的，無過於四川了，這自然是連年兵亂的結果。但有一件，此地的

朋友，都非常歡喜我回來。大約過後幾天還要忙演說談話。他們頗能『願安承教』^{十二}，可惜我『無補高深』罷了。

此間天氣甚熱，連日竟熱到九十幾度，同紐約^{十二}六月差不多。打算再住十幾天，就往成都一行。

任鴻雋自重慶寄。

①夔府 卽夔州，今爲四川奉節縣。 ②芥蒂 心裏有所怨恨。 ③禮者忠信之薄 語出老子道德經。

④甌脫 邊界的棄地。 ⑤杜工部 謂唐代大詩人杜甫；工部，官名，甫曾做過工部員外郎。 ⑥夔府

孤城 杜甫秋興八首中有『夔府孤城落日斜』句。 ⑦馬力 機汽所發力量的記數名，在一秒鐘內

將一磅重的東西提高至五百五十呎爲一馬力。 ⑧捧客 似謂土匪。 ⑨忠州 卽今四川忠縣。 ⑩

高枕而臥 安閒無事。 ⑪願安承教 語出戰國策，情願安心受教的意思。 ⑫紐約 New York，爲

美國東部最大的商埠。

給錢君甸

許欽文

許欽文爲浙江紹興人，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小學教師一年，復到北平讀書。爲了生活，在這時寫了許多小說。後又還居杭州，爲中學教師多年。上海一二八之役，他的亡友陶元慶的妹妹恩瑾住在他家裏，因妬把她的同學劉夢瑩女士殺死，他被牽累入獄。出獄後，曾一度從戎。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魯迅嘗說：『寫青年心理，我不如許欽文。』著作有故鄉、毛線襪、回家、趙先生、底煩惱、鼻涕阿二、幻象的殘象、若有其事、彷彿如此、蝴蝶、西湖之月、一鱸酒等。

君匋兄：

你因近來元慶兄和我同在杭州，比你接近得多，要我解答他致死的原因。你一向非常關心他，這在你是應有的要求。他底性情你很熟悉，近來並沒有什麼大變更，只是所受的刺激又多又強，早就弄得身心俱憊；臨終可謂并非病不治，脫力罷了。半年來於他影響最大的是房子問題，當初住在俞樓二樓，本還安適，嗣因友誼關係搬上三樓，後因博覽會須讓出，因爲找不到相當的地方，擔憂了許多時候，也奔走了許久。好容易搬上了葛嶺，正想好好地過一個暑假，因爲同住的已先搬走，獨租爲難，不得已轉到廣化寺。本只存放器具，打算在旅社暫住一時，往外旅行後回家省親。不料暑假還沒有放，發生了使他很費心力的事，又憑空增添了限期完成的工作，不久就病倒了。

搬房子，在一般人大概并不十分爲難，但在他，東西是很零碎的，而且，你知道，在物件上多一手指甲的疤痕，他底心上就會受一創傷，玻璃敲破，畫面受損，這在他是何等難堪的事。車夫聽差，又時時迫得他「做剃頭娘娘。」而且，換一房間在他就得有一種式樣的佈置，在佈置的時候固然苦心勞力，剛弄好就拆毀，也實是痛心的事。

所以，爲着房子，損害他底身心，可以分作四方面來說了：

一 因爲找不到房子擔憂；

二 爲找房子奔走；

三 搬房子勞神費力；

四 最後的房子太小，又熱又氣悶。

而且，到了病後還是爲着房子勞苦。他於七月二十六日病倒，爲想稍得安適，於二十九一早來到我家裏。到了病重，因須排腸，又時刻要防脫力，須有救急的準備，又搬往廣濟醫院病房。

而且，死了以後還是東搬西運，照醫院一斷氣就得搬往「太平間。」堅持再三，纔得延緩過半小時。太平間在電燈機器間旁，聲高音雜，又小又暗，向醫院力爭以後，纔得搬到醫院所附設的校

舍成殮。

殮後又就得搬，一時無法，只得暫厝候潮門紹興人辦的同濟集，二十日纔改厝清波門停雲山莊正廳。以後不知將怎樣。

這樣說來，不是死無安身之所了麼？他在活着的時候何嘗不想弄一塊地造房子，爲的是存放作品。但他未得任何遺產，教書所入，只夠勉強應付負擔。現在還得籌備他底葬事。我們可有什麼辦法呢，除非把哭他的眼淚化作汗汁，邀集能夠了解他的，葬他以後，再設法保存遺作！

二五，八，一九二五。

- 元慶 姓陶，現代藝術家。
- 俞樓 詩人俞平伯家的別墅，在西湖孤山背後。
- 排腸 用水由肛門洗滌大腸。

給萍蓀先生

許欽文

作者生平見前。

萍蓀先生

爲着追悼陶先生，貴刊要出專號，可見對他有同情，能夠了解他了。因知我和他「相交已久」，要我寫一篇關於他身世的文字，這本是當然的事。只是我，如今靜心不了，寫不出有系統的話。並非因爲不能節哀，實在因爲忙得要命。病中要看護，又得找醫生，又得弄藥。死後棺材刻不容緩，殮後又得趕緊找放棺材的地方，因爲在醫院裏是停放不久的。這樣本還不妨，先使我疲倦的是他病倒時我剛死了一個妹子——她曾大想革命，終於弄得許多難題集於一身，不得已退居鄉間，是病倒以後纔丟掉教鞭的，也將爲她出個追悼專號麼？

而且，熱情的元慶所交的朋友也多半是非常熱情的，這幾天我所忙的一大部分的事，恐怕都是出於一般人所意料的：迫切地要我趕辦的，要我陪着去看棺材和給相片的固然很多，還有要我剪下一方他底襯衫寄去的，有要我寄點會於病中經他接觸過的東西的，也有向我要點他最後喫剩的食物的。這樣來要求的信，有幾封是一時看不清楚的，字句錯亂，信紙上滿是眼淚水的痕跡，染得紅紅綠綠，糊裏糊塗。

他於七月二十六日停食病倒，我於二十八日下午纔知道；因爲原住的房子太小，又熱又氣悶，

經我勸說，於二十九晨搬到我家裏。當天叫醫生來看，並無凶象。八月二日以後，除感疲倦，覺得病勢日漸減輕。早晚天氣一涼，談笑自若，有時且爲他開留聲機聽音樂，屢次讚美世界。不料到六日早上，因大便未成脫力，雖即經我救轉，但從此急轉緊張，時刻變壞。本來每隔三四小時喫一杯的米湯也就停止。到傍晚已十分嚴重，因須排腸，且時刻須防再脫力，先打強心針，用軟床擡往廣濟醫院。當他在早上脫力時，醒後先笑後說，說是這樣死去很是愉快，只覺得輕飄向上，同時也覺得身子有點發沈罷了。午後舊友黃涵秋先生來訪時，本在房外接談，因他聽明了聲音，特叫進房來，說是幾乎看不見了。他係隱脈，心臟也聽不準確，脚手一向不大熱，到醫院後體溫已只九十五度。四。經我報告並要求鄭重醫治後，許多醫生同到會議，以爲他已失知覺。但他仍很清楚，先問剛纔喫了的是什麼，說是很好喫，要再喫，又要求喫米湯。八時許本向床裏側睡，偶轉身平臥，忽氣喘就又脫力，再打強心針已無效了。此次脫力喘氣很微，臨終如睡去，無遺囑。我依醫生意見，怕他難過，未曾和他明說已臨危境，他似始終不知自己病重。

最後病因，照他二十八傍晚告我，是生了場氣，走後喫壞點東西。他一向克苦耐勞，偏重精神生活。醫生說他平日用心過度，體力微弱。據我所知，半年來住所於他最多影響。本住俞樓二樓，還覺

安適。嗣以友誼關係搬上三樓。爲着博覽會須遷讓，擔心數月，奔走多時。好不容易搬到了葛嶺，方期安過暑期，不料因故退租，不得已到廣化寺。本定只存器具，另擬暫住旅舍後往外旅行，再回鄉一省，不料又因故中止。直到病倒，爲着稍求安適，一早來到我這裏。死後照醫院即須搬入「太平間」，經我力爭，纔得延緩過半小時，在「太平間」由我和臨時雇用一人同陪過夜。次晨由我要求國立藝術院關照醫院，又經許多同學向醫院力爭，纔得搬到醫院附設的校舍攝影成殮。殮時家族已憑我底電報趕到。蓋棺時我爲他拍手呼唱「元慶很快樂！元慶勝利了！」八日起暫厝於候潮門同濟集，二十晨七時半纔由我親自護送到清波門停雲山莊正廳，以後不知將葬何處。當他病倒次日，還勉強坐車子去看由他打圖樣的國立藝術院新建的畫室，現在是室未建成身先死了！

嗚呼元慶，死無安身之所！

二二，八，一九二九。

○葛嶺

在西湖寶石山的西面，相傳晉人葛洪曾在上面煉丹，現在尚有丹台的遺址存在。

○國立藝

術院

在西湖白堤上，校址即爲沒收的哈同花園。

給王統照

徐志摩

徐志摩爲浙江海寧人。北京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習銀行學。後到英國劍橋大學習政治經濟，得碩士學位。性好文學，課餘努力於詩歌的寫作。歷任上海、北平及南京各大學教授。曾隨太戈爾漫遊歐洲。回國後主編北平晨報副刊，提倡新詩與戲劇。又與胡適、梁實秋等組織新月社，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三一年，由南京乘飛機赴北平，在濟南遇險燒死。他是當代著名的新詩人，著有志摩的詩翡冷翠之一夜、猛虎集、落葉、秋、巴黎的鱗爪、自剖、輪盤等，翻譯有渦提孩、瑪麗瑪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劍三：

我還活著；但是我至少是一個『出家人。』我住在我們鎮上的一個山裏，這裏有一個新造的祠堂，叫做『三不朽』。這名字肉麻得凶，其實只是一個鄉賢祠的變名。我就寄宿在這裏。你不要見笑。徐志摩活著就進了祠堂，而且是三不朽！這地方倒不壞，我現在坐著寫字的窗口，正對著山景，燒剩的廟，精光的樹，常青的樹，石牌坊戲台，怪形的石錯落在樹木間，山頂上的寶塔，塔頂上徘

徊着的『餓老鷹』有時賣弄着他們穿天響的怪叫，累累的墳堆，享亭，白木的與包着蘆席的棺材——都在嫩色的朝陽裏浸着。隔壁是祠堂的大廳，供著歷代的忠臣孝子清客書生大官富翁棋國手（陳子仙）數學家（李善蘭王叔）以及我自己的祖宗，他們爲什麼『不朽』我始終沒有懂；再隔壁是節孝祠，多是些跳井的，投河的，上吊的，吞金的，服鹽鹵的，也許喫生鴉片喫火柴頭的烈女烈婦，以及無數咬緊牙關的『望門寡』，抱牌位做親的，教子成名的節婦孝婦，都是犧牲了生前的生命來換死後的冷豬頭肉，也還不很靠得住的；再隔壁是東寺，外邊牆壁已是半爛，殿上神像只賸了泥灰。前窗望出去是一條小河的盡頭，一條藤蘿滿攀着磊石的石橋，一條狹堤。過堤一潭清水，不知是血污還是蓄荷池（土音同）一個鬼客棧（厝所）一片荒場，也是墓墟累累的；再望去是硤石鎮的房屋了。這裡時常過路的是香客，挑菜擔的鄉下人，青布包頭的婦人，背着黃葉蓑子的童子，戴黑布風帽手提燈籠的和尙，方巾的道士，寄宿在戲台下與我們『守望相助』的丐翁，牧羊的童子與他的可愛的白山羊，到山上去尋柴，掘樹根，或掠乾草的，送羹飯與叫姓的（現在眼前就是，真妙，前面一個男子手裏拿着一束稻柴口裏喊着病人的名字叫他到『屋裏來』後面跟着一個著紅棉袄綠背心的老婦人，撐着一把雨傘，低聲的答應着那男子的叫喚。）

晚上只聽見各種的聲響，塔院裏的鐘聲，林子裏的風響，寺角上的鈴聲，遠處小兒啼聲，狗吠聲，鳥的咒詛聲，石路上行人的脚步聲——點綴這山脚下深夜的沈靜。管祠堂人的屋子裏，不時還鬧鬼，差不多每天有鬼話聽！

這是我的寓處。世界，熱鬧的世界，離我遠得很；北京的灰砂也吹不到我這裡來——博生真鄙客，連一份『晨報』附張都捨不得寄給我！朋友的信息更是杳然了。今天我偶爾高興，寫成了三段『東山小曲』，現在寄給你，也許可以補補空白。

我唯一的希望只是一場大雪。

小曲是要打我們土白念或是唱，才是神氣。

志摩問安 一月二十日

①三不朽 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②李善蘭王叔 善蘭（一八一〇——一八八

二）號秋緬，王叔是他的號，浙江海寧人，精天算，與王韜、蔣敦復稱『海天三友』。③望門寡 已訂婚

約沒有結婚而死去丈夫的女子。④抱牌位做親 沒有結婚死了丈夫，抱了丈夫的牌位做親。⑤血

污 民間傳說，陰間有血污池地獄，凡生養過孩子的女子都須投入池中受苦。⑥厝所 厝，安置；厝所，

安置棺柩的地方。④硤石鎮 在浙江海寧縣東北五十里。⑤叫姓的 亦稱叫魂。江南民俗，人生了病，以爲靈魂被神鬼擄去，僱人往神廟或田野中呼病者的名字，一人跟着在後面答應，一直叫到病人臥室方止。古時楚人的『招魂』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給于成澤等

焦菊隱

焦菊隱爲河北平人。文學碩士。歷任南京戲劇音樂院研究員，中華戲劇專科學校校長。他在現代文壇上以詩人出名，著有詩集夜哭，散文詩集他鄉及人類進化小史等。翻譯有偽君子、女店主等。

成澤，公偉，夢梅，賡虞諸哥：

晚煙中疲乏地坐在廊子下，看天氣漸漸黑了，新月在雲天上忽出忽沒，疏星點點，映對着絃幼院的幾顆燈光在半山中注視。我因此想起了以前生活的可怕——這可怕不是生活的本身，乃是人間的藐詆，過去的一切，都因爲怕人家藐視詆毀，不敢把那可怕的罪惡宣佈出，如此更加了

一層罪惡。我得不到如雲天中的幾顆明星，也得不到半山中的燈光，於是這生命永遠如此黑暗——到死或者也如此黑暗，我一天不將罪惡的真象寫出，我的生命便是一天的黑暗！

我現在沒有方法把這黑暗解除，惟有從此努力，成功一件事把這罪惡抵償了。世人從來如此，是有過記過，功過相等就要對消的。

昨天騎驢到清華園，找了幾個人都不在，又回到此處，歸途中小驢兒跑成一陣，我這病人的腿都顛了。

昨早到臥佛寺讀書，遇見一位北洋大學的英文教授（名字我忘記了），他把我和同去的一位請到他寓中，談及滬案的事。他的論調還很好，有許多和我的意見相投。關於下季上課的問題，他主張半工作半讀書，而學校尤須給學生以相當的寬容。他所說的最要的就是國外宣傳。他說和中國人表同情的只有幾個智識階級，最可惡的是一般洋商及一般誤解中國的普通人。此次滬粵等案發生，外國人大多數是反對中國人的，所以我們的國外宣傳已算是做得很少，完全失敗了。他又說這次運動實可紀念，此乃在報上講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之爭。以紗廠而言，一切待遇設施，都非常惡劣，都是他國政府所不容的——如虐待、童工……等等。外國資本家在本國不

能施其惡技倆，遂跑到中國來；而同時其國家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他們這惡行徑有相互維持的必要；於是才造成今日之大波浪！欲結決此案，一方固應反對帝國主義，一方面更應打倒國內外的資本家。他這話說得我很折服。諸兄的意見如何？我和他說，這次運動，誠如他所議論，但最要點要他們西人切記的，是此次運動無任何彩色，也不是排外，更不是排一切外國人。卽或他是英人日人，如果和我們表同情，我們當然認爲朋友。他也頗以爲對。

蟬聲中，今晨又到碧雲寺，是專爲看益清的病去的。我幾乎不認識她了。她憔悴得很呢，談了些時，又回了來。蟬聲搖曳裏，疲乏極了。昨天的騎驢，使我幾乎累死，到現在還沒有憩好。憩息中看莫泊桑的 *Yvetot*，未及二頁，就要昏睡，因想不如給你們寫封信，使精神奮興些。

小病月餘，腕都軟了，提筆手就抖索；行路也然，幾乎走不成直綫。就如此胡亂寫些吧，也不管字跡使你們認得不。

弟菊隱 九月一日，西山宋氏別墅。

① 清華園 在北平城外二十餘里，清華大學的校舍所在地。 ② 臥佛寺 在西山。 ③ 北洋大學 在

天津北門外約六里的西沽武庫，創于前清光緒二十四年。④滬案 指上海南京路的五卅慘案。⑤滬粵等案 滬案見前條；粵案指六二三沙基慘案。⑥技倆 方法；手段。⑦碧雲寺 在西山，爲山中最大的寺，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遺櫬曾厝於此中。⑧搖曳 蟬鳴的聲音。⑨莫泊桑 Maup-ssant (一八五〇——一八九三) 法國短篇小說家，晚年因患神經衰弱自殺。他的作品都是客觀地描寫現實，肉感的氣息極濃厚。

給胡也頻蔣冰之

沈從文

沈從文爲湖南鳳凰人。祖父做過鎮守使，父兄也都入軍籍，他也曾隨軍外出，做過上士。後來到北平去想進學校，因爲沒有錢，不能如願，他住在公寓中，專靠寫些文章賣錢來維持生活。那些文章，陸續在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等刊物發表。後來又常投稿小說月報、新月月刊等雜誌。十年中所寫的小說，彙集爲單行本小冊子的，不下六十種，常見的有入伍後、鴨子、阿麗思中國遊記、老實人、革命者等。他曾在上海與他的好友胡也頻、蔣冰之（筆名丁玲）同辦紅黑半月刊，又在中國公學教過書。

也頗同冰之：

這地方，真不知要什麼辦，夜間才可以好好睡一覺。我的隣居據說是大學生，人五個，或六個，太熱鬧了。凡是大學生，一個樣，這倒是我最近才明白的。南北也一樣，這個未免令人又要想到國運上頭了。在北京，同寓諸公所謂好學生者，每日對於利用功課的餘暇到唱戲彈琴上面，到打罵夥計上面，到逛游藝園上面，覺得是教育這東西真走錯了路，言提倡整頓學風的還不如注意一下公寓的生活爲好。這里學生比北方學生，若不說進步一等，也應說不讓北方的大學生。

學校功課似乎是很少，這看他們的離開這屋子的時間便可知道了。這一羣天真爛漫的學生，打打鬧鬧不知害的是甚麼病。天一亮，雞叫了，這之間爲一種『創造衝動』而醒的學生中的誰一個，便立時也學起雞的聲音來。立時又影響開去，可以聽到另一牀上的雞叫。第二個且把這權利給第三人。依次來，輪流着，天是居然爲了這些雞公叫着喊着居然大明了。

過會兒，回頭到巷口刷馬子聲音當兒，他們却唱起戲來了。江蘇人聰明，從這事上我才更有一種瞭解。先以爲唱小調的本能，也只有女人擅長，這女人且不一定是那受有教育的女人，誰知是我錯。這裏學生學商科的就能唱這靡靡之音，只聽到『情哥哥』來了，『兩下』『拉倒』之聲音。且

反復其詞，大有不厭百回唱之意。從這唱小調情緒上看來，這裏大學生，便全是天才，藝術家，以及藝術摹擬者了。

午時節，應吃飯，飯大致是還未上桌子，可以聆敲擊碗蓋的音樂。這用筷子敲打碗蓋以及配以哼哼唧唧的歌聲，居然也成了常日必不可免的義務，怪！吃完飯後可以得小小清靜，或者是飯把這類可愛的大學生脹飽，要出門散步或小睡，然而這聲音却還好好保留到我腦中，一事不能作。到夜間，到夜間，則可以聽打牌的牌聲，以及小銀角子在紅木桌上溜着轉着的清脆聲音。錢像並不多，但一種賭博場中熱鬧的空氣，倒並不缺少，這也值得佩服的。人是看來全是斯斯文文，一天到晚很少見休息時候，大學生的精神充足，我疑心是他們每人全會吃過兩打『百齡機』。

在北京，我的隣居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到此來又遇到這一羣寶貝，從這一件小事上，我非常相信我個人今年所走的運了。

爲了這吵鬧，我儼然遊過地獄看過一切羅刹的變形了。我只能發我自己的氣。就是這樣一勞發着自己的氣，一旁盡着一些耳朵眼睛的新義務讓這個年過去，過了年，氣運好，把書能賣去，不回北京也搬一個家，我算有福了。

我得到你們的信只是酸酸的，一切如你們所猜想。近日是學到在當家，這時便是剛從一里路遠近的菜場，左手拿蒜右手拿尖角豆腐回來。回來得你們的信，又從掃地老媽子處聽到一個好消息，說是再有一禮拜隔壁房子人就全空，因為這些人全得回家過年。我樂得直跳；我先打算着要過了年才會轉運，誰知還可以得一個清靜年尾！是寂寞也吧，我不怕。在一種類乎作僧的寂寞生活中，我却看得出我是真正在活。若長此鬧着下去，所謂藝術的靈感，真只有全糟塌到這大鑼小鼓上面了。在一個禮拜後再告那時的情形罷。

璇若 一月十一日

○百齡棧 上海中西藥房發賣的一種補藥名。○羅刹 本為印度古民族的名稱，後來轉為『可怕兇暴』的意義，又稱地獄中吃人的惡鬼為羅刹，同夜叉的意義差不多。

給建中（二）

蘇梅

蘇梅字雪林，安徽太平人。國立北京女高師範畢業，曾留學法國。歷任滬江、東吳、安徽、武漢大學等教授。她是當時著名的散文作家，於國學尤有所深造，曾用綠漪筆名，發表了棘心與綠天二書，她的舊詩很雄放，有『大蘇』氣息。其他著述有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蠹魚生活、唐詩概論、遼金元文學等。

靈崖：

你現在想已由青島到了天津，見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過幾天也許要到北京去遊覽了。你在長途的旅行中，時刻接觸着外界不同的景象，心靈上或者不會感到什麼寂寞，然而我這裏，却是怎樣的孤另呵！

今晨坐在廊裏，手裏拿了一本書，想凝聚心神去讀，然而不知怎樣，總按捺不下那馳騖的神思。我的心這時候像一個小小輕氣球，雖然被一條線兒扭住了，但牠總是飄飄蕩蕩的向上浮着，想得個機會，掙斷了線好自由自在的飛向天空裏去。

鴿兒喫飽了，都在簷前紛飛着，白鷗仍在那裏尋細樹枝，忙得一刻也不停，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觸起來：

你在家時曾將白鵝當了你的象徵，把小喬比做我，因為白鵝是隻很大的白鴿，而小喬却是帶着粉紅色的一隻小鴿。他們的身量，這樣的大小懸殊，配成一對，這是有些奇怪的。我還記得當你發見他們匹配成功時，曾異常欣喜的跑來對我說：

『鴿兒也學起主人來了；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結了婚！』

從此許多鴿兒之中，這一對特別為我們注意，後來白鵝和小喬辦了一對小鴿，你便常常向我討小鴿兒。

『要小鴿兒，先去預備了巢來。』我說：『白鵝替他妻子銜了許多細樹枝和草，才有小鴿兒出現呢。』

『是的，我一定替你預備一個精美適意的巢。』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兒說。就在我的手背上輕輕的親了一下。

真的，親愛的靈崖，我們到今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居處，可以叫做我們自己的巢呢。——這個幽舊的庭院，雖然給我們住了一年，然而那能永久的住着，那能聽憑我們佈置自己所要的樣兒？

我們終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學問，偷一點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復疲勞的精神，總沒有提到室家

的話。有一次，親愛的靈崖，你還依稀記得嗎？我們會談過這個。

一個清美的蕭晨——離開我們的新婚不過半月之久，我們由家裏走到田隴上，邈迤走入松川，一陣清曉的微風，吹到我們的臉上，涼意沁心，同時樹梢頭飄飄落下幾片黃葉，新秋來了。

殘蟬抱着枝兒，唱着無力的戀歌，剛辛苦養過孩子的松鼠，有居家的經驗似的，正在採集過冬的食糧，時時無意間從樹枝頭打下幾顆橡子。

樹葉由壯健的綠色變成深黃，像詩人一樣，在秋風裏聳着肩兒微吟，感慨自己蕭條的身世。但烏柏却欣欣然換上了胭脂似的紅衫，預備嫁給秋光，讓詩人們欣羨和嫉妒，她們沒有心情來管這些了。

我們攜着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雙影。這道溪流，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瑩晶的眼波，漸漸變成憂鬱的深藍色，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沈悶呵！在夏天的時候。

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楸，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曉霞，從枒樹隙裏，瀉入溪

中，潑錠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現在，水恢復從前的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的前走着，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落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獪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枝出來頑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團轉兒，那葉兒向前不得，向後不得，急得幾乎哭起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煙的逃走了。

水是這樣歡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你記得麼！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挺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縷縷銀絲頭髮，

四散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陋的頰邊，——她真的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很了，也不得不抵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

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

我們到這樹林中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這地方真幽靜得可愛呀！你常微笑的對我說：『我將來要在這裏造一所房子，和你隱居一輩子。』」

呵，親愛的靈崖，這話說過後，又忽忽的將兩年了，鴿兒一番番經營他們的巢，我們的巢，到底在那裏？

你的碧衿 八月三日

①馳騁 奔走不停。 ②蒨 明朗的樣子。 ③蕭晨 蕭瑟的早晨。 ④迤邐 斜行的樣子。 ⑤椽子

櫟樹的實，形圓頭尖，可以喫。 ⑥烏柏 樹木名，結的實可以榨油製燭。 ⑦淘氣 惹人發怒。

給建中（二）

蘇梅

作者生平見前。

靈崖：

本來從今天起，我就要用一點功的，然而難關又來了，要想用功，就得有書看，偏偏大學圖書館爲修理房屋的緣故，今夏不開放，我們的四部叢刊又在上海，沒法搬來，架上寥寥百餘卷，實在不穀我幾天的翻閱，——而且大半從前都看過了。

於是想起省立第一圖書館離我們這裏不遠，何不去走一踰？上午同阿華走出門後，雨後的郊原，風景頗不壞，一片蘅皋，繡着芊綿細草。溝裏流水潺湲，沿着堤埂流去；埂上蒙密的叢條，綴着淺紫色的花朵，據說是木綿花。阿華想折幾朵來插瓶，我怕他掉下水溝，不許他去折，我們家裏，好花多着呢，留着這個，給農夫村婦潤潤枯燥的心田罷。

穿過幾條巷，看見一帶虎紋石的牆，護着扶疏小樹，我們知道到了目的地點，脚步便緩起來了。

這個地方，你從前也會到過的，現在正在修改，園裏隨處有未完的工程。園正中處，有一個水門汀築的八角池，新劃出的花壇，疏疏朗朗的長着些雜花，也是從前所沒有的。這園總算在積極整理了，不過樹還太稀少，驕陽下，人們走來看書，目睛裏晃耀着幾百畝沙地上反射來的陽光，心靈不免感着煩燥。

我想起從前在郭霍諾汝城的圖書館了。裏面參天的老樹，何止幾百株，高上去，高上去，鬱鬱蔥蔥的綠在半天裏。噴泉從古色斑斕的銅像裏迸射出來，射上一丈多高，又霏霏四散的落下。濃青淺紫中，終日織着萬道水晶簾，展開書卷，這身兒不知在什麼世界裏。——或者就是理想中的仙宮罷。

他們那裏到處有林子，天上夕陽雲影，人間鳥語花香，襯托了一派綠陰，便覺分外明媚。

可憐中國還說是四千餘年的文明老國呢。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可見必有喬木，才稱得起故國。然而我們在這故國，所看見的只是一片荒涼蕪穢的平地，沒有光，沒有香，沒有和平，沒有愛……就因為少了樹——即說有幾株，不到成陰時，便被人斫去用了，燒了，那裏還有什麼喬木？

我們所愛的祖國呵，你種種都教人煩悶，不必說了，而到處的童山，到處的荒原，更是煩悶中之煩悶。

館裏書也少得可憐，我所要借的書，只得到范石湖詩集一部，翻開看不到幾頁，已經是關門的時候了，於是走了出來。回家喫了飯，和阿華到街上逛逛，不知不覺的又踏入相識的書店。

在書店裏倒翻出我所需要的幾部書，但惜四部叢刊裏都有，買了太不上算，就向書賈商量借。我以他定然不肯的，誰知他竟欣然答應，居然讓我攜了四五部書回家，我開了一個地址給他，約定下星期來取，他也答應了。

我覺得這個書賈，真風雅可人，遠勝於所謂讀書明理的士流，那『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的法律，不是士流定出來的麼？

從此我也可以略略有書看了，不過以為在這將殘的假期中，我還能做出什麼成績，那就未必罷，我實在是懶得可怕呵！

①四部叢刊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大叢書，共收經史子集三百四十七部，鈔二千數百冊，重要的書籍大概已全備。②蘅皋 滿佈着草的水邊高原。③芊綿 草盛的樣子。④潺湲 流水的聲音。⑤水門汀 即水泥，為近代建築上的重要材料。⑥郭霍諾波 法國 Isire 省的省會。⑦童山 沒有樹木的山。⑧范石湖詩集 宋代詩人范成大著。成大字致能，吳縣人，詩與陸游、楊萬里齊名。

麓山通信

謝冰瑩

謝冰瑩為湖南新化人。長沙第一女師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現在日本帝國大學肄業。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她投身軍隊，她的震動全國文壇而有英法俄日譯本的從軍日記，就是寫她這時候的生活。一九三二年，與顧鳳城在上海結婚。不久，即去廈門，後來又到日本。她自幼富于革命熱情，所寫以小說與小品文為多，除從軍日記外，有血流、王國材、偉大的女性、麓山集等。

蒂弟：

此刻清朗的半輪明月照在清澈的碧海裏，我只想靜靜地坐着領略月夜的海景，奈何起貨的聲音擾亂得使我不能靜下來。

船是下午六點到煙台的，現在快到九點了，但貨仍沒有起完，也許要十一時才能開船吧。

此時的情感連詩都不能表達出來，因為詩也是文字組成的，的確，文字這東西太死板了，太不中用了，蒂呵，到底怎樣去表示我此時的情感呢？

頭有點暈，眼皮也置下來了，但我不想睡，爲了明亮的月，爲了美麗的海，的確，僅僅只爲了月和海，我不忍眠，我想一個人獨享這富有詩意之夜，不比詩還有趣，比一切還偉大的海的月夜呵！

我能寫出什麼呢？海是太美了，月是太美了，笨拙的我能寫出什麼呢？無用的文字能表達我心
中的什麼呢？

呵，記起了，還是敘述剛才我們去煙台的一幕吧。

自從聽到船在煙台要停四個鐘頭的消息以後我便下決心要去玩玩，不僅玩玩，最大的目的
是在發一封信。

好容易等到小火輪來，我們——我和勤還有兩個廣東人，是剛才認識的，只知道他們也要去玩，並不知他們姓甚名誰——由大餐間的橋上走進船裏，我很高興地坐在船頭的椅子上，悠閒

地望着在海中來往的小划子和正在打架的一對小孩，他們的臉都抓破了，鮮血流在他們的兩頰，唉！要是他們的母親看見了，不知要怎樣傷心。我心裏這樣想着。

『喂，走開走開，不要坐在這裏！』一種粗暴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潮，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小火輪上的一個水手在喊我讓位給那三個剛才我看見他們親吻的外國人坐。

『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走開呢？』心裏儘管你如何在怒罵，但口裏終于不敢說出來，我瞪着兩個大眼睛向他瞪了一眼後慢慢地站了起來，那三個狗洋人一屁股就坐下了，那時可惜我缺少一枝手槍，不然我真想將他們結果。他媽的，爲什麼要我讓位呢？這時我看見好幾個西裝穿得很漂亮的少年，他們都望到鋪着白布的凳子不敢進去坐，他們平日在洋車夫面前，在搬運夫及一切的小伙計面前的那種威風凜凜的神氣不知消磨到何處去了。他們像羔羊一般馴良，在那裏連動都不敢動。我爲我自己可憐，我爲西裝少年可憐，我更爲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可憐，他們都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生活，他們簡直不是過人的生活。爲什麼？真的，爲什麼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享受一切勞動者製造出來的文明，他們享受着人間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幸福。他們舒適地坐在椅上高談闊論，他們決不會見到在拖船上在划子上搬運笨重的貨物的苦

力，他們是汗流浹背，臉皮晒得像薰黑了的臘肉一般，他們是赤着背掛一條爛了無數孔補了無數疤的破褲，他們氣喘喘地運着東西，呵，這些吃的東西，用的東西，都是帝國主義者，都是有錢的人才能享受，他們自己連見都不能見一面呵。

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我的怒火在內心燃燒着，我緊握着拳頭，幾乎要大叫了起來。我不懂替帝國主義者當走狗的人何以這樣不知恥辱，他自己不也是中國人嗎？不也是被壓迫民衆之一嗎？爲什麼他還狐假虎威，幫助帝國主義來壓迫他的同類呢？爲什麼他這樣欺負他的同類呢？我憤恨，我想假若此時我握着手槍在手裏，第一顆子彈一定落在那混帳王八的水手的腦上。

我忍着，我終於忍下來了，因爲我想到了有比我更受侮辱的同胞，更受壓迫的無數萬萬勞苦羣衆，他們比我更受到多的氣，大的侮辱和深沉的痛苦，要我讓開凳這算得什麼呢？難道連這點都不能忍受嗎？

這時我又記起一九二九年的一個春天的晚上，我被巡捕趕出法國公園的事來，我又想到前天上船時被茶房趕走我們，不要我們在大餐間外面坐的事來，更想起二哥有次搭日本船，被鬼子用皮鞭趕下來而他很憤慨地寫給我的一封信的事來……總之，只要有與帝國主義有關係

的一切問題我都聯繫起來了。我知道光是憤恨是沒有用的，不過給我們一次刺激，愈能堅強我們的意志，愈能提高我們的熱情，深刻我們的認識。我們是消滅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我們是勇敢的戰鬥員。我們一天不消滅他們，一天得不着人的生活……

船靠碼頭了，「往何處去？」的疑問開始在我們各人的腦海中盤旋。「要車嗎？要車嗎？」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緊響着，洋車夫完全攔住我們的出路了，但我們仍在努力向前擠着。

「怎麼樣？」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微笑着問。他的意思是：「我們往何處去呢？坐車呢？還是走去？」

「走吧！」倒是我先回答了，雖然我並不知道走那條路好，但我願意到人少一點的地方去，一來怕被他們擠倒，二來可以從容決定究竟到什麼地方玩去？

「你們也是 *White* 嗎？」勤問他們。

「是。」他們都笑了。

「糟糕 *イマス*」的口頭語又來到我的嘴上了，但爲了怕洋車夫聽到我忍住沒有說，只是用手帕緊緊地按住了嘴暗笑。

『到那裏去呢？』勤又在這麼問了。

『問警察去吧，他一定知道什麼地方好玩。』我好像哥命布發現了新大陸^六一般快活，原來我見到拿木棍的黃衣警察了。

『對了，你去問他吧。』勤真有點奇怪，在上海時許多次都是他要我去問警察的。

『此地有什麼地方好玩。』

也不知是我的北方話不大漂亮，還是那位警察先生的耳朵有點毛病，他側耳傾聽了許久還聽不出我說的什麼來。

『此地有什麼公園沒有？』我又補上了一句。

『……』他還是沒有聽懂。

這時真把我急死了，他們三個人都在旁邊微笑，車夫都跑攏來包圍我了，我被困得滿臉通紅，愈着急愈說不出話來。沒法，只好喊住那位高一點的廣東人，『你對他說吧，公園在什麼地方？』他也鬧了很久才使警察恍然大悟，他告訴我們前面有處地，可玩，可是什麼名字我始終沒有聽到。

『多少車錢？』廣東人很耐煩地問他。

『大約三角洋錢。』

就在被車夫包圍中我們跳上車了。

煙台的洋車比北平、上海私人用的包車還要漂亮，坐在上面自然是萬分感到舒服，走起路來又有象皮喇叭『督督』的叫着，真有威風凜凜之概。

經過了無數彎彎曲曲的小巷大街，才達到一條廣闊的馬路，車夫在一座醫院門口停下了，我一眼看見了『診察處』三個字。『怎麼這是醫院！』我簡直氣得跳了起來。我以為他們故意倒亂，將公園聽成了醫院。

『就在上面，路太陟，你們下來走走。』

一個洋車夫操着一口山東的洪大聲音這樣解釋之後，我才抬頭看到上面的小山，亭子，樹林。『上面是第八中學校。』拉我的那個車夫又這樣告訴我，他們完全知道我們的祕密了。想起來多麼有趣呵，四個人都是第一次來煙台的人，難怪剛才要受窘了。

原來我們去的是玉皇殿，上面除了擺着菩薩的殿外，什麼也沒有。幸而後來見到了一位和尚，

他很和藹地留我們到他屋裏去坐，勤忙問他這里最熱鬧的街在什麼地方。

『東西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都是街道熱鬧的地方。』他這樣回答，好像有點不高興的樣子，我想假若問觀音廟，佛祖殿在什麼地方，也許他要高興一點吧，不過這是我的猜想罷了。

他——和尚——又打開了上面玉皇寶殿的門，讓我們上去玩，呵，真想不到還有這樣清幽的仙境，緣着一條灣曲的花徑走去，就看見一所私立小學的教室，門上已經下鎖了，但從小小的玻璃窗裏，還可看到黑板上寫的是一幕戲劇的佈景。微微的清風送來一陣陣花香和木香的氣味，我有點覺得陶醉，陶醉在這幽靜的美景中。

和尚又指引我們去後面假山上，看煙台的全景。呵，整個的煙台在我們的眼底了。這時我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我縱目遠眺，只看見魚鱗般的紅磚瓦屋在太陽閃爍下發出燦爛的火光來，這火光象徵着一種光明，未來的光明。

再看我們的所在，呵，更美了！有漣漪的池水，池中開着初放苞的荷花，兩樹含苞待放的石榴正發出異樣的奇香，我偷偷他採了兩朵收在錢包內，這是準備寄一朵給蒂弟的。假山的下面是座

真山，旁邊有小亭，亭內有石桌石凳，淨潔異常。我只想靜坐此間，奈何那位廣東人急得很，他催我馬上走，沒有法只好跟着他們走了上去。

『下次我一定一個人到這里來靜靜地坐幾個鐘頭。』臨走時我還回頭望了這亭最後一眼。因了和尚的殷勤，我們終于一間寫着教員休息室的房間裏坐下了，他泡了一壺很香的茶來，我們喝完了才走。

『再來，希望你們下次再來！』和尚很恭敬地向我們行禮。

『再來，我們一定再來！』

在充滿着快樂中我們走下山來。還好，洋車夫並不像上海流氓式的敲竹槓，我們花了兩元四角終於到了碼頭。

一團火紅的太陽，掛在西邊的雲裏，半灣明月也高照在天空，海水漣漣地泛着微波，晚風嫋嫋地一陣陣吹來，我們坐在小小的舟裏，大家默默地領略大自然給與我們的快樂。

吱的一聲響了，我忙回轉頭來看，原來是廣東人在拍落霞的照。

『替我也拍一個吧。』我帶着小孩般害羞的語氣很不自然地問他。

『光綫不好，明天出太陽時一定替你拍。』

划子靠近了船，第一個搶着跳上的是我。

一九三一，七，廿二，晚十一時在煙台。

○煙台 商埠名，在山東福山縣東北的之罘半島上，三面皆海，與朝鮮隔海相望。○羔羊 小羊。○

法國公園。似指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的公園。④ First 第一次。意思是說第一次到這裏。⑤ 不

マス 音譯爲衣買司，日本語尾音字。⑥ 哥倫布 Columbus (一四三六——一五〇六) 意大利人，

美洲的發現者。⑦ 新大陸 指美洲。⑧ 漣漪 水面上的波紋。

寄雙親

謝婉瑩

謝婉瑩筆名冰心，福建福州人。父親做過海軍部次長，所以她從小在海邊居住。五四時代，她在燕京大學讀書，寫了許多小詩和小說，博得許多人的贊美，等到春水、繁星超人出版後，她幾成爲一個無人不知的女詩人、女小說家了。留學美國三年，回國後，任燕大文學教授。一九二九年，與社會學家吳文藻博士結婚，同年，母親逝世，使她十分傷心。現在她自己做了母親了，已不很從事于寫作。她的創作，除前述外，尚有南歸、姑姑、寄小讀者、往事等。

我的雙親：

窗外濤聲微撼，是我到伍島 (Five Islands) 之第一夜。我已睡下，B女士進來坐在我的牀前，說了許多別後的話。她又說，『可惜我不能將你母親的微笑帶來呵！』夜深她出去，我輾轉不寐一年中隔着海洋，我們兩地的經過，在生命的波瀾又歸平靜之後，忽忽追思，竟有無限的感慨！

在新漢壽之末一夜，竟在白嶺上過了瓜果節，說起也真有意思。那天白日偶然和衆人談起，黃昏時節，已自忘懷。午睡起後，C夫人忽請我換了新衣，K教授也穿上由中國繡衣改製的西服出來，其餘衆人，或掛中國的玉佩，或着中國的綢衣，在四山暮色之中，團團坐在屋前一棵大榆樹下，端出茶果來，告訴我今夜要過中國的瓜果節。我不禁怡然一笑，我知道她們一來自己尋樂，二來與我送別。我是在家十年未過此節，却在離家數萬里外，孤身作客，在綿亘雄偉的白嶺之巔，與幾位教授長者，過起軟軟溫柔的女兒節來，真是突兀！

那夜是陰歷初六，雙星還未相邇，銀漢間薄霧迷濛，我竟成了這小會的中心！大家替我斟上蒲公英酒，K教授舉杯起立說，『我爲全中國的女兒祝福！』我也起來笑答，『我代全中國的女兒致謝你們！』大家笑着起立飲盡。

第二巡遞過茶果，C夫人忽又起立舉杯說，『我飲此酒，祝你康健！』於是大家又紛然離座。K教授和W女士又祝福我的將來，雜以雅謔，一時杯聲鏗然相觸。大家歡呼，我笑了，然而也只好引滿——

談至夜闌，談鋒漸趨於詩歌方面，席散後，我忽憶未效穿針乞巧故事，否則也在沉默中撮弄她們一下子，增些歡笑！

如今到伍島已逾九日，思想頓然的沉肅了下來。我大錯了！十年不近海，追證於童年之樂，以為如今又晨夕與海相處，我的思想，至少是活潑飛揚的，不想她只時時與我以驚躍與淒動……！

九日之中，盪小舟不算外，泛大船出海，已有三次。十三日泛舟至海上聚餐，共載者十六人。乘風扯起三面大帆來，我起初只坐在近闌旁，聽着水手們扯帆時的歌聲，真切的憶起海上風光來，正自凝神，一回頭，B博士笑着招我到舟尾去，讓我把舵，他說『試試看，你身中曾否帶着航海家之血！』艙面大家都笑着看我，我竟接過舵輪來，一面坐下，凝眸前望，俯視羅盤正在我脚前。這船較小些，管輪和駕駛，只須一人，我握着輪齒，覺得桅竿與水平縱橫之距離，只憑左右手之轉動而推移。此時我心神傾注，海風過耳而不聞，漸漸駛到叔本葛大河 (Sheepcull River) 入海之口，兩

岸較逼，波流洶湧，我扶輪屏息，偶然側首看見闌旁士女，容色暇豫，言笑宴宴，始恍然知自己一身責任之重大，說起來不值父親之一笑！比起父親在萬船如蟻之中，將載着數百軍士的戰艦，駛進廣州灣，自然不可同日語，而在無情的波流上，我初次嘗試的心，已有無限的惶恐。說來慚愧，我覺得我兩腕之一移動，關係着男女老幼十六人性命的安！

B 博士不離我座旁，却不多指示，只憑我旋轉自如。停舟後，大家過來笑着舉手致敬，稱我爲船主，稱我爲航海家的女兒。

這只是玩笑的事，沒有說的價值，而我因此忽忽憶起我所未嘗見的父親二十年海上的生涯。我深深的承認直接覺着負責任的，無過於舟中的把舵者，一舟是一世界，雙手輪轉着傾刻間人們的生死，操縱着衆生的歡笑與悲號。幾百個乘客在舟上，優遊談笑，說着乘風破浪，以爲人人都過着最閒適的光陰，不知艙面小室之中，獨有一個凝眸望遠的船主，以他傾注如癡的辛苦的心目，保持佑護着這一段數百人閒適歡笑的旅途！

我自此深思了！海島的生涯，使我心思昏忽。伍島後有斷澗兩處，通以小橋，澗深數丈，海波衝擊，聲如巨雷。穿過松林，立在磐石上東望，西班牙與我之間，已無寸土之隔。島的四岸，在清晨，在月夜

我都坐過，淒清得很。——每每夜醒，正是潮滿時候，海波直到牕下。淡霧中，燈塔裏的霧鐘續續的敲著，有時竟還聽得見駕駛的銀鐘，在水面清澈四聞。雪鷗的鳴聲，比孤雁還哀切，偶一驚醒，卽不復寐。

實在寫不盡，我已決意離此，我自己明白知道，工作在前，還不是我迴腸蕩氣的時候！

明天八月十七，郵船便佳城號 (City of Bangor) 自泊斯 (Bath) 開往波士頓，我不妨以去年渡太平洋之日，再來橫渡大西洋之一角。我真是弱者呵，還是願意從海道走。

你海上的女兒 八，十六夜，一九二四，伍島。

- ①新漢壽 N. Hampshire 美國最東北部的一洲。
- ②蒲公英 多年生草，苗可入藥，有健胃的功效。
- 嫩葉可食。
- ③西班牙 歐洲國名，在伊伯利安半島上。
- ④泊斯 在非洲的西班牙屬幾內亞。
- ⑤波士頓 Boston 美國著名都會，在紐約東北大西洋岸旁。

寄小讀者

謝婉瑩

最親愛的小讀者：

我回家了！這回家中我迸出了感謝與歡欣之淚！三年在外的光陰，回想起來，會不如流波之一瞥。我寫這信的時候，小弟冰季守在旁邊，窗外紅的是夾竹桃，綠的是楊柳枝，襯以北京的蔚藍透澈的天，故鄉的景物，一一回到眼前來了！

小朋友！你若是不會離開中國北方，不會離開到三年之久，你不會讚歎欣賞北方蔚藍的天！清晨起來，揭簾外望，這一片海波似的青空，有一兩堆潔白的雲，疎疎的來往着，柳葉兒在曉風中搖曳，整個的送給你一絲絲涼意。你覺得這一種『冷處濃』的幽幽的鄉情，是異國他鄉所萬嘗不到的！假如你是一個情感較重的人，你會興起一種似歡喜非歡喜，似悵惘非悵惘的情緒，站着癡望了一會子，你也許會流下無主，皈依之淚！

在異國，我只遇見了兩次這種的雲影天光：一次是前年夏日在新漢壽（New Hampshire）

白嶺之巔，我午睡乍醒，得了英倫朋友的一封信，是一封充滿了友情別意，並描寫牛津景物寫到引人入夢的書。我心中雜揉着悵惘與歡悅，帶着這信走上山嶺去。猛然見了那異國的藍海似的

天！四圍山色之中，這油然一碧的天空，充滿了一切，漫天而地的斜陽，釀出西邊天際一兩抹的絳紅深紫，這顏色須臾萬變，而銀灰，而魚肚白，倏然間又轉成燦然的黃金。萬山沉寂，因着這奇麗的天末的變幻，似乎太空有聲如波湧，如鳥鳴，如風嘯，我似乎聽到了那夕陽下落的聲音。這時我驟然間覺得弱小的心靈被這偉大的印象昇舉到高空，又倏然間被壓落在海底！我覺出了造化的莊嚴，一身之幼稚，病後的我，在這四周豔射的景象中，竟伏於纖草之上，嗚咽不止！

還有一次是今年春天，在華京（Washington D. C.）之一晚。我從枯冷的紐約城南行，在華京把「春」尋到！在和風中我坐近窗戶，那時已是傍晚，這國家婦女會（National Women's Party）舍，正對着國會的白樓，半日倦旅的眼睛，被這樓後的青天喚醒！海外的小朋友！請你們饒恕我，在我倏忽的驚歎了國會的白樓之前，兩年半美國之寄居，我不曾覺出她是一個莊嚴的國度！

這白樓在半天矗立着，如同一座玲瓏洞開的仙閣，被樓旁的強力燈逼射着，更顯得出那樓後的青空。兩旁也是偉大的白石樓舍。樓前是極寬闊的白石街道，雪白的球燈，整齊的映照着。路上行人，都在那偉大的景物中，寂然無聲。這種天國似的靜默，是我到美國以來第一次尋到的，我尋

到了華京與北京相同之點了！

我突起的鄉思，如同一個波瀾怒翻的海！把椅子推開，走下這一座萬靜的高樓，直向大圖書館走去。路上我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與自由，楊柳的新綠，搖曳着初春的晚風，熟客似的。我走入大閱書室，在那裏寫着日記，寫着忽然憶起陸放翁的『喚作主人原是客，知非吾土強登樓』的兩句詩來，細細咀嚼這『喚』字和『強』字的意思，我的意興漸漸的蕭索了起來！

我合上書，又洋洋的走了出去，出門來一天星斗，我長吁一口氣。——看見路旁一輛手推的蓬車，一個黑人在叫賣炒花生栗子，我從病後是不吃零食的，那時忽然走上前去，買了兩包。那燈下黝黑的臉，向我很和氣的一笑，又把我強尋的鄉夢攪斷！我何嘗要吃花生栗子無非要強以華京作北京而已！

寫到此我腕弱了，小朋友，我覺得不好意思告訴你們我回來後又一病逾旬，今晨是第一次寫長信，我行程中本已憔悴困頓，到家後心裏一鬆，病魔便乘機而起。我原不算是十分多病的人，不知爲何，自和你們通訊，我生涯中便病忙相雜，這是怎麼說的呢！

故國的新秋來了，新愈的我，覺得有喜悅的蕭瑟！還有許多話，留着以後說罷，好在如今我離着

你門近了！

你熱情忠實的朋友，在此祝你們的喜樂！

冰心 八，三十一，一九二六，圓恩寺。

①新漢壽 美國最東北部的一個州名。 ②英倫 England的譯音，亦譯英格蘭，英國國都所在的島名。 ③牛津 Oxford的意譯，音譯為奧克斯福，英國州名，在倫敦西五十五哩。 ④華京 華盛頓為美國國都，所以叫他做華京。 ⑤陸放翁 名遊，字務觀，山陰人，南宋著名詩人，與范成大、楊萬里齊名，著有劍南詩稿、渭南文集、放翁詞、老學菴筆記、南唐書、入蜀記等書。

西湖畫訊

孫福熙

孫福熙筆名春苔，浙江杭縣人。他是一位藝術家，善寫散文和小品文字。曾留學法國。回國後，當過北新書局的編輯，主編北新週刊。與女作家陳學昭戀愛失敗後，隱居西湖大佛寺，專心創作，所作有山野掇拾、三湖遊記、北京乎、憶里昂、歸航、大西洋之濱、春城等。

伏園二哥：

我已回家了。接家中來信，母親問我能否於陰歷閏月內回來畫相。母親早對我說過，畫相定在閏月中，因為這於老年人是好的。但我忘記了，雖存心趕早回來畫相，卻沒有想到陰歷月日。倘若沒有這次來信提及，還要遲幾日回來哩。閏月與否自然毫無意義的，但在母親心中是很重大的，正如我們看了文章而能引起激昂或抑鬱之情者一樣。其實只是油墨印在白紙上的痕跡罷了。所以我決於接信的第三日早晨回來，以期還能於閏月的最後一天開手。或者，她因此得到快慰，從心理上而轉入生理上，發生一些好影響。

前幾日的陰雨使我預想與西湖作別時當在濛雨中，然而出於意料之外的，到這一天的早晨偏是如此晴朗了。

前一天的晚上，雨後，紅日奪出北高峯後面的雲中。流霞有紅有紫，而近着南山一帶者，則乳白帶青，如新從鉛管中擠出的顏料的濃厚。在塊雲與輕烟中現出彩虹斷續的弧線。這明白表示明天要晴了。我想，倘若從此晴起來，不是要使我疑心天之於我是不無意思的嗎？

雖然夜間仍然大雨，而次晨與我作別的西湖是滿含笑容的。我起來得這麼早，而他則更早。他

以無數的眼睛注視我，從他的眼光的清澈而知他是十分惺忪了。用了同樣有情的眼光，我願盼他的全體，十分明朗而坦白的讓我窺見他的無論那一個曲處。

擡起頭來，望見正受着朝日的紅雲下的靈峯。在那裏，我第一次刻入西湖的最深的印象。寺前寺後梅花盛開着。尤動人的是綠梅，她清逸之上更有清逸，非人間事物所能形容。在那裏又認識寺的住持。他如鶴的立在梅花旁邊，緇衣，長髯，面上絲絲都含着淡泊與高超，尤其是他的眼睛，如晚來微風中的圓月。在夢中似的迷離中，他與我們說話了。這隻鶴，我若能變作一塊活石而得他的棲息呵！我若能變作一勺清水而得他俯下來一飲呵！然而，確實的，他與我們說話了。他引我們到寺後看梅而且要我們自由折花。在後他還折了一枝綠梅放在石棹上給我們，他說：

『這一枝的花苞還多。』

因此得見他的雙手，右手執花，左手微牽右手寬大的袖子。何等秀麗的雙手啊！

在這裏我有了清逸的範型，所以這是永遠不忘的紀念。

向北過去，有紫雲洞，在那裏，我們那天躲避正午的陽光，你坐下不肯走了，後來還在亭中長檣上躺下了。這是一個紀念。至於我個人，因為看了怪石錯落而心中也生出無數的起伏與鋒稜。然

而你大概因爲他不及洞口亭中橈子之可愛，所以說：

『呵，早些走開！這種東西是不留情的，他會掉下來的呢！』

『大自然還是被人征服了的嗎？這裏被你自己攻破了罷！』我得意的質問。

『這不要緊。我是人類幸福的謳歌者！』說着，勝利又移到你這一邊去了。文燦弟傲慢他身材之高，不肯俯頭屈腰，硬要在石洞中直立的走過，還說：

『今年正走得過，且看明年還走得過否。』

在這裏，你們發表對於自然的見解，又使我有極大的紀念。

葛嶺的半山上我畫過朝霧中的之江與西湖的合景，發見運命籠罩在一切人的頭上如籠罩在薄霧中，而且體味人類互愛的真理。

湖的他邊，夕照峯旁，很清楚的看見湖岸。從那裏，我們那天，背着麪包與羊肉，掛在手杖的鈎上，走過到石屋洞烟霞洞，一直爬上南高峯，而且在路中再三的尋味『林花經雨香猶在，芳草留人意自閑』的聯語。

蘇堤上，我嘗走過三次，白堤上每天散步的。杏花村中看見正在開花的栗樹。岳墳一帶看見白

鷺的造巢而且在地上檢了他們水綠色的卵的碎片。鳳林寺中檢了印度栗樹的花，這是法國所多而在中國是此生第一次見到的。

最近，因為要離別了，所以專誠去遊未曾遊過的小瀛洲。景物之美使我感到十分富有。但遊後回想起來，怎的忘記留意此地特產而且如此聞名的蕪菜。原來那時荷塘中與小荷葉相伴浮着的就是。現在只得遙望，非到下次再來時不能去看了。

這種種一切都浮現在我的心面上了。我對於別離是哀而不傷的。況且晴霞明白表示喜悅，用了大度抑制自己惜別之情。微波絮絮轉動微舌，道我珍重。在清快的晨風中，我包藏他一切在我的心中，同時又投我在他的心中。

所憾的，兩月餘以來，我未曾用文筆或畫筆表現他的姿態與性情之萬一。然而我受盡他的好意，他用日光想為我的血液增加熱力，又用黑夜增加我的忍耐力；湖水的平和，月色的純潔，感應我的心情；而且時時揭示岫烟的輕微與變幻，使我知道藝術之在於隨機應變，然而也顯示晨光之強烈與落日之不留連，欲以永久為經，規律為緯，織成我堅固而緻密的心。

然而我之徒然收受他的好意呵！雖然我並不是不懂得，而且不是新懂得的。到了這臨別的時候

候，不禁慚愧而不忍即去了。在這種時候，自然有唯一的解釋法，爲一切無能的人所常用以自解的，就是希望之於將來。因此，似乎這一次的小別還可作一個練習，使將來出國時的遠別不致有大傷感。我預計在出國以前必定要記錄并描畫若干，將使我更懂得他的好意。

然而，二哥，怯弱的我，每當種下一個希望時，何等的憂慮呵！我九十九分的預料到，我的能力之不能做到所希望的程度，一切只是騙人而且騙自己，空使愛我者與期待的小小的我一同失望罷了。你記得，在第一信中，我對着隱約的湖山是怎樣的希望而喜悅的，安知這次的希望不與那時的有同樣的結果呢？不過，這一次，不敢希望的我還要希望一次，或者這將是九十九次以外的一次。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再到西湖來，更能容納他的靈感，而且用文字與繪畫盡力傳出他如此感人的精神。

三弟文文 六月二十二日

- ①北高峯 在西湖靈隱寺後面，爲靈隱山左支的最高峯，與南高峯遙遙相對。 ②緇衣 緇，黑色的綉；僧人多穿黑衣，故稱僧衣爲緇衣。 ③紫雲洞 在西湖棲霞嶺。 ④葛嶺 在西湖寶石山西，相傳晉人葛洪在上煉丹。 ⑤之江 卽錢塘江，形狀曲折像「之」字，故名。 ⑥石屋洞 在九曜山南石屋嶺下大

仁寺的。①烟霞洞 在石屋嶺南烟霞嶺上。②南高峯 在九曜山北九里許，高一百六十丈，與北高峯對峙，稱雙峯插雲。③蘇堤 橫亘西湖的大堤，南自南屏山，北接岳墳，宋文學家蘇軾所築。④白堤 在杭州錢塘門外，自斷橋起，至西泠橋止，亦名白沙堤。⑤岳墳 在棲霞嶺下，宋名將岳飛葬處。⑥鳳林寺 在葛嶺西。⑦小瀛洲 在湖心亭南放生池上，即三潭印月所在。⑧莼菜 蔬類植物，產在湖澤中，也叫水葵，為杭州著名土產。

給周作人

孫福熙

作者生平見前。

豈明先生：

紹興正在努力建築了。

大街上，從大江橋一直到水澄橋，兩面的房屋，不論是什麼店，不最是舊屋或新建，都依照規定的尺寸，像刀切一樣的劃了一條綫，一概都拆改進去。現在雖然是滿地斷磚碎瓦，禁止車馬通行，連不被禁止的行人，也不能通過。但有一天完工以後，其街道之平直，一定比一隻手上的五個手

指一樣齊，比天下的人一樣高的實現，更是一個壯偉的奇觀。

不過，正如一切豪舉一樣，這拆屋的國家大事中也有相當的軼事，可使我們題外的體味。這軼事不是拆屋時發見一條五頭大蛇，也不是一位拆屋工人的老婆偷人這一類軼事，乃是很簡單的，有幾間房子拆得很引人發笑。大街房子原是參差不齊的，有的房子，於拆去半間以後，就把櫃頭移進，幾個夥友坐在店堂中，肩背相擠，失去了以前可以隨便踱幾步的地位。有的只剩了一條狹簷，不但不能放櫃頭，放貨品，要讓夥計們單行橫排的立着也不夠地方了。人家於拆去以後，就加上一個門面，居然遮住了一切寒酸的內容，而且門面上塗了黃沙，人們一見就稱他為洋房，時髦得很，可憐這種狹小如屋簷的店面，只得聽街上走過的竊笑聲，連做起一個洋門面來遮掩倒楣遭遇的資格也沒有了。

據說，照規定，頭等路寬三丈六尺，二等二丈四，三等一丈二，三丈六算得什麼呢？幸而現在還只知道馬路要寬，以便拉人力車開汽車，有一天知道馬路的必要條件，除廣闊以外，還要種樹，那時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進去。而且，有一天知道了店屋與街路一樣的要廣寬的時候，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出來到街中心。

每家店屋的後門裏原是藏垢納污之所，這是不損體面，所以無人干涉的了。現在店前既窄，只得竭力在後門推擠。廚房，茅廁，臥房，儲藏房都在這裏。然而因為馬路已成新式，建設事業已告成功，再有天大的事，如果有人提一提，不就是反革命嗎？於是天下太平了。

水澄橋上的漱石齋刻字店已經拆去，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望江樓自然不再有樓，將來總有望江路或中山路這類名字來替代。而樓下有名的饅頭攤，算是還沒消滅，躲在附近小弄內營業。

『有破壞然後有建設』這名言正與『有戰爭然後有和平』一樣的有英雄的氣概。不過屠夫未必就是英雄，做英雄也不必一定要殺人，我覺得，在寬闊的平地上建設起新屋新市，更是英雄氣概一點。紹興有的是空地，五雲門外，西郭門外，在寬廣的田地上，規劃起新式的射輻狀的馬路，不僅可以拉人力車，開闊人的汽車，還可以實行世界第一的夢想。至於在舊市旁邊另建新市，原是各國早已通用的辦法，外國不見得像中國的多英雄，也不見得像中國大氣量，肯把固有的東西在建設的美名之下白白的去了。季谷兄對先生說，威尼斯真好玩，因為他很像紹興。他之愛威尼斯，不免有愛好故鄉的份子在裏面，而多少歐美人東方人不是生長在紹興，沒有到過紹興的，也是愛在威尼斯的灣曲水上，狹隘街道中遊玩，說威尼斯真好玩。我敢擔保，威尼斯的建設大

家，有一天聽到紹興拆寬街道的新聞，決不起而模倣也。

至於橋上開店，自然不合建設家心中的譜，因為我相信美國是決不在橋上開店的。不過他們卻也知道愛好意大利佛羅稜斯的古橋，多少美國的及各國的旅客都要到這橋邊遊玩，作畫或照相，而且在橋上買些珍寶及本地名產嵌盜細工的裝飾品，作為紀念，作為送人的禮物。這橋上的店屋不僅望江橋下的饅頭攤的一家而已，橋的兩邊全是房屋，用斜支的柱子撐出橋外兩面如紹興河上的過樓一樣，這上面就蓋起木屋，參差不齊，色彩亦新舊不一，約計二三十家之多。

中國是最會搖尾巴的國家。所憾現在沒有錢，有一天手頭寬裕了，也要學學關氣，造幾座五十層八十層的摩天樓，以示與世界上最闊氣的國家並坐並行了，至於有沒有人愛住這高樓，倒是不關緊要的。再有一天莫索里尼闊氣了，紹興定會產出一班建設家，下令在望江橋、水澄橋上建造起佛羅稜斯古橋上所有的房子，卻不准擺饅頭攤開刻字店，只准一律賣意大利的珠寶嵌盜的裝飾品。

到了那時候或者也好了，但要等莫索里尼打到中國的時候再講，這是後話。但眼前實在乾枯極了，我想給姪孩們買些玩具，從清道橋一直到大江橋大路，竟一件也沒有。我記得幼年時很有

許多玩具的，你在講『水鬼』文中所提到的花棒槌，我也玩過，現在連爛泥菩薩也買不到一個。至於泊來品的玩具呢，也是沒有，總算全大街有兩家洋廣貨店是有一點，不但數量極少極少，而且陳舊不堪。我勉強的買了一個日本做的不倒翁，他的重心不用水銀而用一片鉛釘在底下，倒了以後是很難再起來的。

我不知道，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成人以後，將是何種樣子。

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子不得不找別的遊嬉。我在府橫街（現在不知道叫什麼街了）看到小孩的一個遊嬉：街上睡着一隻童年的狗，滿身癩皮，已經不留一毛，一個裸體的小孩畏懼的俯倒去，在這隻狗的臉孔前揮手，狗並不起立抗拒，於是在狗頰上打去一個耳光，而自己立起就逃。這隻狗，大約因為癩的緣故，懶得毫無抗拒的意思。而周圍的十數小孩贏得全數狂喜。倘若這是一隻多毛而怪活潑的哈叭狗，躺在綠絨如茵的沙發上，一個秀美的小孩，伸出肥嫩的小手，在狗上拍一下，而這隻狗因為愛孩子的驕憨，毫不表示抵抗之意，小孩的父母或旁人見之，其有不覺小孩為可愛的嗎？然而府橫街小孩的打癩皮狗，卻使我不以為然，他的父母，或旁人見之，也未必覺得這小孩可愛的吧？背景不同，其意義完全變過了。

漂亮少年穿上筆挺的西裝，自然是漂亮的，（聽說近來穿西裝要捐了，穿綢緞的袍褂者更加漂亮，因為還加愛國的美名）這種少年從小街裏得意洋洋出來的時候，我不但不覺得他是漂亮，而且代他肉麻。馬路無論如何廣闊，衣服無論如何的華美，在沒有智識的赤膊人們的油汗滿背羣中挨擠出來，有什麼可以漂亮自豪呢！吞着麵包，吐着『也是』，『自以為與高鼻子一樣身子，沒有骨氣的蝸牛，自以為伸長時同長蛇一樣，這是同樣的自豪。

現在紹興正在招兵，有一天紹興兵打到北平時，我與你可以免為敵國之民，而且可以自由通信了。

講到招兵，也有一點軼事，大路杏林菜館的帳房先生忽然被警察們拉去當兵了，拉而到店裏面去拉，殊屬創見，所以大家都注意這帳房先生出杏林而入槍林的理由。據說這警察們曾經到杏林吃喝後，要求掛帳，帳房先生要他們現給，於是警察們上了帳，到招兵時就來清算了。

龍山有改建公園之意，名字已經擬就，叫做『中山公園』，並非龍山公園，從此龍山也改稱中山，向龍王求雨改向中王。自摸龍風開罡也改稱自摸中風。

還有一件新聞，紹興近來很熱鬧，尤其是天初及初暗的時候，大隊的蚊子嚷得真起勁，他們

徧身的刺人，一個不小心就吃了我的血，使我一塊腫。

孫福熙上 八月十三日

①倒楣 命運不濟。 ②威尼斯 Venice，意大利的名城，在亞得亞利海北端，商業很盛。 ③佛羅稜斯 Florence，意大利的名城，從前做過國都。 ④莫索里尼 現代意大利的執政，意國法西斯蒂的領袖。 ⑤也是 英語 Yes 的譯音。 ⑥摸龍風開罡 打馬雀牌用的術語。就是摸到龍風四隻，再罡一隻也。

給魯迅先生

高長虹

高長虹，山西人。現代詩人及小說家。嘗投稿語絲，又為莽原的編輯者。與莽原社同人決裂後，與高歌、向培良、沐鴻等發起組織狂飈社，出版狂飈叢書、狂飈週刊等，與魯迅大開筆戰。后又獨編長虹週刊，著有給——心的探險，走到出版界，從荒島到莽原等。

魯迅先生：

昔日曾使你驚喜過的狂飈週刊，今已借屍而還魂了，這對於你，想來仍然是一個好的消息。回

憶當時情況，『普天下』能賞識狂飈者，只有你，郁達夫先生，日本友人伊東幹夫，與開封的欲擒而已。達夫外恭而內倨，僅一次往來，遂成路人。你呢，我們思想上的差異本來很甚，但關係畢竟是好的，莽原便是這樣好的精神而表現。今者週刊復活，伊東幹夫不知漂流何處，才特異而年特少之可愛的欲擒乃不幸已永別人間，想找當時舊友一話此中之快痛者，乃只剩先生一人而已！不幸此執筆之初乃有一事不得不先同你談談，這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呵！我詛咒這樣事實發生的那一個日子！

接培良來信，說他同章素園先生大起衝突，原因是爲章先生退還高歌的『剃刀』又壓下他的『冬天』、『冬天』一劇，培良曾以友誼的關係幫助新女性稿件而被拒，現在又給章鬧，因此而感想及於『冬天』的命運之可笑，言下憤怒而悽苦。但此係私事，無須多說。所欲言者，則以此事證之，現在編輯莽原者，且甚至執行編輯之權威者，爲章素園先生也。素園曾以權威獻人，今則用以自獻；然權威或可施之於他人，要不應施之於同伴也。憶月前在上海相遇，我曾以莽原編輯爲問，你說叢蕪生病，霽野回家，目前大概由素園維持，將來則屬之霽野。霽野眼明中正，公私雙關，總算一個最合適的人物。現在暑假已過，不知霽野何以沒有回京。如已回京，又何以仍由素園編輯。如已

由霽野編輯，培良又何以同素園相關。我真有點不明真相。不過既已鬧出事來，免不得要累及霽野。憶去年莽原改組議初起的時候，你會要我編輯，我當時畏難而退。雖經你解釋，然我終於不敢擔任，蓋不特無以應付外界，亦無以應付自己，不特無以應付素園諸君，亦無以應付日夕過從之好友鐘吾。黨同伐異，我認爲是客觀的真理，然我不願拿牠做主觀的態度。然而這個，在當時是行不下去的。若再說到何者爲同，何者爲異，亦漫無定論。以朋友關係說，鐘吾爲同，素園爲異，以刊物說，莽原爲同，其他刊物爲異。然則卽以黨同伐異爲是，編輯莽原，也不能於莽原內部而有所黨伐也。後來半月刊出現，發行歸之霽野，編輯仍由你自任，然從半月刊的形跡之間，幾無處不顯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此則我不能不爲霽野不直者。然而還可以諉之於客觀的真理，所以我始終未提出異議。今則態度顯然，公然以『退還』加諸我等矣！刀擱頭上矣！到了這時，我還不能出來一理論嗎？

莽原本來是由你提議，由我們十幾個人擔任稿件的一個刊物，並無所謂團體形式上的聚會，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牠的發生，與狂飈週刊的停刊顯有關連，或者還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因。撰稿的人，也是由我們幾個人『舉爾所知』以後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

文，莽原內部事，當其衝者遂只剩我們三人，無論有何私事，無論大風滂雨，我沒有一個禮拜不趕編輯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會以生命赴莽原矣！爾時所謂安徽幫者則如何者！乃一經發行，幾欲據為私有，免死狗烹，現在到時候了！言之痛心，想來這也不是你辦莽原的本意吧！我對於莽原想說的話甚多，一向擱於情勢，未能說出，現在一時也無從提起，究竟有沒有說的必要，待幾天再看。你如願意說話時，我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

新生的狂飈週刊已由書局直接寄你，閱後感想如何？這次發刊，我們決意想羣策羣力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只是冒險，實無把握，成績如何，俟之他日。或者中途死滅，亦意中事。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時，我們竭誠地歡喜。

十五
彷徨，我曾寫了一點的短感想。培良想批評孤獨者，我或者也批評一點傷逝，此中消息不足為外人道也！

一〇，一〇，一九二六，長虹。

①狂飈週刊 作者主編的文藝刊物，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不滿一年即停刊。 ②郁達夫 浙江富陽人，現代中國文學家。生平見前他的小傳。 ③開封 縣名，為河南省治。 ④培良 姓向，湖南黔陽人，現代

中國戲劇家，著有沉悶的戲劇、飄渺的夢等。⑤章素園 安徽霍丘人，未名社社員，譯有黃花集及外套二書。⑥高歌 作者之弟，著有高老師、野獸樣的人等。⑦新女性 章錫琛主編的月刊，現已停刊。

⑧莽原 魯迅等主編之文藝雜誌，初為週刊，後改半月刊，在北平出版，現已停刊。⑨蕞蕪 姓章，安徽霍丘人，著有詩集君山，譯有窮人、罪與罰等。⑩舜野 姓李，安徽霍丘人，著有小說集影，譯有文學與革命、往星中等。⑪衣萍 姓章，安徽績溪人，著有情書一束，古廟集等。⑫有麟 姓荆，嘗為民報附刊民衆的主編。⑬舉爾所知 見論語子路篇。⑭兔死狗烹 係春秋時范蠡語。見史記。⑮彷徨 魯迅的第二短篇創作集名，下述的孤獨者、傷逝，都是其中的一篇。

答周作人

高長虹

作者生平見前。

小河的作者：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這簡直沒有什麼關係，而且也是很難知道的呢！再則，比如我問『周作人是什麼人？』這不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嗎？況且你所說的什麼人者，其意義又只像是『朋

友乎？『路人乎？』呢？

我自己看人，並沒有什麼離奇的地方，則我看大家都是人而已，所以有時我也稱這人以朋友。但有時我也並不是沒有叫一些人做敵人，那只是因為他們用敵人的眼睛看我的緣故。

你是譯過顯克微支的作品的人，可是你也曾問過顯克微支是什麼人沒有？當你譯顯克微支的作品的時候，你問沒有問過：他會不會因你不譯他的作品便要罵你呢？在藝術這一方面的實情，你大概是知道的，當你寫小河的時候，你想沒有想過：如其你不因小河而受人們的恭維時，則將不再寫詩呢？你是寫過批評的人，你是不是因為批評受不到人們的恭維而纔不去寫批評呢？你現在辦語絲，是不是因為牠可以使你受人們的恭維？

我是什麼人，我不希望人知道。但是，如有人批評我的時候，我希望他批評我的文字，批評我的思想，不希望他批評我是什麼人。對於你，我當然也這樣希望。

正如你所說的，太離奇了，你說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你却接着便說了我是什麼人！我究竟是什麼人？一個『中了聽人家談尼采之毒，自己以為是天才，別人都應該恭維他』的人。小河的作者呵，你的這樣批評是根據什麼？在你沒有找到這個的確實證據以前，你如何能根據了這個便武

斷地批評我的思想是會長思想呢？你又說從前敷衍我的人們也應當分一點責任，這所謂從前者是什麼時候，所謂敷衍者是怎麼一回事，是一些什麼人，應當分一點什麼責任？

我也有像你似的述說自家的歷史的權利嗎？我以為有的是，我我也要述說一下子。我十八歲時在中國的一個省城裏的中學校讀書，正是袁世凱帝制的時候，有一次全省的學政界開提燈會勸進，我同一個朋友偏沒有去。我却寫了一首『提燈行』對於全城的黑暗空氣肆其所謂罵。次年我終於從那裏逃出來了。那裏的一個國文教員，本來很『恭維』我的，那時也以為我不可藥救了。那裏的校長，本來很『恭維』我的，那時也說我是被人們『恭維』壞了。我此後便時常接受這樣輿論，便是所謂中了什麼毒者。但那時的人們並不知道世間有所謂尼采。所以我中尼采的毒，倒還是看了你的文字以後的事呢！而且現在的輿論同那時又不一樣了，我現在如再寫一首提燈行的時候，也許有人說，我是想取什麼而代之呢！你，小河的作者，也是從歷史中走出來的，不知道你也曾有過相似的經歷，而且以為這正是真正的輿論嗎？

說到尼采，我同你倒正當面談過一次，也許你已經忘了嗎？你說，尼采的哲學其實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我說，我讀尼采的書也只當是藝術作品。你笑了，你忘記了也說不定。但我並不是一個

喜歡尼采的人。有一個德國人，我很喜歡，我也以為我較近於他，但他並不是尼采，我如其舉出我所最喜歡的十幾個名字時，也許有一個是尼采，但在這裏，他仍然不過是只佔有他的藝術的地位，在我主觀的態度上呢，則一切歷史，我又都只看牠做歷史而已！

我自己批評，我的思想的重要部分，都是新的發見。如其述說自己不便是矜誇時，我不可以多述說一些自己嗎？但我現在並不願意那樣。在別一種意義上說，則我以為，一個人所寫的文字，都不過是述說自己而已，連你也不是例外。

你屢次在幽默裏恭維而且罵我，你以為世間便沒有幾個人知道的嗎？瞞得了別人，瞞不了自己，我知道你現在又在偷笑呢！幽默並不是一件新的東西，你當然可以知道的，上海的晶報已先你們而行之矣，但也並不是說你們沒有較進步了一些。莽原某期有魯迅譯論幽默一文，則同你們的幽默不是一事，希望你在語絲上更正一下。餓了，改日再談！

長虹 二八，一，一九二七。

○小河 周作人所作的長詩，最初發表在新青年雜誌，即引起新詩壇不少的影響。後來收入他的詩集過去的生命裏。
○顯克微支 Sienkiewicz(1846—1916) 波蘭小說家，一九〇五年得諾貝爾獎金。

著作有火與劍、你往何處去等。周作人曾譯他的短篇樂人揚珂、天使、酋長、二草原等七編。⑤尼采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大哲學家，著有查拉圖斯屈拉、世人稱他的哲學爲超人主義哲學。⑥晶報 有悠久歷史的上海小報，本爲三日刊，後改日刊，今仍繼續出版。⑦莽原 北平出版的文藝刊物，本爲週刊單張，後改爲半月刊小冊子，主編爲魯迅、章叢蕪等，現已停刊。⑧魯迅 現代中國文學家，周樹人的筆名，生平見前他的小傳。⑨語絲 北方幾個文藝家主辦的同人雜誌，週刊，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移在上海出版。主編爲魯迅、柔石等。後與北新半月刊合併爲現代文學，不久又即停刊。

給田漢

葉鼎洛

葉鼎洛，江蘇江陰人。曾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南國藝術學院及湖南、河南各中學校教員。創作有烏鴉、白癡、男友、未亡人、前夢、他鄉人語等。

壽昌兄：

我來N海岸快半個月了。初來時是很好的晴天，後來便每天下雨，一直下到今天了。下宿的庭中有一株大梧桐樹，牆外又有一道清溪，更深夜靜，聽聽雨打梧桐聲，溪水潺潺聲，頗能在我的精

神上加了些沈靜的綠色，這是可以告慰的。

但是我的心境並沒有因此而平靜，我的麻木狀態也並沒有因此而稍減，目前所能告訴你的也不是什麼好消息，你假使是同情我的呢，或者會替我抱悲觀。

我在奉天時，就想回上海之後把我近來的情形和你談談，到了上海，你是那麼忙，我又是那麼懶，住了一個月，也竟沒有談過什麼話——怪來怪去也只能怪我自己，去年和你同住得那麼久，也並沒有談些什麼話，我這種不喜歡說話的脾氣終是自己覺得最不痛快的。

從前的事都是已經過去的了！自從去年發秋風的時候起，我的精神就一天一天消沈下去，委頓在不可名狀的疲倦當中。雖則在新少年公司的和暖的冬日底下，以及許多朋友聚談時還有些能夠振作起來的樣子，其實已經很委靡的了！春初到了奉天，在黃沙白雪的地方過了些日子，我的精神更一日一日底沈，也不知道是吹了塞外的罡風呢，還是中了酒的毒，我的神經就趁此紛亂，晚上做了些惡夢，白天疲軟不堪。頭腦中如藏着一團亂絲，心裏面像埋着一塊冰塊，因此鬧了兩次怪病，身體更受了些傷。等到回上海來，表面上看我還像個人，實則已變成了塊化石了！你不曉得，當我從『南國』的大門口進來，你們大家給我以一片歡呼，我聽了之後實在很不好過呢。

從奉天到上海來，我還想打起精神幫你們的忙，實現我們從前計劃的事業，不料一到上海，被炎炎的毒日蒸了幾天，我的稍稍鼓起的興致，又如一堆紙灰，化爲微塵而四散；看到什麼東西都嫌麻煩，極細小的事情也可以叫我冒火，於是我又想逃避，就動了到日本來的念頭。

我到日本來，自以爲想讀書，其實只好算養病。一個人的精神渙散到了這個地步，還想讀得下什麼書？爲今之計，養病比讀書還要緊，一切的事只好等精神恢復起來之後再說。所以你勸我說『到N海岸不如到下市，N海岸是沒得味的。』實在還不知道我的苦處。我現在是講不到什麼味不味，就是再有味的事物也看來很淡漠而無味的，味之一字只好等精神恢復時再說罷。然而我的精神能不能夠恢復，也還是不得而知。

在『南國』時，大家東倒西橫，還不覺得我怎樣委靡，來到日本，和這島國的人民比較，相形之下，我就明明白白是個病夫了。在街上走路，大家都要朝着我看看，大概是見我的面孔這麼黃，步伐這麼慢，都在那裏奇怪。我想到這裏就異常痛心，異常氣餒，有些時候更灰了一半心。

N海岸的風景不算壞，既有青山，又有綠水，可以吸到水上的清風，可以聽見山間的鳴瀑。但是這些東西都好像和我隔了一層薄膜，感不到什麼好處來。所謂好圖畫，好音樂，終究爲有好精神

的人而存在，精神殘缺者是享受不到的，我現在正是個精神殘缺的人，任是再美麗的東西也引不起我的心的共鳴，又何從去享受這些快樂！這種苦處是沒有方法告訴第二個人的！總之我是飄搖終日，無所適從，一天到晚恍恍惚惚過着漫無目的的日子，又好像悶在一隻暗鐵箱中喘氣，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板上起了些什麼紋路？或者竟成了一塊光板也未可知。即如那天你送我們到碼頭上，照理而論，我就是再懶得說話，當那別離之頃，也應該稍稍有一些感情，和你說一二句話；可是我和你握了一握手之後，竟糊糊塗塗走到艙裏去了。等到S君提起你，我才覺得似乎少做了一件事，但是再出來看你的時候，你已經老早走了。這一類的地方，我想你或者會奇怪我的態度有點改常，那末就這一點改常之處，你便可以推想出我的心狀來了。

我們現在預備搬家，搬到山背後的一座小屋裏去。那地方離街又遠了一些，立在廊上可以望見海港，庭園中又有些鮮花，是帶着些寺廟氣的清靜地方，無論養病，無論看書，都是很適宜的，然而寂寞是免不掉的了。這異國的寂寞，對於我好也不得而知，對於我壞也不得而知，假使我的來日還不很短，那末我的生活或者還有所轉機。

這信是勉力寫起來的，照我的精神實在寫不出東西。現在已經覺得很疲倦了。槐秋，夢鶴諸兄

處，本來也想寫信給他們，但是也只好等明後天了，請你代我候候他們。還有伯母，還有天真爛漫的海瀾，都替我候。祝你康健。

弟鼎洛 九月十二日

○奉天 省名，民國十六年以後，改名遼寧省。 ○南國 田漢等所組織的電影劇社名，藝術學院名，新劇社名。作者曾在南國藝術學院當過教授，這指的大概是藝術學院了。

第二編

說理與論事

給李小峯

周作人

作者生平見前。

小峯兄：

承示擬編書信，此亦無不可，只是怕沒有多大意思。此集內容大抵可分爲兩部份，一是書，二是信。書卽是韓愈以來各文集中所錄的那些東西，我說韓愈爲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這種文體原是『古已有之』，不過漢魏六朝的如司馬遷^二楊惲^三陶潛^四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後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實意也。宋人集外別列尺牘，書之性質乃更明瞭。大抵書乃是古文之一種，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處在於說大話，以鏗鏘典雅之文詞，講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牘乃非古文，桐城義法作古文忌用尺牘語，可以證矣。尺牘卽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但此種本領也只有東坡山谷^六纔能完備，孫內簡^八便已流於修飾，從這里變化下去，到秋水軒^九是很自然的了。大約自尺牘刊行以

後，作者即未必預定將來石印，或者於無意中難免作意於持，這樣一來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牘的命根，不大能夠生長得好了。風涼話講了不小，自己到底怎麼樣呢？這集裏所收的書共二十一篇，或者連這篇也可加在裏邊，那還是普通的書，我相信有些缺點都仍存在，因為預定要發表的，那便同別的發表的文章一樣，寫時總要矜持一點，結果是不必說而照例該說的話自然漸逐出來，於是假話公話多說一分，即是私話真話少說一分，其名曰書，其實却等於論了。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夠有三兩篇稍微好一點，比較地少點客氣，如烏篷船，那就很滿足了。至於信這一部份，我並不以為比書更有價值，只是比書總更老實點，因為都是隨便寫的。集中所收共計七十七篇，篇幅很短，總計起來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數，但是怎麼找得回來，有誰保留這種舊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還收藏著好些，便去借來選抄，大抵選不到十分之一，計給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給啟先的二十五封，廢名承代選擇，交來十八封，我又刪去其一，計十七封。挑選的標準只取其少少有點感情有點事實，文句無大疵謬的便行，其辦理公務，或雌黃人物者悉不錄。挑選結果僅存此區區，而此區區者又如此無聊，覆閱之後不禁歎息。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

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裏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雖說是附，在這里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誠實點，希望少點醜態。兼好法師嘗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行年五十，不免為兼好所訶，只是深願尚不忘記老醜，併不以老醜賣錢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將稿通讀一過，予以棒喝，則幸甚矣。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①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唐代古文家，著有昌黎先生集。②司馬遷 字子長，龍門人，漢代史學家，著有

史記，書信今傳有報任少卿書，見古代尺牘。③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司馬遷的外甥，有報孫會宗書，見

古代尺牘。④陶潛 字淵明，柴桑人，晉末詩人，著有陶靖節集。⑤桐城 清代最有勢力的古文派，倡

始于桐城人方苞，劉大櫟，由姚鼐總其成，至清末猶未衰歇。⑥東坡 宋散文家兼詩人蘇軾的別號。軾

字子瞻，眉山人，著有東坡居士集。⑦山谷 是宋詩人黃庭堅的別號。庭堅字魯直，分寧人。著有山谷全

集。⑧孫內簡 名覲，字仲益，晉陵人，宋代四六文大家，書牘有內簡尺牘十卷。⑨秋水軒 清山陰人

許思湄所著的尺牘，清代學子都取為範本，至今行銷猶廣。⑩雌黃 等於今語批評。⑪棒喝 本佛

家語，意謂警醒人的迷誤。

與錢玄同書

周作人

作者生平見前。

玄同兄：

隨感錄第十八條中所說關於舊戲的話，我都極以為然。我於中國舊戲也全是門外漢，所以技工上的好壞，無話可說。但就表面觀察，看出兩件理由，敢說：中國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

第一，我們從世界戲曲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並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著惡意。譬如說人年紀大小，某甲還幼稚，某丁已少壯，正是同一用法。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祇要翻開

Osceola 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就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誇張的象徵的科白；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在現今文明國的古代，也曾有過，野蠻是尚未文明的民族正同尚未長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國的古代，就同少壯的人經過的兒時

一般，也是野蠻社會時代；中國的戲，因此也不免得一個野蠻的名稱。原來野蠻時代，也是民族進化上必經的一階級，譬如個人長成，必須經過小兒時代。所以我們對於原始民族與古代的戲，並不說他是野蠻便一概抹殺；因他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上正相適合；在那時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後世也有可研究的價值。小孩應了年歲的差別，自有各種遊戲。這遊戲在成人看來，不免幼稚，但在小孩却正適應，所以我們承認他在兒童社會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可以研究他，於兒童心理學上，很有益處。但我們自己却決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紀長了，識見自然更進，覺得小時的遊戲沒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歲的人，還在那裏做那些小兒的遊戲，便覺不甚相宜；雖不能說他是件惡事，卻不能不說是件壞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實際上的有害——我們因此可以斷定這人的精神不發達，還在小兒時代那一階級，是退化的徵候。中國雖然久已看慣了舊戲，換點花樣怕就要不『慣』，但在現今時代，已不甚相宜，應該努力求點長進，收起了千年老譜才是。人不能做小孩過一世，民族也不自老做野蠻，反以自己的『醜』驕人；這都是自然所不容許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現象，那便是違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現象——退化衰亡的豫兆。

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有害於『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

算內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晶。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傳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有不識字不聽過說書的人，却沒有不會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歸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摺紳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傳布淫的思想，方面雖多，終以戲爲最甚；唱說之外，加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很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尙有不以爲非的人；淫殺二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固然也曾禁止，却有什麼效果呢？因爲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做了這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兩件也祇有不做那種戲。

我們對於舊戲的意見，略如上面所說，想兄也以爲然。至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行歐洲式的新戲一法。現在有一種大驚小怪的人，最怕說歐洲式，最怕說『歐化』。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決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不過是經過了野蠻階級蛻化出來的文明事物在歐洲先發

現，所以便跳了一步，將他拿來，省卻自己的許多力氣。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倘若亞洲有了比歐洲更進化的戲，自然不必去捨近求遠；祇可惜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周作人 七年十一月一日。

○隨感錄 指附在新青年後面的一種雜感文字，新青年是一種月刊，在五四前後為國內最有權威的刊物，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推進者，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呼聲都從這本刊物中最先發出，執筆者有魯迅、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諸人。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林語堂為福建龍溪人。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英文教授，北京女師大教務主任，廈門大學文科主任，國立中央研究院外國語編輯。他是一個語言學專家，著有語言學論叢、開明英文讀本、英文文學讀本等。近年居上海，提倡幽默。

散文極推崇明末公安一派作品，主編論語、人間世等刊物，海上文風，爲之一變。單行本小冊子，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話等。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篇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於語絲逃懶足足兩個整月之過。近來正想做一點文章，適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爲先生所璧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璧還』然後讀半農之原璧）半農想念啓明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攷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近於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固謙，因爲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以現代評論與語絲比，當然是個學者無疑。且不失其『出、去、力、力』^六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於猛進，溫文爾雅不必限於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爲尹默所先生所獨有而可

於玄同身上求之耳。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爲惟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童稚可曉，絕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即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民國有一個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爲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閣、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爲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是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天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即以弟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天看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

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實爲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尙喜歡唱高調，尙相信高調之効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是高調而不能成爲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尙有敗類的高調盈盈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故尙沒人敢毅然贊成一個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尙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爲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於『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開，閹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根治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謂今日中國人爲敗類也。欲一

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爲惟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試以日本維新時代態度與中國革命後態度比較一下此點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尙是茫茫渺渺，到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尙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也不一，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死之證。卽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鄭風選得最多，便可爲證。（說到這個，恐話太長，姑置之。惟我覺得孔子由活潑潑的人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於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然既一厄於儒墨之爭，再厄於漢時十四博士之經學，三厄於宋明人之理

學（大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類自宋朝始之證。）古之精神已一無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費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罷。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為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種頹喪之習氣；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喪顏，傲惰之癰疽者六，書於左方以待參攷，不復多贅。（這也可謂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對『永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於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屬能夠覺得忍不了，

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耒耜衝打出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睛，送訃聞，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玄同先生！因爲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讀了一大堆的廢話，未知有當否，然這回吾對於語絲的義務可盡了。願頌『歐』安，並問『化』祺，不宣。

弟語堂 一九二五，四，七。

○語絲 魯迅、周作人等所編的文藝刊物，初爲週刊，後與北新半月刊併爲現代文學，不久即停刊。○半農 現代語言學家劉復的字。○啓明 現代散文家周作人的字。○猛進 李玄伯、徐炳昶等所

辦的文藝思想週刊，在北京出版，滿了一年便停刊。⑤現代評論 陳源、高一涵等辦的政論文藝週刊，與語絲、猛進等常起筆戰，國民軍北伐成功時停刊。⑥出々去々 英語 Gentleman 的音譯，意爲上流人或紳士。⑦尹默 姓沈氏，現代詩詞作家，亦偶作新詩。⑧青雲閣琉璃廠 北平古董古書舖聚集的地方。⑨癱瘓 麻木不仁的病名。⑩淋 有毒性的傳染病。⑪毛鄭 毛萇和鄭玄，都是漢代的經學家。⑫費希特 Fichte (一七六二——一八一四) 德國哲學家，著有天啓之批判、智識學等。⑬新月社 胡適、徐志摩等所組織的學術社，出版有新月月刊、詩刊等。

致徐旭生書

周樹人

作者生平見前。

旭生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

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麼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別的房屋의 將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歷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節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方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

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 三月二十日。

① 猛進 徐炳昶等所辦的週刊名，在北平出版，滿了一年便停刊。② 玄伯 姓李，猛進的編輯人之一。③ 強聒不舍 強與他人說話不肯停止。④ 戊戌政變 清德宗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等執政，實行維新，西太后出而平涉，囚帝瀛台，康逃日本，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史家稱爲『戊戌政變』。⑤ 新青年 五四前後最有權威的定期刊物，新文化運動有力的推進者，執筆者有胡適、魯迅、陳獨秀、錢玄同等。

復魯迅先生

徐炳昶

徐炳昶字旭生，生平待考。一九二五年，他任北京大學教授，與李玄伯等合辦猛進週刊，對於當時政治、教育等大肆攻擊，與語絲、莽原鼎足而三，很爲青年所愛讀。他的著作，除發表在猛進者以外，很少見。譯文有你往何處去等。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面，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面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纔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麼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面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閒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給適之先生略談

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纔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嘗不可，要之有牠總比沒有牠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這個報我只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纔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爲民衆和小學校小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麼步田地就躲到什麼步田地。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爲何如？

徐炳昶 三月十六日。

○語絲 魯迅等編的文藝週刊，初在北京出版，後遷至上海，現已停刊。

○現代評論

陳源等辦的政

論文藝週刊，在北平出版，國民軍北伐成功時停刊。

與徐志摩論詩書

梁實秋

梁實秋筆名秋郎，浙江杭縣人。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碩士，歷任上海時事新報編輯，光華復旦，中國公學教授，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任，國立青島大學英文教授。他是一位文學理論家，著有文學的紀律、浪漫的與古典的、罵人的藝術等。譯文有織工馬南傳、結婚集等。

志摩：

詩刊復活的消息傳來，三年不寫詩的一多也鼓起興致寫了一首奇蹟。我本想寫一篇文章討論新詩的前途，湊湊熱鬧，但是這問題太大並且太嬌嫩，不敢動筆，手邊又沒有一部詩集，所以更是難上加難。現在我把我的零碎的意見拉雜寫出，你若覺得有發表的價值，就當做一篇通信發表罷。

我一向以為新文學運動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國文學的影響；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胡適之先生的嘗試集，有些首的聲調是不脫『詞』的風味，例如『有一羣鴿子……』那一首；

有些首的內容也不脫中國舊詩的風味，例如『兩個黃蝴蝶……』那一首；但是就大體講來，嘗試集是表示了一個新的詩的觀念。胡先生對於新詩的功績，我以為不僅是提倡以白話爲工具，他還很大膽的提示出一個新的作詩的方向。新詩與中國傳統的舊詩之不同處，不僅在文字方面，詩的藝術整個的變了。例如胡先生的那首『人力車夫』，『車子，車子，車來如飛……』這首詩當然算不得好詩，這是誰都承認的，但是這首詩的取材命意，以至於格局，誰能說在當時是不新穎可喜？新穎在中國文學裏新穎；這樣的詩若譯成外國文便不新穎了，我記得嘗試集裏還有幾首譯詩，好像有一首老洛伯，還有拜倫的一首什麼詩，這更可見胡先生開始寫新詩時候，他對於詩的基本觀念大概是頗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的。

外國文學的影響，是好的，我們該充分的歡迎它侵略到中國的詩壇。但是最早寫新詩的幾位，恐怕多半是無意識的接收外國文學的暗示，並不會認清新詩的基本原理是要到外國文學裏去找。所以新詩運動最早的幾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擺脫舊詩的藩籬，不是如何建設新詩的根基。這時代最流行的詩是『自由詩』和所謂的『小詩』，這是兩種最像白話的詩。

經過了許多時間，我們纔漸漸覺醒，詩先要是詩，然後纔能談到什麼白話不白話。可是什麼是詩？這問題在七八年前沒有多少人討論。偌大的一個新詩運動，詩是什麼的問題竟沒有多少討論，而只見無景數的詩人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不知多少首詩——這不是奇怪麼？這原因在那裏？我以為就在新詩運動的起來，側重白話一方面，而未會注意到詩的藝術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寫詩的人以打破舊詩的範圍為唯一職志，提起筆來固然無拘無束，但是什麼標準都沒有了，結果是散漫無紀。外國文學的影響只是不斷的向我們暗示，但是沒有人積極的確切的把外國文學影響接收過來加以分析衡量。

志摩，你和一多等在北京晨報上辦的詩刊，應該是新詩運動裏一個可紀念的刊物。我以為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在你們辦詩刊的時候，白話老早成爲無疑的文學的工具，所以詩刊上所載的詩大半是詩的試驗，而不是白話的試驗。詩刊最明顯的特色便是詩的格律的講究。『自由詩』宜於白話，不一定永遠的宜於詩。詩刊諸作類皆講究結構節奏音韻，而其結構節奏音韻又顯然的是模倣外國詩。我想這是無庸爲諱的。志摩，你和一多的詩在藝術上大半是模倣近代英國詩，有時候我能清清楚楚的指出那一首是模倣哈地，那一首是模

做吉伯齡。你們對於英國詩是都有研究的，你們的詩的觀念是外國式的，你們在詩刊上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式的詩意。我恐怕這幾年來你們努力的方向都是在這一點上。你們試驗過用中文寫 *Sonnet*^五了，你們試驗過用中文寫 *Blank Verse*^六了，還有許多別的詩的格式由別人試驗過了。現在新詩的全部趨勢是漸漸的趨於藝術的講究了，而所謂詩的藝術當然是以外國的爲模倣對象。

以上是我對於新詩的過去的觀察。新詩的前途呢？

新詩創作的試驗，現在已到了嚴重的時候了，當初搖旗吶喊的人如今早已冷了，寫自由詩的人如今也都找到更自由的工作了，小詩作家如今也不能再寫更小的詩了，——現在只贖了幾個忠於藝術的老實人死守着這毫無生氣的新詩。

我以爲我們現在要明目張膽的模倣外國詩。但是模倣外國詩的那幾點，不可不注意。我以爲取材的選擇，全篇內容的結構，韻脚的排列，都不妨斟酌採用；但是音節能否採取外國詩的，我就懷疑了。這一點是最值得討論的。

詩，不比歌，不一定要唱的，但是音節却不可沒有。中國舊詩是有固定格調的，平仄也是有一

個大概的規律；外國詩的音節也是有固定的格調的；但是新詩呢？現在的新詩之最令人不滿者即是讀起來不順口。現在有人能把詩寫得很整齊，例如十個字一行，八個字一行，但是讀時仍無相當的抑揚頓挫。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點。這問題，你們做詩的人當然是注意到的，我和一多談起，他說他已盡力在這方面試驗，例如他自認相當成功的兩行是：

『老頭兒和擔子摔了一交，

滿地下是白杏兒紅櫻桃……』

每行算是有三個重音，頭一行是『頭』『擔』『摔』三字重音，第二行是『地』『杏』『櫻』三字重音。我承認這兩行的音節是不壞了，但是全首能夠都是每行十字三重音嗎？一多說他的全詩是根據這個格調做的。如其全篇的音節都能像上面引的兩行那樣，我自然承認這首詩在音節上是很可觀的了。

現在新詩的音節不好，因為新詩沒有固定格調。在這點上我不主張模倣外國詩的格調，因為中文和外國文的構造太不同，用中文寫 Sonnet 永遠寫不像。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們寫詩的人自己創造調格，創造出來還要繼續的練習純熟，使成為新詩的一個體裁。

在模倣外國詩的藝術的時候，我們還要創造新的合於中文的詩的格調，——這該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罷？

梁實秋 十二月，十二日。

① 一多 聞一多，當代新詩人，著有紅燭、死水等。
② 拜倫 Byron (一七八八——一八二四) 英國浪漫詩人，爲人有熱情，以援助希臘革命，病死客鄉。
③ 哈地 Hardy (一八四〇——一九二八) 英國詩人兼小說家，好寫田園生活及自然界的一切，但厭世主義的色彩很濃厚。
④ 吉伯齡 Kipling, (一八六五——) 英國現代詩人兼小說家，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在歐戰時鼓吹愛國思想很熱烈，一九〇七年，得諾貝爾獎金。
⑤ Sonnet 十四行詩，西洋抒情詩體的一種。
⑥ Blank Verse 無韻律詩，西洋詩體的一種。
⑦ 平仄 平聲叫平，上去入聲叫仄。

給劉大白

鍾敬文

鍾敬文爲廣東惠州人。中學畢業後，到北平去做了幾年研究工作。歷任浙江大學、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講師。他以善寫小品文見稱，多清幽淡泊的氣象，已出版的有西湖漫拾、湖上散記、荔枝小品等。他種著述有詩集、海濱的二月、文藝論集、柳花集，以及許多關於民間文藝和神話研究的書。

大白先生：

我於前月中旬底，爲吾校考試新生的任務赴滬。歸來臥了一場小病，即遷移到這湖上的村落里來居住。此間和城里，消息很疏隔。半月前隱約聽人說你被委任在教育里部供職的話，我揣想你準進京去了。那知前幾天，因點小事，渡湖入城去，才曉得你到莫干山去休養。我們同住一塊地方，有時訊息竟會如此懸絕——城里的朋友，大抵都不曉得我到了什麼地方去，你也怕在懷疑我已買棹遠赴炎荒的南島了吧？——說來也有些破顏好笑了。

住在山裏很寫意吧。莫干山這地方，本來沒有什麼希奇。莫說別處，就是我那山水並非知名的故鄉，像這類層巒疊嶂，林薄深蒼的境地，也不會怎樣徧找不出來的吧。至於你的生長地，那『應接不暇』的山陰道上，當然更毋庸說了。可是，別處雖然儘有着這類似的地方，却不能像她這樣有力地收容多量的人們去游覽，居住。溯數十年以前，她也不過像別處所有的一片荒山，野獸毒

蛇，在無忌憚地出沒着；踏遍了十里山徑，恐也不易看到一個人影。除了樵夫野老之外，該只有好奇的游客詩人，偶爾一去延佇他們的幽蹤吧。現在却怎麼樣呢？危樓大廈，左右相望，寬平道路，縱橫交錯。郵務，警察，旅館，運動場，一切近代都市文明的設備，那里居然都有着在。我們住着逛着，既可享受天然的野趣，又沒有像住舊式村落中那種事事不方便的缺憾。至於其它種種使旅行人棘心的危處，自然更不用說少有了。在名勝林立的江南，她居然成了一個著名的避暑區，游覽地！所以然的原因，當用不到我來贅言吧。這樣顯然的事實擺列在我們眼前，年來國內還有一些名儒碩學之流，要死命地提倡其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的所謂東方式的精神文明；縱明知他們的存心可諒，但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世界的進化，却不容不以妖異謬忘坐其言責了！

在山里居住，不但可以遠離喧囂，呼吸清氣，和觀覽固定的遙峯近樹；最妙的是靜賞那里朝暮晴雨時，種種自然現象的晦明變化。歐陽修所形容的滁中山景，有「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之句。洪亮吉也云：「余最喜觀時雨既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景者，不能到也。」中國古來以山水名家的詩人並不多，最著者要推江左謝氏。但那時詩風瑣碎委靡已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以我們現在試開集把玩，除零星地有些佳句外，全篇完

美有力的著作，却不容易找到。這於個人才氣固有關係，然時代風尚所囿，實屬其原因之重要者。記得有一夜，我們談論到中國的詩歌，你說中國詩的逸軌，是由於南北朝以後之僅知致力於句的工美，而放輕了全篇的結構製造，這話是非常中肯的。我們只要看宋以來偌多的詩話之作，大抵是偏於尋字摘句的這一件事，就夠證明了。記得蘇子美也曾大略地發過這種議論。他說：「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唐以來，古律詩分家，不久又有詞體的興起，三者之中，注重字句的精工的，自然律詩更爲利害；但這是比較的说法。其實古風詩餘的寫作，多也專趨向於語詞的造鍊，而幾以全篇的大旨等爲可忽略的。新詩運動的革命的目標，這也重要中的一個。近來似乎有人又漸漸地趨向着我們詆恨爲病了的路徑上走了。我希望這只是偶然旁傾的現狀，不久就會復回到康健的途上來的。我們這樣說着，人家或許要誤會我們看輕了藝術的修辭，只以蓬頭赤足爲美的標準，這是我們所要辯正的。我們曉得一首好詩的成功，每一句，每一字，都與有重大關係的，但却不敢主張堆積些好看好聽的字句，便是好詩。如容許我做一個最粗淺的例，那末，豐潤的肌肉，優美的衣飾，是形成女人的整體的美的重要條件。但倘若這女人是死了的或沒有可愛的表情

的；那即使具備了這些外觀的美，能使我們感到滿意麼？這個明白了，無謂的誤解，也就可以減少吧。

幾天來，天氣晴朗，晚上月華朗照，先景清絕。莫干山上看月色，情況尤為幽渺。兩月前所親身經歷的，回頭猶如昨夢呢。此間雖頗不惡，然終非羣峯萬壑中的匹敵了。

野居以來，別的沒有什麼變動，詩腸子倒忽然有些肥饒。不久之前，信筆寫了十幾首絕句。同居蓬君，說愛『湖烟湖月』之句，我自己則頗喜歡『如今占得南山宅，空向秋風怨碧蕖』以為頗有深婉不迫的詩教遺風。（這當然是自畫自讚呵。）現在一齊另紙抄奉，用博幽寂的山居人一笑。若因之觸動了你的詩興，給莫干山的朝烟夕嵐，留下許多人世不易領略到的丰姿，那豈特山靈該深深謝我而已呢！

健康與你同在！

靜聞 八月念三日。

○莫干山 在浙江武康縣西北二十七里，相傳吳王在山中鑄莫邪，干將二劍，故名。風景清幽，為東南避

暑勝地。○應接不暇……世說新語：『王子敬（猷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

不暇。』山陰，縣名，在浙江會稽山之陰，故名，今與會稽併為紹興縣。○贅言 贅，多餘的；贅言，不必要的。

話。④坐罪。⑤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宋代散文家兼詞家，著有六一居士集。⑥滁中 滁州名，今爲安徽滁縣。⑦日出…… 見歐陽修醉翁亭記。⑧洪亮吉 字稚存，陽湖人，清代詩古文作家，著有洪北江集。⑨江左謝氏 謝靈運、謝惠連、謝朓，都是南北朝時江左著名詩人，所寫多描寫山水的作品。⑩蘇子美 名舜欽，銅山人，宋代詩人，自號滄浪翁。⑪淵明 陶潛的字，他是晉末著名的大詩人，以不肯爲五斗米向上官折腰隱居醉吟以終。⑫謝靈運 小名客兒，陽夏人，好遊山水，爲晉代唯一大詩人，與陶潛齊名，世亦稱謝康樂。⑬碧蕖 碧，綠色；蕖，荷花。⑭山靈 山中的神靈。

致文學青年

夏丏尊

夏丏尊爲浙江上虞人。日本留學生。歷任春暉中學、立達學園教員，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及上海開明書店總編輯。譯有棉被、愛的教育、續愛的教育等，編有文章作法。

承你認我爲朋友，屢次以所寫的詩與小說見示，這回又以終身職業的方向和我商量，我雖愛好文學，但自慚於文學毫無研究，對於你屢次寄來的寫作，除於業務餘暇披讀，遇有意見復你數行外，並不會有甚麼貢獻你過，你有時有信來，我也不能一一作復。可是這次卻似乎非復你不可

了。

你來書說：『此次暑假在××中學畢業後，擬不升學，專心研究文學，靠文學生活。』壯哉此志，但我以為你的預定的方針大有須商量的地方。如果許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青年的空想，是所謂『一相情願』的事。你懷抱着如此壯志，對於我這話也許會感到頭上澆冷水似的不快吧。但你既認我為朋友，把終身方向和我商量，我不能違了自己的良心，把要說的話藏匿起來，別用恭維的口吻來向你敷衍，討好一時。

你愛好文學，有志寫作，這是好的。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純袴子弟的學漂亮，打牌，抽煙，嫖妓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文學實不會害了你。你說高中畢業後擬不再升大學，只要你畢業後，肯降身去就別的職業，而又有職業可就，我也贊成。現在的大學教育，本身空虛得很。學費，膳費，書籍費，戀愛費（這是我近來新從某大學生口中聽到的名辭）等等耗費很大，不升大學，也就罷了。人這東西，本來不必一定要手執大學文憑的。愛好文學，有志寫作，不升大學，我都覺得沒有甚麼不可，惟對於你的想靠文學生活的方針，卻大大地不以為然。

靠文學生活，換句話說，就是賣字喫飯。（從來會有人靠書法喫飯的，叫做『賣大字』，現在賣

文爲活的人可以說是「賣小字」的。賣字喫飯的職業（除管鈔外）古來未曾有過。因文字上有與衆不同的技倆，因而得官或被任爲幕府或清客之類的事例，原很多很多，但直接靠文學過活的職業家，在從前卻難找出例子來。杜甫李白不會直接賣過詩，左思作賦，洛陽紙貴，當時洛陽的紙店老板也許得了好處，左思自己是半文不會到手的。至於近代，似乎有靠文學喫飯的人了，可是按之實際，這樣職業者極少極少，且最初都有職業，生活資糧都靠職業維持，文學生活只是副業之一而已。這種人一壁從事職業，或在學校教書，或入書店報館爲編輯人，一壁則鑽研文學，翻譯或寫作。他們時常發表，等到在文學方面因了稿費或版稅可以維持生活了，這纔辭去職業，來專門從事文學。舉例說罷，魯迅氏最初教書，後來一壁教書一壁在教育部做官，數年前才脫去其他職務，他的創作，大半在教書與做官時成就的。周作人至今還在教書。再說外國，俄國高爾基經過各種勞苦的生涯，他做過製圖所的徒弟，做過船上的僕歐，做過肩販者，挑夫，契訶夫做過多年的醫生，易卜生做過七年的醫鋪夥計，威爾斯以前是新聞記者。從青年就以文學家自命想掛起賣字招牌來維持生活的人，文學史中差不多找不出一個。

你愛好文學，我不反對。你想依文學爲生活，在將來也許可能，你不妨以此爲理想。至於現在就

想不作別的事，掛了買字招牌，自認爲職業的文人，我覺得很是危險。賣文是一種『商行爲』，在這行爲之下，文字就成了一種的商品。文字既是商品，當然也有牌子新老，貨色優劣之別，也有市面景氣與不景氣之分。並且，文學的商品與別的商品性質又有不同，文字的成色原也有相當測度的標準，可是究不若其他商品的正確。文字的銷路的好壞，多少還要看世人口胃的合否。如果有人和你訂約，叫你寫甚麼種類的東西，或翻譯甚麼書，那是所謂定貨，且不去管他。至於你自己寫成的東西，小說也好，詩也好，劇本也好，並非就能換得生活資料的。想以此爲活，實在是靠不住的事。

你的寫作，我已見過不少，就文字論原是很有希望的，但我不敢斷定你將來一定能靠文學來生活自己，至少不敢保障你在中學畢業後就能靠賣字喫飯養家。最好的方法是暫時不要以文學專門者自居，別謀職業，一壁繼續鑽研文學，有所寫作，則於自娛以外，不妨試行投稿。要把文學當作終身的事業，切勿輕率的以文學爲終身的職業。

鄙見如此，不知你以爲何如？

○胥鈔

舊時衙門裏鈔錄文件的小吏，又名書辦，等于現在的錄事、鈔寫員等職。

○幕府

舊時外任

官的衙門叫幕府，也用作幕客的別稱，等子現在的參事、顧問等官。③清客 舊時大官僚門下的食客，因為沒有官銜，所以叫清客。④杜甫李白 甫字子美，襄陽人；白字太白，山東人，都是唐代的大詩人。

⑤左思 字太沖，臨淄人，晉代賦家。作三都賦，成，豪貴的人家競相做鈔，洛陽的紙價因之大漲。⑥高爾基 Gorky (一八六九——) 俄國現代大文豪，名作有母親、瑪爾伐、秋之夜、三人等。⑦契訶夫 Tchekhov (一八六〇——一九〇六) 亦譯柴霍甫，俄國短篇小說大家，他的著作的中文譯本，有柴霍甫全集等。⑧易卜生 Ibsen (一八二八——一九〇六) 挪威戲劇家，名著有社會柱石、傀儡家庭、海上夫人、國民公敵、羣鬼等。⑨威爾斯 Wells (一八六六——) 英國現代小說家兼歷史家，著有火星與地球的戰爭、世界史綱、未來的世界等。⑩景氣 商業繁盛的意思。

與童白采書

俞平伯

俞平伯為浙江德清人。北京大學畢業，曾往美國留學。歷任清華大學教授，他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輩。提倡新詩最早。著作有冬夜、西還、紅樓夢辨、憶、雜拌兒、燕知草等。

白采先生：

我在此得有機緣評讀尊作，不得不引爲真的榮幸。初讀此篇，卽已訝其瓊枝照眼，寶氣輝然；愈讀則愈愛。三月間游甬，帶給佩弦看。於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我們在驛亭與寧波間之三等車中暢讀之。佩弦說，這作品的意境音節俱臻獨造，人物的個性頗帶尼采式。

現在述我的讀後所得印象。我敢說，這詩是近來詩壇中傑作之一，必內蘊既深，方能奔放得這般浩瀚，這般蒼莽。去年在滬時，某君告我，他不贊成把詩故意的拉長截短，他喜歡不長不短恰當好處的詩。這固然不錯，無論長也罷，短也罷，若非自然，出於做作，便覺討厭了。此作雖有六千言而絕不病冗長，正緣一氣舒卷之故。我認此爲真的長詩，絕非拉長的充數僞品。

在風格方面大略有幾點特色：(1)不雕而樸，直寫不描，故氣象雄大。(2)有現代語言的自然音節，頓挫抑揚並妙。(3)詩中主人個性明活，顯然自述其襟懷。思路之深刻，語意之沈痛，語氣之堅決，正可作現代青年頹弛的藥石。『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於此見之。以外更有一點，我所深佩的，是全詩四節章法重疊，而娓娓言之，遂令人忘其複。這因爲氣機流利暢達，而思想徑路又本是回旋往復的，所以寫來恰好。若中無所有，支支節節，描頭畫面，一字一句的堆垛起來，以成長篇，則頗仆殆理事之當然。總之，對於此詩之技術我無閒言；但可貴的畢竟還是內容。靈感之深美

既如此，則技術之佳妙反似不足論矣。前來書云，「願痛刪改。」我以「刪改」猶可，「痛刪改」則決不可。當時實感之遺痕，必須尊重愛惜之。以事後畸零地追摹之跡易其本來面目，私意以為未然。僅就字句間略飾即可矣。

真的文藝是一個完整，故不能枝節地多說什麼，述其概要之感念如此耳。得觀名篇，如逢佳麗，欽遲之情，迴絕言喻。讓我以一味沈默，頌歌羸疾者的愛和牠的尊貴的作者罷。

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自西湖俞樓寄。

⊙此篇 指白采所寫長詩羸疾者的愛。

⊙甬 古地名，現稱浙江鄞縣為甬，即寧波府所在。⊙佩

弦 現代詩人朱自清的字。⊙驛亭 鎮名，在浙江上虞縣北。⊙尼采 Nietzsche, (1844—

1900) 德國哲學家，主張超人主義。⊙娓娓 言談不倦的樣子。

給張友鸞

郁達夫

作者生平見前。

友鸞同學弟：

自從前年別後，二年多差不多信息不通。我也東西奔走，一無暇日，所以弄得來執筆的興致，都失盡了。

離開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風雪盈途的午後，圍爐煮酒，作無頭無尾的閒談的逸致，只想坐一駕飛機，回北京來過冬。前幾天啓明先生也有信來，勸我仍舊是回北京的好。正如南宋宮人，流落在大漠荒域，忽聽到南方的使者，來召還歸國的聖旨一樣。可是此間創造社的事務很多，一時整理不清，只好向中原北望，嘆一聲命苦而已。

現在洪水半月刊，創造月刊，都由我一個人在這裏負責編輯，一個月差不多要做五六萬字的稿子，就是天生給我三頭六臂，也應付不過來，更那裏有工夫，爲世界日報副刊撰稿呢？

靈均拿了你的信來，說要我爲你做一點東西，撐撐門面，我想我自己的門面，還撐持不住，又那裏能夠爲旁人作臺柱呢？

閒話少說，我現在却說說寫這一封信的動機能！我以為這一二年來，北京的文壇太沈寂了，很希望世界日報副刊，可以在這一個灰頹的冬眠期裏，做一點積極的工作。

北京文壇之所以消沈下去的原因，我想有兩三種：第一，分黨派分得太多，所以一般從事于文藝的人，只想爲自己的一黨扶植勢力，而極力想打倒其他的各種目的，雖同而志趨稍異的團體。終至於本來人才不多的北京城裏，小刊物出得很多，而這些小刊物上的文字，不是辯護，就是漫罵，你罵來，我罵去，罵得材料沒有的時候，就只好學八股文的例子，翻翻冷燒餅，把一件事，換一種形式，換一種筆墨，甚至於換一個名字來罵。罵人罵得起勁，正經的事情就忘在腦後，所以詩人就忘記了做詩，劇作家就忘記了做劇本，小說家也便忘記了做小說。這一種情形，雖然是文學進化史上慣見的事實，然而中國現文壇的這一種爭論，却是價值很低，不能助長文學的進步的。你現在既然做了世界日報副刊的編輯，希望你不要再蹈前人的惡轍，專門去挑生是非，使你的副刊上，日日有罵人的材料。第二，我們中國人的頭腦，太容易爲已成階級所迷醉，致使一般新進的作家，不能占相當的勢力。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屢次和魯迅先生談起，想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着來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馬上爲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後來我以事去北京，此議就變成了水泡，而魯迅自家却在無聊賴的暇日，和幾個人出了些未名叢書及烏合叢書。現在魯迅已將這一種工

作做成，告了一個段落，誰知在他的這一種周圍裏頭，又似在發生變化，以後的進步，怕又是很少了。因此我希望你們編副刊的諸公，能夠繼續努力，將許多新進的青年扶植起來，不要爲已成階級所迷倒，好使文壇上的那一種腐沈沈的空氣得轉換轉換。你的來信上所說的撐門面，做臺柱的意思，我在此地首先要反對。因爲文學界的進步，比什麼還要快，像我們這一流衰老的階級，早已過去了，將來中國的真正的新文學的建設，責任恐怕還在現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哩！第三，我想政治上的變動太厲害，也是一個大原因。軍人執政，不曉得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而一般有點腦筋的文人，說話都喜歡直言放說。於是乎通緝，禁止發行，罰金，鎗斃等事情就發生了。在這一種不通的高壓力之下，好的文藝，當然不會發生的。好在副刊一類的東西，在政治舞臺上的大人物，現在還不很注意，我希望你能夠用了這一點便利，把胆量放大來，竭力的介紹些有時代性而能夠鼓吹煽動，使人家讀了不得不興奮起來的東西。

上面的三層意見，是我今朝看到了你給靈均的信，偶爾想到的事情。文章做不出來，就將這一段意見供獻給你，好做你編稿子的時候的參考。至於撐門面，以名人自負而大擺架子等事情，是我素所鄙薄的，這一層大約你也能了解，我在此地不多說了。

達夫上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南宋宮人 南宋亡時，有許多宮女被元人擄往北方，姓名可考的有王清惠、金德淑、章麗真等，她們都有詩詞傳世。◎創造社 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等所組的文藝社，主張爲藝術而藝術，國內文壇所受他們的影響，較文學研究會有過之無不及。出版物有創造季刊、月刊、週刊、日刊、洪水半月刊、文化批判、日出、創造社叢書等。◎未名叢書 北京未名社出版，魯迅主編，所收都爲現代國外名著的譯本。◎烏合叢書 出版者及主編人同上，專收創作，魯迅自作的吶喊與彷徨，都是叢書之一。

給大學生的一封信

陶知行

陶知行爲安徽人，當代著名教育家。他起初竭力提倡平民教育，連他的母親也讀識了他編的平民千字課。後來在南京曉莊辦鄉村師範，提倡教學做合一，頗著聲譽和成績。近來專門在編撰學生讀物。所著有古廟敲鐘錄、知行書信、齊夫自由談、中國教育改造問題等。

我最敬愛的同學：

人生爲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我現在願向諸位介紹一件大事。本來事業並無大小，大事小做，

大事變成小事；小事做大，則小事變成大事。小人居高位，如在廳裏掛畫像，掛得愈高，愈見其小。我們試把一部二十四史從頭數，便知道有多少人是把大事小做了。伯斯篤當初研究那人眼不見的微生物，便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等到癆病蟲發現以後，因他得救的人足足可以裝滿一個南京城。這是小事大做的效果。

我所要介紹給諸位的也是一件小事，不過諸位要將他大做起來，也就可以變成一件大事。請看三家村，五家店，當中辦了一個小學校，在這個小學校裏面當一個教員，初看起來是何等的一件小事，有許多人簡直當他爲一件不得已而爲之的職業。但是一個小學校，少則有一二十位學生，多則一二百。老百姓送他們進學校，便是不知不覺地把整個的家運交給小學教員。小學教員教得好，則這一二十，一二百家的小孩子可以成家立業。否則，變成敗家子，永遠沒有希望了。所以小而言之，一個小學生之好壞關係全村之興衰。國家設立小學是要造就國民以謀全民幸福。因此，全民族的命運都操在小學教員手裏。德國戰勝法蘭西，歸功於小學教師，這是人所知道的。中國之所以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帝國主義之宰割，追到根源，也要算教書先生爲罪魁，這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所以小學教師之好壞，簡直可以影響到國家的存亡和世運的治亂。我記得

一個土地廟前寫着一副對聯說：『廟小乾坤大，天高日月長。』小學校便有如此氣魄。

這都是說小學雖小，是應當小題大做的。但是爲何想到諸位頭上來說也很簡單。要想小學辦得好，先要造就好教師；要想造就好教師，先要造就辦師範學校，造就教師的教師。中國以農立國，住在鄉村的人民佔全人數百分之八十五，約計有三萬四千萬，鄉下學齡兒童以四年教育計算，約有三千四百萬。每位教師教四十小學生，全國便要一百萬小學教師，其中鄉村教師就要佔八十萬人。用九年的功夫訓練這些鄉村教師，便要二萬八千位鄉村師範指導員；用三年的功夫訓練他們，便要八萬五千位鄉村師範指導員。曉莊學校已經決定自本年秋季開始鄉村師範指導員之訓練。我們很希望抱着興味的大學生看清國家未來的需要，早日下鄉來和我們共同挑起這個擔子。曉莊學校對於諸位沒有多大貢獻，但在下例四件事情上，情願盡心竭力幫助大家進修：

(一)生活農民化 我們做鄉村工作的人，必先農民化，才能化農民。我們與農民共生活同甘苦，才能了解他們的困難，幫助他們解決。這是大學『親民』的道理，我們可以引導大家實行的。

(二)學術兒童化 鄉村師範的職務，是訓練小學教師；故他們的指導員和普通中學教師不

同，必須明白兒童生活才能勝任。諸位所學的高深學問，必須向兒童折腰。兒童是諸位的總指導，我們只是兒童的助手。

(三)團體行動紀律化 我們民族最大的病根，是數千年傳下來的無政府脾氣。那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農民，連團體裏都充滿了這種脾氣。要想剷除這個病根，非有嚴明的紀律，則一盤散沙的民族，斷難倖存。我們可以幫助大家，放棄個人的自由，以謀公共的幸福。

(四)建設工作下層化 種樹栽花，要下面可以安根，上面可以出頭，才有活的可能。人生如此，立國也如此。但有好些人只願向上出頭，忘了向下安根，所以枯死。我們應當明白最下層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這種工作，又須澈底去幹。一次，工人爲我們鑿井，沒有挖到泉下就中止了，臨行，要我寫字送他，我就送他八個字：『下層工作，務須澈底。』我們願意同大家一齊下井挖到活泉爲止。

我們中國已經墮入老八股和洋八股的深淵裏，抱着偽智識當寶貝的人，譬如在水裏向着反光跑，愈跑愈近死路。惟有放棄虛光，才是走向生路。諸位如願加入我們的團體，和我們共找生路，我們的誠懇請求是：『出空腦袋裏的偽智識。』我們又要報告我們並沒有什麼真智識奉送諸

位，真智識是要自得的。但必須出空偽智識，才有獲得真智識的可能。這是我們歡迎大家下鄉時所要特別說明的。

①二十四史 清高宗乾隆時所定的正史二十四種，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新唐書、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今人又加入新元史稱二十五史，或加宋史新編及元史新編稱二十六史。②伯斯篤 Pasteur，法國細菌學專家，十九世紀人。③微生物 即細菌，是一種微小的下等植物，如寄生動物體內，就成爲危險的疫病。④癆病蟲 傳染肺病的細菌。⑤大學 本爲禮記的一篇，宋人把牠和中庸從禮記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稱爲四子書。⑥八股 文體的一種，本名經義文，又稱制藝，明清二代考試士人都用牠。別于古文，亦名時文。

給吳立邦小朋友的信

陶知行

作者生平見前。

立邦小朋友：

接讀你的好信，如同吃甘蔗一樣，越吃越有味。

世上有十八歲的老翁，八十歲的青年，要想一世到老都有青年的精神，就須時常與青年人往來，所以我很願意和青年人通信，尤其歡喜和小孩子通信。平時得了小孩子一封信，如得奇寶；看過了即刻就寫回信；回了信就把他好好收藏起來。每逢疲倦的時候，又把他打開一讀，精神就立刻加增十倍。小朋友的信啊！你是我精神的泉源！

國家是大家的。愛國是個個人的本分。顧亭林先生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覺得凡是脚踏中國土地，嘴吃中國五穀，身穿中國衣服的，無論男女老少，都應當愛中國。不過各人所處地位不同，愛國的方法也不能盡同。小孩們用心讀書，用力體操，學做好人，就是愛國。今天多做一分學問，多養一分元氣，將來就能為國家多做一分事業，多盡一分責任。你說等到年紀大點也要服務社會，這是很好的志向。社會的範圍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點就是國家；再小就是一省，一縣，一村；再小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務社會，要『遠處着眼，近處着手』。學生在學習服務社會的時候，就可以從自己的家裏學起，做起。一面學，一面做；一面做，一面學。我們在家裏服務的事也很多，把不識字的家庭化為識字的家庭，就是這許多事當中的一種。府上既住在

學校左近，這就是你自己家裏試辦平民教育的機會。家庭裏的平民教育適用連環教學法，你可請教令親鳴岐先生。家裏辦好了，再推廣到左右隣居，這事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入手辦法。

你信上說到貴處的老太婆們如何頑固，如何不易開通。這也是自然的現象。我們在社會上做事，就要預備碰釘子。我在這幾個月當中，也碰了四五個釘子。碰釘子的時候有兩個法子解決：第一是硬起頭皮來碰，假使釘是鐵做的，我們的頭皮就要硬到鋼一樣，叫鐵釘一碰到鋼做頭皮上就灣了起來；第二是要把我們的熱心架起火來，把釘子燒化掉。我們只怕心不熱，不怕釘子利害，你看如何？

你說隆阜平民學校有個六十九歲的老太太也報名了。這是我們平民教育的大老了。陳鶴琴先生的老太太現在六十五歲，也讀千字課。安徽教育廳裏，夫役讀千字課的也有二位六十五歲的老翁，我親自教了他們兩課。晏陽初先生說他最老的學生是六十七歲。所以隆阜那位老太太是我們平民教育最老的學生。請你把他的姓名告訴我。我要叫天下人都曉得這件事，好叫那些年富力強的人都發奮起來。再請你代我向這位老太太表示敬意。從前中國有七十歲的老狀元，現在有七十歲的老學生，老識字國民，豈不是一件最可慶賀的事嗎？如果你能時常的去幫助這

位老太太學習，那就更加好了。你說徽州沒有好的男學校，所以暫在隆阜讀書。歙縣第三中學辦得不錯，教員皆是有學問有經驗的，明年可以試試看。

承你的好意，叫我回徽州來幫助大家提倡平民教育，這句話觸動了我無限的感慨。我已經離開家鄉十三年，恰好和你的年歲相等。每次讀淵明公的歸去來辭，就想回來走一趟，但是總沒有工夫。因為來往要一個月，我是個很忙的人，怎樣可以做的到呢？今年夏天，南京來了四個飛機，我就想借用一架飛回徽州，半天可以來往。管飛機的人說徽州平地少，不易下來，只好將來再談。現在休寧^五金猷謝慰儂先生製造一種淺水艇，如果辦得成功，從杭州到屯溪^六只要十八個鐘頭。我現在一面學游水，一面等金慰儂先生的計劃成功。我想我不久總要回來看看我的親戚朋友，特別要看的是小朋友。不過小朋友們看見我怕要像下面兩句詩所說的景況：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現在已經夜深了，後來再談。敬祝康健。

十三，一五，在聯和船上寫的。

①顧亭林 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周遊四方，隨處成立家業。欲恢復明室，未及如願而沒。著有日知錄、亭林詩文集等。

②隆阜 鎮名，在安徽休寧縣東南二十五里東港水濱。

③陳鶴琴 當代教育大家，著有家庭教育等書。

④淵明 晉詩人陶潛的字。他做彭澤令時，因不願向郡督郵折腰，即辭職歸去，作歸去來辭以見志。

⑤休寧 安徽的縣名。

⑥屯溪 鎮名，在安徽休寧縣東南三十五里。

⑦兒童相見…… 唐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中句。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留學生，初習農學，因性情不合，遂改習哲學與文學。他有感于中國文學的缺點太多，遂立志改革，倡八不主義。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二文發表後，文學革命的聲浪頓時振盪全國。一九一七年，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明年，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文學運動遂漸告成功。後來又主編努力週報、新月刊等，做了許多政治論文。著述有胡適文存、一二三三集、嘗試集、白話文學史、戴東原的哲學、淮南王書、詞選等。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書，當時匆匆未及即時作答，現聞成都報紙因先生的女兒辟疆女士的事竟攻擊先生，我覺的此時不能不寫幾句話來勸慰先生。春間辟疆因留學的事來見我，我覺得他少年有志，冒險遠來，膽識都不愧爲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臨行時，我給他幾封介紹信，都很帶有期望他的意思。後來忽然聽見他和潘力山君結婚之事，我心裏着實失望。我所以失望，倒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那另是一個問題——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氣不會做到分毫，便甘心做一個人的妻子；將來家庭的擔負，兒女的牽掛，都可以菲送他的前途。後來任叔永回國，告訴我他過卜克利見辟疆時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婦了……

先生對於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間紛紛的議論，定已使先生心裏不快。先生二十年來日與惡社會宣戰，惡社會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必不可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鄉間有人出來毀寺觀廟宇，改爲學堂；過了幾年，那人得暴病死了，鄉人都拍手稱快，大家造出謠言，說那人是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罰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兒女的將來，正如我們不能預料我們的房子不被「天火」燒，我們的靈魂不被菩薩「捉去地獄裏受罪」。

況且我們既主張使兒女自由自動，我們便不能妄想一生過老太爺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以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因噎廢食』一句套語，此時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時或發現於我們自己的家庭，但我們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對於自由起懷疑的心。我們還要因此更希望人類能從這種流弊裏學得自由的真意義，從此得着更純粹的自由。

從前英國的高德溫（Godwin）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自由戀愛，後來他的女兒愛了詩人薛萊（Shelley），跟他跑了。社會的守舊黨遂借此攻擊他老人家，但高德溫的價值並不因此減損。當時那班借刀報復的人，誰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奮鬥精神的。年來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爲我們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書給先生，固是我從前不曾料到的，但此時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對不起先生了。

- 成都 四川的省會。又陵名處，四川人，反對孔教甚烈，著有吃人與禮教等文，故當時報紙藉端攻擊。
- 任叔永 名鴻雋，四川人，當代科學家。
- 高德溫（一七五六——一八三六）英國無政府主義者。

◎薛萊（一七九二——一八二二）英國詩人。初與一珈琲店侍女結婚，爲父所逐，流浪各地。一八一四年，與高德溫女瑪利（Mary）相戀。遂一同逃往新大陸。前妻投水死，始在日內瓦結婚。後來在遊羅馬的歸途中，遇暴風雨溺死在斯北齊亞灣。所作富于熱情與理想，以雲雀歌、寄西風等最著名。

給張慰慈

胡適

作者生平見前。

慰慈：

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爲過當。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會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託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求之中國史上，只有王莽與王安石做過兩次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試驗；王莽的那一次尤可佩服。他們的失敗應該

使我們了解蘇俄的試驗的價值。

去年許多朋友要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爲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至於這個大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

總之，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的『武斷』也是不好的……

適之。

○蘇俄 蘇維埃俄羅斯的簡稱。 ①實驗主義 Pragmatism, 是主張一切真理是否正確, 完全以

其實際上的效果為斷的一種主義。 ②烏托邦 Utopian 的譯音, 意譯為理想國, 和中國的『樂土』

『世外桃源』的意思差不多。 ③王莽 字巨君, 東平陵人, 漢代政治大家。初執漢政, 稱假皇帝。後篡漢自

立, 國號新, 行公田制度, 改革幣制, 頗有社會主義意味。但不久便失敗。參看胡適文存中王莽一文。 ④王

安石 字介甫, 臨川人, 宋代政治大家, 神宗很相信他, 任為宰相, 大興青苗, 水利, 均輸, 保甲, 免役, 市易, 保馬,

方田諸新社會經濟政策, 以用人不當, 未能實現。後罷官居金陵。他也工詩文, 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著有臨

川全集。

給許廣平

周樹人

作者生平見前。

廣平兄：

今天收到來信, 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 姑且寫下去看——

學風如何，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只要辦事人員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出了校門，和社會相接觸，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墮落，無非略有遲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也須意外地喫驚受苦，而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略同。

學校的情形，也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彷彿較好者，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現在可多了，競爭也猛烈了，于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不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裏特別清高的。

所以，學校之不甚高明，其實由來已久，加以金錢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于運用金錢誘惑法術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這現象。聽說現在是中學校也有這樣的了。聞有例外，大約即因年齡太小，還未感到經濟困難或化費的必要之故罷。至于傳入女校，當是近來的事，

大概其起因，當在女性已經自覺到經濟獨立的必要，而藉以獲得這獨立的方法，則不外兩途，一是力爭，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費力，于是就墮入後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復昏睡了。可是這情形不獨女界爲然，男界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還有豪奪而已。

我其實那里會『立地成佛』，許多煙捲，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淵，自己有自己的負責，領着別人又怎麼好呢？我之怕上講臺講空話者就爲此。記得有一種小說裏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下女人，向牧師瀝訴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着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後定當賞福的。』其實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後』麼。我所知道的話就全是這樣，我不相信，但自己也並無更好的解釋。章錫琛先生的答話是一定要模胡的，聽說他自己在書鋪子裏做夥計，就時常叫苦連天。

我想，苦痛是總與人生聯帶的，但也有離開的時候，就是當熟睡之際。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

之量如故，只是聊勝于無糖，但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住在那里，這一節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許多話，仍等于章錫琛，我再說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以供參考罷——

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喫。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喫了，但也不妨也咬牠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二，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鎗。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

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但臨末也還是歸結到「沒有法子」這真是沒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辦法說完了，就不過如此，而且近於遊戲，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人生或者正軌罷，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寫了出來，未必於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寫出這些罷了。

魯迅 三月十一日

◎極樂世界 佛教的理想世界，和耶教的天國，社會思想家的烏托邦，中國詩人的樂土同意。◎牧師

耶教的傳教師。◎章錫琛 現代著作家，曾為商務印書館主編婦女雜誌多年。後以意見不合，自開

開明書店，編新女性，風行全國。◎玩世不恭 輕視世間一切而拿恭敬的態度相對待。◎墨翟

周代大思想家，著墨子。因悲世人常為邪說所惑，故見岐路而慟哭。◎阮籍 魏代大詩人，竹林七賢之

一，著有阮步兵集。◎歐戰 指一九一四年發動的世界大戰。

給徐蔚南

劉大白

劉大白筆名漢胄，浙江紹興人。歷任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浙江教育廳祕書，浙江大學祕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政務次長。上海一二八之役，他正患重的肺病，死於杭州。他本是一位舊詩人，白話詩風行後，他亦努力的創作。著有舊夢、郵吻（以上爲詩集）舊詩新話、白屋文話、白屋聯話、白屋書信、五世紀中國歷年表、中國文學史、文字學概論等。

蔚南：

三信都到。當快信收到的時候，我知道你有點神經病——幼稚的神經病——發了，而且我也很忙，所以沒有回你信。

常常有人說，眼光要放得遠；不錯，眼光不遠是不行的。但是眼光放得太遠了，眼前的實際問題反而看不見了。所以我主張望遠鏡和顯微鏡是應該兼備的。

處理起實際問題來，沒有不困難的，即使是最小最小的。凡人做事，一定要從處理最小最小的困難的實際問題中磨鍊出來。不會處理實際問題，即使說得天花亂墜，都是高調，都是空談。

勇氣是要有的，但是徒勇無益。感情是輪船上煤力所生的火，沒有火，輪船不會動。但是理知是羅盤針。沒有羅盤針難免觸礁。人海中的礁石，隨處都是。生命的輪船開動時，片刻離不得火，也片

刻離不得羅盤針。

青年是犯著幼稚病，老者是犯著遲暮病。前者容易惡化，後者容易腐化。從幼稚和遲暮的中間，找條路走，就離不了安全火柴。

「人固不易知，知人正自不易。」我對於可稱得朋友的幾個人，我都把他們分析綜合，細細讀過。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但總不至於離經。回轉頭來，對於自己，也是這樣。因為知道自己，也正不比知道別人容易。並且，不能知道自己，別人也無從知道起。我對於自己，好處壞處長處短處，胸中都有一個分寸；對於朋友，也是這樣。

我所知道的人，本來不多；知道我的人，也實在太少。我頗想把我對於自己所知道的，寫出一篇自敘傳；但是沒有工夫。總之，我可以告訴你，我本是一個很羅曼的人。所以成功現在這樣的，我是家庭社會以及學問事業錘鍊成功的。

十七年七月五日

⊖惡化 人的品性呈墮落的狀態。

⊖腐化 人的品性呈衰頹的狀態。

⊖離經 經常離經，脫離常

軌。⊖羅曼 即浪漫，Romance 的諧音，有放誕不羈的意思。

給劉半農

章衣萍

章衣萍爲安徽績溪人。中學畢業後，到北平去想進北京大學，但沒有如願。他住在北平，一面替人家做書記以維生活，一面到北大去偷聽些關於文學的功課。後來魯迅等組織語絲社，編輯語絲，他也被推爲主編人之一。情書一束出版後，他立即處於劇烈的攻擊與贊譽之中，但他的文學家的身分遂自此確立。歷任各中大學教授，現任國立暨南大學祕書兼教授。著作除情書一束外，有青年集、古廟集、櫻花集、種樹集、深誓、友情、窗下隨筆、枕上隨筆、倚枕日記、衣萍書信、看月樓詩詞等。

半農先生：

先生榮任副刊編輯，小弟不來道賀，却來呼冤，真是喪心病狂。但是這個年頭，唉，這個年頭，誰的心頭沒有幾分冤枉？別的我不說，也不敢說。因爲先生辦副刊，而又不我遺棄的向我要稿子，爲了投稿的問題，眼見不平已久，牢騷積到萬分，姑且借光貴刊，一吐爲快。登載與否，悉聽尊便；倘有錯字，務望改正。

我想社會上的刊物，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不歡迎投稿的，如語絲週刊，乃是同人雜誌。一種是歡迎投稿的，日報副刊，普通雜誌，肯出金錢買稿的，乃是公開的刊物。關於同人雜誌，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為是同人的發表演論機關，『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來的文章只好請你等一等。我現在要說的，那是普通刊物，歡迎投稿的。

我是足跡沒有出過國門的，別國的情形我不知道，單就中國而說，我覺得普通掛着『歡迎投稿』的招牌的雜誌或副刊，可依編輯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稱之曰『元老投稿者』，這些投稿者在社會上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無論東西是好是壞，是鳳毛是狗屁，但在文壇上總有了一個位置。他們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載，題目是大號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欄。第二等可稱之曰『親屬投稿者』，這裏面包括的是編輯者的叔叔或伯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愛人，他們或她們是與編輯者有切膚的關係的，他們或她們的稿子當然也不會擱下，理當提前登載，以示親熱。第三等可稱之曰『投機投稿者』——這個名詞似乎不通，一時想不出好名詞來，姑且用了再說。——他們或她們是懂得編輯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紅信封或綠信封，而且稿紙上也不妨洒幾滴香水，或者是信封

裏還夾着一兩朵鮮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麼女子大學和女子師範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個鮮麗嫵娜的別號（Fen name）。於是編輯先生，軟坐沙發椅上，掀鬚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節所說，全有實事可以證明，先生若不見信，不妨打個十萬火急的專電給孫伏老問個明白，小弟是從來不會說謊的。）第四等是『無名投稿者』，『無名』却並不是沒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社會上尚無人知，故稱之曰『無名』。此輩投稿者大都是普遍學生，窮困青年，他們創作心熱，發表心健，稿子揮筆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現在要呼冤的，就是爲了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會上的虐待，不是活該麼？[？]普遍編輯者對於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爲兩種：一種是『南方的鄭振鐸式』，一種是『北方的孫伏園式』——對不起，現在姑且請他兩個做了代表；雖然伏老現在是無『副』可『刊』，逃之夭夭了。鄭振鐸式的辦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來堆起來，捆起來捆起來，在上面批上『不用』兩個大字，於是一切都完了。孫伏園式的辦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總得看一遍，遇着以爲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兩個紅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兩個紅字。可惜伏老究竟是上

了年紀的人了，所以記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又擱了去，也許一擱永無消息。於是伏老在京當了幾年副刊記者，弄得怨聲載道，蜚語叢生。

先生，你現在是榮任副刊記者了。你的副刊當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將來對於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當採取何種辦法？還是採取鄭振鐸式的辦法呢？還是採取孫伏園式的辦法呢？我想，現在正是學者們提倡『節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遠不做。否則，鄭振鐸式的辦法，可以算是『溺嬰』，倒也是免得謬種流傳的一個好辦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許旁人說短長！中國雖然廣大，然而當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經文豪們互相選出了麼？爲了中國文壇前途，最好是把一班無名的創作家全壓下去。哈哈，我本來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寫到末了，自己也變成一個鄭振鐸式的信徒，因爲我知道藝術應該是『貴族的』，文學應該是『天才的』，作品應該是『水平線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麼東西！做文章哼！你也配！

弟衣萍拜上 十六，六，二十九，早。

○同人 在一起做事的人。○孫伏老 指孫伏園，浙江人，會編北京晨報副刊多年，著有伏園遊記等。

○鄭振鐸

福建人，會主編小說月刊多年，著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等，現爲文學及世界文庫主編。

④ 贅語 贅，同飛；贅語，無根之談，同流言。 ⑤ 節育 本指節制生育，(Birth Control) 這裏假作節制作品的生產的意思。

復衣萍

劉復

劉復字半農，江蘇江陰人。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博士。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世界日報副刊編輯。他是一位語言學專家，著有四聲實驗錄，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國文法通論等。其他著作，有詩集揚鞭集，瓦釜集及翻譯多種。

衣萍先生：

編輯先生壓積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實在却是一件大事，因為無名作者的作品中，也著實可以有得極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極壞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結果一定要埋沒了不少的人才。我現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論有名無名，無不趕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郵票的，無不立時退還。最難的乃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暫時存一存，等到稿子缺乏時湊數。但無論如何，若是等了三四個禮拜而還沒有安插的機會，也就只得退還。我也

是個懶人，但有了你的警告，總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於看不起無名作者，那是劉復斷斷不敢；試看『小飯店裏』那篇小說，也是個尚未知名作者寄來的，我給他在第一號裏就登了出來了。

弟劉復。

給不平

康白情

康白情字洪章，四川人。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期，正值五四運動前後，他就是這次運動中的一個努力分子。畢業後，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他是一個詩人，當時的新潮和少年中國等刊物上時常披露他的新詩和關於新詩的論述，後來彙編爲草兒行世。草兒三版時，又把牠分譯兒在前集和河上集兩部。他從美國回來後，似已和文壇完全脫離了關係。

大概四川人有先天的消極性。他們所尚的是靜，是自了，是名士派，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消極的自殺；其所怕的是動，是做事，是負責任，是不斷的創造，而其所最怕的是被人家指爲『出風頭』。實際，『出風頭』和負責任，是二名而一事，一事而二名。愈怕『出風頭』愈不敢負責任，

愈不負責任愈不能『出風頭。』

所以四川人做事和別處的比較，從好處看是謙讓的；從壞處看是旁觀的，而從根本上看實在是沒有本事。由先天的本能薄弱和後天的缺乏修養，融而為沒有本事。本能出於遺傳，非人力所能為功；而修養依乎教育，卻全看人力怎麼樣為轉移。

四川本是個靜的社會。不動的人，不但自己不動，並且不樂意人家底動，並且要抑制人家底動。社會上照例不願意子弟好動，那麼，學生底運動，當然不能得他們底信仰，或且不能博他們底同情。學生秉着不好動的天性，又慣受這靜的社會底裁制，當然做事底本事無從磨礪，但一做事就亂來。壞學生為虛榮心所衝動，好學生受習慣經典底束縛，一做事，一不做事，其沒有本事許是一樣的；不然，人有本事，誰不願做事？做事誰不願做好呢？所以他們做事底失敗，絕不是他們底罪，也不是死教育家底罪，也不是社會底罪；因為他們同具有先天的消極性。

那麼這是誰底罪呢？我以為罪在少數先覺的天才也受歷史和環境底拘束。我在理想上不願意社會終為少數底社會，但在事實上卻不能不承認一代底風氣要受當代少數天才底移化。尋常的死教育家，我們只認他們為『衆人』，自不必責；獨怪有些素稱先覺的天才的，入世不久，也

就親自甘受社會底賂誘或和誘，和他們一氣了，——這才真是進化底大障礙呵！

我看四川是個沒有戰鬪力底社會；誰能積極的奮鬪，誰就可以征服他，甚而至於中國，甚而至於世界。

我們只要不甘爲『衆人』，四川總有『再生』之望。革去先天的消極性，就要先從我們自己起；想到了就說，說出來就做；大想，大說，大做，奔放自如，如入無人之境！

文化底傳播，最怕的是沒有抵抗力；因爲沒有抵抗力底抵抗，抵抗力最大。卽如白話文，反對的遇着老林紆，採用的也經過長時間的審量，然後才樹立穩固的基礎，如果反對的不動聲色，採用的竟是傳檄而定，那只能當是一種流行的感冒，病菌一繁殖過就滅了。

四川底社會，戰鬪力雖薄弱，而抵抗力卻有。要是他的感受力竟能敵時髦的上海，那才可以根本的悲觀呢！多挖幾鋤，多收穫幾顆。有的是能力，耗用由他耗用。

我常聽見反對我底聲浪，我就說，『我底愛力到了！』如今聽說四川已起了反對新文化底聲浪，我不禁喜着說，『四川快就要天亮了……』

①述而不作…… 一語出論語。 ②衆人 平常的人，一般的人。 ③林紓 字琴南，福建閩侯人，桐城派古文家。當白話文運動開始時，他是反對派中最激烈的一人。 ④傳檄而定 檄爲聲討罪狀的通告；傳檄而定，言通告一到就服從，不須再用武力。此以喻白話文一經提倡即附和，毫不加以考慮。 ⑤感冒 病名，往往起于受了風寒之後。

與友人論懷鄉書

周作人

作者生平見前。

廢然兄：

蕭君文章裏的當然只是理想化的江南。凡懷鄉懷國以及懷古，所懷者都無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講事實一樣沒有什麼可愛。在什麼書中（戀愛與心理分析？）見過這樣一節話，有某甲妻甚凶悍，在她死後某甲懷念幾成疾，對人輒稱道她的賢惠，因為他忘記了生前的妻的凶悍，只記住一點點好處，逐漸放大以至佔據了心的全部。我們對於不在面前的事物，不勝戀慕的時候，往往不免如此，似乎是不能深怪的。但這自然不能憑信爲事實。

在我個人或者與大家稍有不同。照事實講來，浙東是我的第一故鄉，浙西是第二故鄉，南京第三，東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並不一定愛浙江。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爲愉快，可以住居，除了那春夏的風塵稍爲可厭。以上五處之中常常令我懷念的倒是日本的東京以及九州關西一帶的地方，因爲在外國與現實社會較爲隔離，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還有別的原因。現在若中國則自然之美輒爲人事之醜惡所打破，至於連幻想也不易構成，所以在史跡上很負盛名的於越，在我的心中只聯想到毛笄，楊梅以及老酒，覺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澆薄，天氣之潮濕，苦熱等等，引起不快的追憶。我生長於海邊的水鄉，現在雖不能說對於水完全沒有情愫，但也並不怎麼戀慕，去對著什利海的池塘發怔，紹興的應天塔，南京的北極閣，都是我極熟的舊地，但回想起來也不能令我如何感動，反不如東京淺草的十二階更有一種親密之感——前年大地震時倒坍了，很是可惜，猶如聽到老朋友家失火的消息，雷峯塔的倒掉只覺得失了一件古物。我這種的感想，或者也不大合理亦未可知，不過各人有獨自經驗，感情往往受其影響而生變化，實在是沒法的事情。

在事實方面，你所說的努力用人力發展自然與人生之美，使牠成爲可愛的世界，是很對也是

很要緊的。我們從理性上說應愛國，只是因為不把本國弄好我們個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這
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並非真是從感情上來的離了利害關係的愛。要使我们真心地愛這國或
鄉，須得先把牠弄成可愛的東西纔行。這一節所說的問題或者很有辯論的餘地，（在現今愛國
教盛行的時候，）我也不預備來攻打這個擂台，只是見了來信所說，姑且附述已見，表示贊同之
意而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①浙東 指浙江錢塘江以東各地，唐時爲浙江東道，宋爲浙江東路，故名。 ②浙西 指浙江錢塘江以
西各地，唐時爲浙江西道，宋爲浙江西路，故名。 ③東京 日本的國都。 ④九州 日本四大島之一，在
本州島的西南部。 ⑤關西 泛指日本西部四國、九州一帶地方。 ⑥於越 浙江的古名。 ⑦什剎海
在北平北城。 ⑧北極閣 在南京北城雞鳴山上，現爲中央氣象臺的辦公處。 ⑨雷峯塔 在西湖
南岸淨慈寺前，已於民國十三年傾圮。

答李石岑

吳敬恆

吳敬恒字稚暉，江蘇無錫人。他是國民黨的元老，現任中央監察委員。他是位反對文學提倡科學的人，所作以滂薄而談諧的文格有名于時。上下古今談是他寫的科學小說，其他有吳稚暉學術論著、吳稚暉近著等。

石岑先生：

我未識先生以前，已在此處彼處，讀了先生許多閎論，年來更看見了不少的大作，終是樹蔭極堅卓，却平允不肯沒人一毫之善，所以欽服先生為真理求真理，知先生為學，亦為學問求學問。這種為學態度，似乎我們東方人向來欠缺。想起來，英美學者亦少此風。因此，從前李石曾先生每欲以法人為學的態度，介紹於國人。現在先生說他尚帶些生活色彩，不若德人對學問是學問，尤其看得認真；拿先生的話，從戰後觀察，德人已把從前被軍閥罩着的一層黑幕揭了去，顯出他赤裸的真相，才證明先生所說的萬確。宜乎他的成就，自然比世界為高。就用功利的意見去批評，前年我同褚民誼先生同車赴德，雖號稱戰後荒殘境界，固與十年前所見大異，然一草一木，還都表顯了學問整理的精神。褚君與我不約而同的相視慨嘆。戲相謂曰，叫法英美戰勝了德國，無異助瘍三推仆了流氓。褚君並說，人類智識程度如此，為之奈何。我曰，推仆定不可少。別為一義軍國去。

義的完全告終，幸有此一仆。且異日真共產主義實現，必爲今日失敗的馬格斯之鄉親。倘欲再進而求大同的無政府，能舉其實者，必爲努力學問，過於今日德人之一種人類也。此次先生對於爲學問求學問的曲折，詳晰誨示，弟惟有一讀一心折。不惟我等毫荒不學的，受了宏益；尤其是此後英年國秀，有了南鍼。我國代表學者的孔子，便是一個政論家，帶了功利的色彩不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在他雖然別有用意，然「學也祿在其中矣」後之時王卽用爵祿爲激揚學問之具。自射策獻賦，至固定而爲八股制義，二千年久視學問爲敲門磚。此種空氣，依然瀰漫於今日海內外支那入校學侶之間。若復助之以功利學問之儀，其結果有如先生所謂冒牌出品等之種種，皆爲必至之流弊。先生藥之以詳示之諸說，誠苦海一航。先生齒及弟近來的警詞，以「無所爲而爲」見慰，自然非所敢任。先生誘掖之，俾有所慎重，甚爲拜嘉，因此弟亦敢以雙管不能齊下之苦衷，趁着機會，一加表白。弟既不學，所以偶有所涉筆，無非感受了許多外動，引出了一個盲目的反應。論起實在來，剛剛是有所爲而爲。先生乃獎勵他是「無所爲」，這怎敢不「不打自承」呢？我說，人的向前要求，同向後要求，與個人的身體，亦有一些兒比例。兄弟的身體，素來比較頑劣；因此，自覺向後的話，終值不得說。閉了眼睛想起來，凡喜歡說向後話

的朋友，似乎十有六七，都是止有一個很貴弱的身體，這就是東方『病夫文化』的特點。年來我忽然覺得求生活了當的人，太多而且太認真。生活那裏來什麼了當？了當便是向後要求；所以厭世同自殺的人，亦是不少。向後便到了一團；云一便是絕對；一則誰復從旁感其有無，自感亦復向誰說之，謂之爲無亦可。既一團矣，無復云人；既已無人，復何有生。所以講人生觀的生活朋友，那裏配去管他。便是抱了宇宙觀，亦且并無宇宙，連真如正覺，說得多少湛明，還是多事。倒不如用漆黑一團，記實方便稱之。這種意思，還是我在認真生活上，算是給他一個易簡生活的反應。這還是爲着生活而動筆，與梁漱溟先生的動機一樣；所以先生稱他爲『無所爲』，是第一可愧。年來又覺得吾人對於生活，不是太認真，便是太不認真。不認真便是不肯向前，名爲持中，亦是向後不了，姑且苟延殘喘。因此，高等的持中，是樂天知命。中等的持中，是做日和尙撞一日鐘。下等的苟延殘喘，受着樂天知命的暗示的，是一切命定，一切委託於鬼神，祈求再世的善生活；承了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的流弊的，是認定世界將要末日，這些物質上的肉慾，似乎像惟有他落得了便宜。這坐於不曉得向後是一團，不甘願一團，便成萬有。萬有又萬有，止是向前，無中立的餘地。斟酌盡善了，『自以爲』改良復改良，乃贊成有人生觀人的本分。這種意思，我又對於不認真生活的，算是給他一

個生活要努力的反應。這全是淑世的膚淺話頭，免不了好像做了脫爾斯泰先生們門下的走卒。這賴不了有些功用的熱望。先生乃獎他是「無所爲」，是又一可愧。做了生活向前的夢，便想到整理萬有，用一種最易簡的工具，便是科學。說到了科學，就又免不了屢入支那孱弱的小問題，連類及於機關鎗。所以表面上別人自然以爲我把機關鎗代表了科學，且以科學包辦一切。我也來不及說到承認不承認，只好混亂的對付。這種談話，不要說對於爲學問而學問，離開萬里；而且也不免糟塌了科學。所以近來我那許多泥中鬥獸的話頭，簡直是啞疤吃了黃連，洩洩寡氣罷了。先生還勉勵他「無所爲」，那可更愧了。但這都是所謂握了一枝管，在一方面說話。現在可以又用一枝管，在另一方面，代我自己表白。則我亦能曉得在學問自己本身，自然如先生之獎言，皆「無所爲」。科學也就不消說得，同是無所爲之學。彼豈是專爲解決什麼物質文明？（物質文明，乃從拆穿了西洋景，什麼金石雷電水火，皆能容易應用，自然生出來的現象。）故弟於「科玄之戰」，似像偏袒科學，因其「若有所爲」之烈情太熾，已如上所自糾。至就無所爲一方面立論，弟對張君勸先生所云人生不能以科學解決，還是始終不能同意。又若科學不能解決之人生，即歸在玄學區域，張先生若果有此意，那就非但對不起科學，而且對不起玄學。弟竊以爲文藝信仰之學，發揮情

感，有不拘一切論理，向前邁往之概，此正如張先生所云不拘論理之學。於是玄哲之士替同其審美之情，又審考其有否假設之理，便是斟酌了情理，真正做個向前進一步之要求。所用之假設，卽出於論理，此正玄學哲學之特色。何能以玄學解決人生，可外論理？照上面的鄙意，再簡括說來：就是說，文藝信仰之學，用大胆的情感，什麼都造起空中樓閣。玄哲學之用着論理，慢慢將一座一座的空中樓閣，能升天入地，去求得假設。於是把假設了，得到反應至信的一部分，叫他獨立了，別起一個名目，叫做科學。這三種把戲，宇宙一日不完，使你手交到我手，更迭的，無窮的，一同向前演進。必要宇宙末日，一同隨了宇宙涅槃；誰也不能包辦了誰。從前『至信反應的假設』甚少時，別無科學的名目，什麼天文圖算燒丹鍊汞，都叫做哲學；便證明玄學是尙未論定之科學，科學是已論定之玄學。人生觀自然是有機的，未結晶的一物，正是有些將藉情感學創進，有些將藉玄哲學假設，有些可讓科學塙定。創進是不已，假設是不已。塙定亦是不已。必到人類末日，方留一部分殞石，全歸科學研究。所以張先生若說人生觀有九端，尙未成爲科學，則可。若說永非科學所能解決，則不可。又若說人生觀九端解決，必又有九端，又爲科學暫時所不能解決，則可。若說那個九端，真非科學所能解決，則又不可。情感學玄哲學的向前愈進，卽科學之區域愈大；進不已，大亦無窮。然不能

因科學區域大至無窮，遂疑其將包辦一切。須知一切是無始無終無外無內，科學永爲所包，不會反包了他。所以科學包辦的好夢，甲方不必做；科學包辦的恐慌，乙方亦不必起也。然科學猶未能包辦之人生，在情感學家，自然不願拘於論理，使人生淪於枯寂，彼所以助科學者，別有相反相成之理由。若在玄哲學家，正宜就未解決之人生，用論理多方假設，爲科學解決之預備。如何玄學家可曰：人生觀無論理可言，是失玄學之職矣。此弟之所以曉曉，似止就學問解決究竟，或近似「無所爲也。」至弟之迷信物質文明，在又一方面言，亦止爲一種之「好奇。」先生言「牛頓看見蘋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但他決沒預想到今日物理學上的應用。」牛氏卽英美學者，英美功利之色彩誠濃，但無論什麼一種的洋兔子，他的好奇之心，似乎終比別個種類發達，蘋果落下，正所謂「吹縷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他偏不相信落下是個當然或偶然，必要求個解說。而引力之理遂出。充類至於至無聊之物質文明，他偏不相信風力馬力，沒有能代他的汽力，於是汽機出。他又不相信車子必要牛馬才能拉了走，於是火車頭，電線街車，摩托車等皆出。他又不相信天空止有鳥能飛，海底止有魚能游，於是飛行機潛航艇又出，推之何以圖畫止可用刀筆，於是照相術出。彈子何以止能發射一粒，於是機關鎗又出。都有一種盲目好奇的氣概；決不是哭哭啼啼，像吳稚

暉因爲看見上海公園有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之告白，才想到機關鎗也。好奇雖非直接的『無所爲』，或直接的『爲學問而求學問』，而亦庶幾近之。弟故常戲慰學界同人曰，吾鄉有先德，留遺一名言曰，『緩事急做，急事緩做』。在處事上實有無窮意味。今對爲學，可襲其語調，則曰，『壞事好做，好事壞做』。何謂壞事好做？即對於嫖賭喫着等事，必當有無窮顧慮，凡可以自好之處，努力得一分是一分。何謂好事壞做？凡喜歡嫖賭喫着的人，可以父母妻子的孝養，一切不顧。楊梅結毒，戕賊其身，亦復不顧。甚至於高等學者，樂於捐棄寶貴之光陰，沈浸於極可笑之麻將戲，夜以繼日。然到了從事學問，便家貧親老，也時時在心了。何日可以畢業，何科最爲便宜。這部書太厚，不如揀薄些容易看完。寫一部書要一兩年，我決不幹。得不到名譽利益的，我又不幹。最好不要考試，便得文憑。上英國要六年畢業，不如上美國止要四年。但用錢又太多，因而上法國也好。種種算賬工夫，都合理的使用了出來，倘這個時候，能師法嫖賭喫着之人，拿些盲目的氣慨出來，日以繼夜，讀我的好書，你宇宙混沌着，我亦不管，似乎這種壞做，也算不得十分罪惡。譬如九十歲還要娶一個小老婆。所以美國朱家角有位七十九歲的太太，親戚都死盡了，沒有什麼消遣，便上大學去上班。把學問看做終身的伴侶，還不是迷魂大樂麼？我這種論調，也許可以報答先生『無所爲』的獎言的。

幾分。就先生敲門磚之太息，倘好事壞做的人，略多一點，就兄弟也不感憤於我國的海內外學者，專學洋八股了。承先生錫以名論，多方獎策，故亦拉雜布臆，以明區區本懷，藉引一粲，並叩道安。

吳敬恆 十三，二，十二。

①馬格斯 *Karl Marx* (1818—1883) 德國思想家，共產主義的創始者，所以共產主義亦稱馬格斯主義。②誦詩三百六句 見論語子路篇。③學也祿在其中矣 見論語衛靈公篇。④八股制義 科舉時代考試用的一種文體，專就經書立題而加以發揮，且有一定的格式，亦名經義文。⑤梁漱溟 山東人，現代中國思想家，鄉村教育運動實行家，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漱溟卅前文錄等。⑥脫爾斯泰 亦譯托爾斯泰，(Tolstoy, Les 1828—1910) 俄國大文學家，人道主義思想家，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自敘傳等。⑦張君勱 現代中國思想家。⑧涅槃 佛敎語，謂永離諸趣，入於不生不滅之門也。亦稱圓寂。此處但作絕滅之義。⑨牛頓 亦譯奈端，(Newton 1642—1727) 英國數學家及物理學家，其所發明之學術，爲微分法及引力之原理等。⑩吹竊一池春水二句 馮延巳謁金門詞：「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延巳爲五代人，仕南唐，元宗嘗戲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千卿甚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大悅。元宗卽南唐中主也。⑪朱家角 卽芝加哥，(Chicago) 爲美國第二大都。中國亦有朱家角，爲江蘇青浦縣之名鎮。此以諧音借用。

第三編

抒情與述懷

給楊沒累

朱謙之

朱謙之爲福建閩侯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時，與郭夢良等組織奮鬥社，編輯奮鬥旬刊，宣傳無政府主義，曾一度被捕入獄。他是一位虛無主義者，是位哲學的詩人，著有周易哲學、無元哲學、革命哲學、大同主義等。一九二三年，與女文學家楊沒累戀愛後，竭力發揮他的所謂『真情之流』，產生了他們的情書集荷心沒累死後，他遂隱居不出。關於他的一生，有回憶一書，記載頗詳。

我親愛的沒累：

母親的話，我看了很深切的感動，她這樣真心愛我，我不敢不把她說的常常記在心頭，並且我也是初次承受這種『慈母的愛』啊！你寄來那個小孩相片，口裏抹着胭脂，我就想那是嫩小的，可愛的，天真爛漫的十餘年前的沒累了，是不是？

我很痛恨自己現在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本來活潑的『赤子之心』也漸漸有了污染了！你那個相片，惻怛慈愛的一點天真，盎然於面，我看來真是慚愧！我不知怎樣纔得復我小孩樣子，纔好

和你一起頑哩！本來天地間只是一個『真情之流』，從這裏融結方成人，所以小孩生來便會愛敬。如你現在對於母親的『愛』，對於愛人的『愛』，形色天性，渾然平鋪，無時不是『赤子之心』，便無處不是『赤子之心』。在你氣質淳厚清明，所以沒有什麼更變，在我因受了氣稟和物欲夾雜，所以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了！

我願望，唯一的願望，就是向着本性自然性的方面走，而求活潑的，天真的，自由的，新鮮的『赤子之心』，快些實現，而實現的方法，又只是『無欲』，能夠養到凍解冰釋處，便自然沒有嗜欲，我又是一個小孩子了！

你愛的終身伴侶情牽。 八月七日

○赤子 始生的孩子。 ○惻怛 悲愛的意思。 ○盎然 豐滿的樣子。 ○氣稟 生來的氣質。

給朱謙之

楊沒累

楊沒累爲湖南長沙人。上海南洋女子師範畢業後，跟父母住在廣東。那時她講獨身主義很熱烈，且主張人類絕滅。後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與虛無主義者朱謙之狂熱的戀愛，進而結

爲伴侶，他們又同到過廈門大學最後，卜居西湖門對詩人林和靖的故居。她遂于此時專心研究中國樂律學史，多所撰作。但因此積勞成肺疾，一九二八年，死於肺病療養院，年僅三十一歲。葬于烟霞洞無政府主義者師復墓旁。所作有沒累文存，在她死後出版。

謙之我最親愛的：

你愛我的心，我若不是深信不疑了，再不會對你寫那樣汪洋甜密的信，這是我的剛強高傲的最大毛病，不知道爲什麼我所有的一切剛性傲性通被你的真情之流軟化了。謙之！我是何等明心見性的愛你！我前信不是說：『我們是一雙相依爲命，你我難分之更生之鳥罷？』這分明是承認做你的終身伴侶了！我們的性情，我們的年齡都極相當了。何況彼此都這般相戀哩？現在祇祈望那偉大的愛神祐護我倆永遠的作一對並飛之鳥。現在祇準備那新鮮美妙的歌詞，發我們歡唱的興趣，祇準備那清幽寥闊的長空，爲我倆共舞之場！於是乎我們要達到第一個祈望，我們便當努力衛生，要實行第二與第三的準備，你就當早些來京。謙之！我們還要想想我們如果願望我倆的『愛』的長生，就當永遠努力避開那些『戀愛的葬裏』和那種『戀愛之坟墓』。性慾的婚媾，這件事於男子方面害處還少，於女子簡直是一種殺人之利劍了！所以要維持我倆的『愛』的

長生，便當永遠免除那性慾的婚媾！我們當白天裏（除了上課）必在一塊，晚上睡眠時候，必定要分室而寢的。所以你來了頂好住與我同一個公寓，房子不妨相隔稍遠一點，暑假我想不回家，我們每日清早便帶幾本英文到北海去讀，遊人多了的時候，便回至一院圖書室涉獵，一切詩歌小說戲劇詞曲的名著，並帶筆本去抄。（星期一三五看本國的書，星期二四六看英文的書）午後我必要練琴纔好，你可坐在我的傍邊看書吹簫笙，各種事隨你所喜，如果你很富於音樂興趣，又確實有學樂器的可能性，那麼下學期買個二十元的瓊琿令Violin每年出五元的學費便正式做那Violin的琴師，我便當努力學好鋼琴，因為Violin正要與鋼琴合奏纔更覺好聽哩！可是如果你祇是長於做詩人，我還是望你善用自己的天才做那哲學的詩人罷！晚上（除却晴明的月夜）我們各人分寫記本日裏生涯中最甜美的一片段於日記簿上。這是我於暑假預計的生活。你想還有更娛樂更甜美的生活，你可說來，我們當然要改良的。

你的沒累。

◎明心見性 佛家語，就是洞明心性的本源的意思。

◎北海

北平三海之一，在新華門內，就是從前

的太液池，現已闢為公園。

◎一院

指北京大學第一院。

給楊騷（二）

黃白薇

黃白薇筆名楚洪，湖南資興人。畢業於長沙省立第一女師後，逃往日本，曾充下女多時。後來考進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理科，繼在該校學歷史教育科，專究心理學，又自習哲學、佛學、美學等。最後，才改習文學，得到成功。回國後，在武漢總政治部國際編輯局任職，同時又在武昌中山大學當過講師。歷任至吳淞中國公學教授。與詩人楊騷戀愛後，同居上海。她努力於戲劇多年，專歌頌戀愛神聖，作有琳麗與打出幽靈塔。其他創作有小說愛網等。

維弟：

花若是開到百日，總帶些醜態和平凡。我是個純粹的感情家。我又體驗過最美而熱烈的感情底生命，都像嬌嫩的朝顏花一樣短促。

前昨兩天，盼望你甚麼似地，畢竟你不來！我的心突然像墜落的火星一樣的冷了。連夜不能成眠的病，昨夜變了睡鄉之魂。自做了晚禮拜一直睡到今早做禮拜還沒有醒。

親愛的維弟，你來吧！我還延長我盼望的波瀾，星期二和星期三下午在寮候你。過此不來，你雖

坐在我瞳孔上，於我不起感覺，我想。

我這裏雖像修道院的趣味，一進牆籬，卻有超然塵世之感：寒花秋木遍地；在頗綺麗的應接室的窗前は疎竹瀟灑可愛。維弟，你來啲！但是隨你。

你怕不能說話麼？又不叫你來當外交官，弟弟，你的信還有話寫哩。我像進了淨土的殿堂，沒有一句話可說；也沒有一句話可寫。真是。

現在我的狀態，閉煞眼睛，宇宙、人生、真理、美、什麼都空；髣髴我本身也渺然化了；睜開眼睛，又當高興的時候，好像萬物都向我微笑，我對於牠們每一件，都有忻忻相結的愛情。

愛弟！我們明天或後天見面，我腦筋裏的你：不知道是一陣無影無形的清風？是一片將消未滅的烟影？是電燈下的寶石一樣，閃閃不可思議的寶光，絲絲射注我身上？還是彼此俱無，面會所是一塊虛幻的真空？

所以，弟弟，我比你還不知道說話哩，只是奇想……

白薇。 星期一早·10.6.

○修道院 教士靜修的地方，平常人不能隨便出入。 ○淨土 本是佛教的理想國，也叫做極樂世界。

這裏借作佛寺的意思用。

給楊騷（二）

黃白薇

作者生平見前。

維弟：

昨天爲你買了音樂會的入場券，今天從K處回來，正想寫信給你，便接到了你這封好像悲報的信。我終天不離開手地讀了幾十遍，不兩百遍也讀過了。

愛的維，如果你也真的在愛我，你應該會感着我今天一天爲你煩惱的心罷？

在愛的火開始燃燒的時候，即使怎樣苦，也像蜜一樣的甜，如能爲你瘋成真的狂人，我是怎樣的幸福。只想爲你死去呵！

愛弟，你所說的話我都能夠諒察。你現在的心理狀態，正如我今年正月的心理狀態一樣。我由一場的熱病，把『死』本身痛快地燒死了。我覺得過去，悲哀，理性，現實界的一切，都在炎炎地燃燒

着的淨火中燒掉，而只剩着純粹的血清。在心裏營着不可思議的作用，形成了現在這個無邪氣的我的軀體。所以現在的我只是個小孩子，我對你的愛是天真的。

維弟，我的小朋友，好像天使般地和我交際罷！不然，我會哭，不斷地哭。

不待說我最初對你的愛就覺得有點奇怪，但你不是也是同樣嗎？可是明瞭地說起來，我們還是無邪氣的愛的成份多幾倍。

愛弟，我非愛你不可，非和你往來不可。你要尊重我的無邪氣，不要把我無邪氣的可愛的靈魂殺死！不要認我的愛單單是男女間的戀情。曉得嗎？

我奇妙地接受了你的接吻。但那和小孩從慈愛的母親所接受的一樣，不是男女戀情的接吻。男女風情的接吻是還躲在很遠很遠的祕密世界的。因為你現在微弱的愛還彈不起我的心弦。但我的愛你是深深的，強烈的。你好像從星的世界飛落來探尋我的心一樣。我看到你那水晶樣的光明，越覺得寂寞，覺得無邊的寂寞。我不愛了，決不愛你了。等得一二年，屍骸都要腐朽。你不知道過熱愛的日子，一天要比三天長哩。在愛的上面沒有理性，我無我地想服從你的命令，就是苦也服從；但，不行，服從不情理的命令是可笑的。

嘗過種種苦痛的我，是不怕什麼運命的，等等，等幾年幾千萬年的這種蠢念我不來。我生來是頑強，我要怎樣就怎樣，我還是任自己的心意行事罷。

維！願你讓我們的運命自然地輪轉下去罷！

白薇 十月，十八日。

①血清 清純的血液。 ②不可思議 本佛家語，有意思不到，描摹不出的意思。 ③天使 英語 Angel 的譯義，像爲有翅的美麗的孩子。

給白薇

楊 騷

楊騷爲福建人。他是當代的散文家及詩人，創作有心曲，受難者的短曲，春之感傷，迷離，他的天使等。翻譯有鐵流、十月、赤戀、癡人之愛等。他和女作家白薇戀愛後，遂同居在上海。最近，又出版了他們的情書集昨夜。

素姐：

據西湖傳來的消息，西湖連連下了七八天大雪。因此，我幻想着那湖山不曉得有怎樣的綺麗，

而懊悔不有點回國！如果我得混在那白梅花般的雪隊裏，和她們一同飛舞起來，是怎樣的有趣而且快樂呵！我這次不能臥在白雪瘋狂的西湖懷抱中，比失掉十個戀人還覺得悲慘些！怎麼辦呢？啊，我想喝酒！

你的病好了嗎？我很歡喜得到這個消息，願你以後永遠健康。我的感冒和牙痛也漸漸好起來了，請免介意。

永遠的友人你問我能不能和你做永遠的友人嗎？當然能夠。這不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嗎。親愛的素姐，以後就互相歡歡喜喜地做最好的朋友罷。

我雖然不能生在記憶裏，但我好像爲着創造記憶生的樣子。我未嘗有過一次，把自己所愛的東西緊緊地握在手裏享受過；要緊緊地握它的時候，它便變成空虛了，殘留的只是存在胸底的微微的香氣。而這個香氣時時要使我歎息，使我微笑，又使我發生新的希望。啊，我是怎樣的蠢，怎樣的空啊！可是，這種香氣在我不管是怎樣的空和多事，我還是希望它能夠多種多樣地包圍我。乘着前面滾來的浪花浮，越過前面滾來的浪花浮，這樣地浮，浮下去，莫不就是我們共通的運命嗎！

你贈給我的紅海棠，雖我何時都插在有水的花瓶中，但還是逃不出死神的法則。現在她是在臨終的狀態中，萎縮的頭慘淡地低垂着，再不能夠正視我的瘦姿了。不從最初她就未嘗正視過我的樣相也未可知。因此，我目送着她漸漸消失下去的香色，也不會流眼淚。然而，素姐，感傷還是會的，我始終是個淺薄無聊的感傷家啊。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得到新生的路了，這樣一想，我就歡喜起來。歡喜罷，素姐，決不要流淚！淚這個東西，有時候像是天國的真珠，但有時候是地獄的血滴。我喜歡它，同時咒詛它！

寫到此地，接到了一封信；把那信看完了後，把想對你說的話而還未寫出來的通通忘記了，真糟糕，現在就算了罷。

你說要看我的作品嗎？你不是看過我的一些詩，感想錄，以及許多無聊的文字了嗎？可是我還未看過你的什麼文章一次，因為你不肯給我看。現在是這樣，你的劇本不先給我看，我是打算什麼也不再給你看了。不然的話，我不是太過公開，而你太過秘密了嗎？

又，你說很想見我嗎？不必看也罷，我的樣子和從前一樣，只有一點點不同，因為牙痛，右頰稍肥腫了一些。如果真的非常想看，又沒有錢坐車，那麼我就把我此刻的臉孔畫在紙上給你瞧好了。

寄梅窠舊主人

維。
黃英

黃英筆名廬隱，福建閩侯人。他和謝婉瑩都是五四運動以來最負盛名的女作家。在五四時代，她還在北平女高師讀書，即從事創作。後與郭夢良戀愛，郭已有妻子，她不顧一切，和他結婚。郭病死後，過了多年的淒苦生活。歷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等教員。後又與清華大學學生李唯建發生戀愛，結婚後仍在上海教書。一九三四年，因生產死于醫院。創作集有海濱故人、瓊海潮汐、象牙戒指、歸雁集等。論文有現代中國女作家一書。雲鷗情書集是她「古井重波」後的情書集。

在彼此隔絕音訊的半年中，知你又幾經了世變。宇宙本是瞬息百變的流動體。——更何處找安靖；人類的思想譬如日夜奔赴的江流，亦無時止息。深喜你已由沈淪的渦漩中，掙扎起來了！從此前途漸進光明，行見奔流入海，立鼓盪得波揚浪掀，使沉醉的人們，聞聲鬬興，這是多麼偉大的工作。親愛的朋友，努力吧！我願與你一同努力。

最近我發現人世最深刻的悲哀，不是使人頹喪哀嘯，當其能淚濕襟袖時，算不得已入悲哀之宮，那不過是在往悲哀之宮的程途上的表象，如果已進悲哀之宮——那裏滿蓄着富有彈性的烈火，牠要燒毀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銬腳鐐，掃盡一切悲慘的陰霾。並且是無遠不及的。吾友！這固然是我自己命運中體驗出來的信念，然而感謝你爲我增加這信念的城堡堅固而深邃！

朋友！你應當記得瘦肩高聳，愁眉深鎖的海濱故人罷！那時同在「白屋」中你會屢次指我嘆道：「可憐你瘦弱的雙肩更擔得多少煩悲！」但是吾友！這是過去更不再來的往事了。現在的海濱故人呵！她雖仍是瘦肩高聳，然而眉鋒舒放，眼波凝沈，彷彿從X光鏡中，窺察人體五臟似的窺察宇宙。吾友！你猜到宇宙的究極是展露些什麼……我老實的告訴你：那裏只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大缺陷，在展露着喲！比較起我們個人所遇的坎坷，我們看太邈小了。于此用了我們無限大的靈海而蓄這淺薄的淚泉，怎麼怪得永久是乾涸的……我現在已另找到前途了，我要收納宇宙所有悲哀的淚泉，使注入我的靈海，方能興風作浪，並且以我靈海中深淵不盡的巨流，填滿那無底的缺陷。吾友！我所望的太奢嗎？但是我決不以此灰心，只要我能作的時候，總要這樣作，就是我的軀殼變成灰，倘我的一靈不泯，必不停止的繼續我的工作。

你寄給我的『薔薇』，我已經細看過了，在你那以血淚代墨汁的字句中，只加深我宇宙缺陷之感。不過眼淚却一滴沒有，自從去年涵拋棄我時，痛哭之後，我才領受了哭的滋味。從那次以後，便永不會痛哭過，這固然是由於我淚泉本身的枯竭，然而涵已收拾了我醉夢的人生，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從此便不再流眼淚了。

現在我要告訴你我最近的生活，我去年十一月回到故鄉，曾在那腐臭不堪的教育界混了半年。在那裏只知有物質，而無精神的環境下，使我認識人類的淺薄和自私。並且除了骯髒的血肉之軀外，沒有更重要的東西。所以耳濡目染，無非衣食住的問題；精神事業，那是永遠談不到的。雖偶有一兩個特立獨行之士，但是抵不過惡劣環境的壓迫，不是潔身引退，便是志氣消沈。吾友！你想我在百劫之餘，已經遍體鱗傷，何堪更受如此的打擊？我真是憤恨極了！倘若可能，但願地球燬滅了罷！所以我決計離開那裏，我也知道他鄉未必勝故鄉，不過求聊勝一步罷了，誰敢作滿足的夢想？

不過在炎暑的夏天——兩個月之中，我得到比較清閒而絕俗的生活——因為那時，我是離開充滿了濁氣的城市，而到絕高的山嶺上，那裏住着質樸的鄉民，和天真的牧童村女，不時倒騎

牛背，橫吹短笛。況且我住房的前後，都滿植蒼松翠柏，微風穿林，濤聲若歌，至于澗底流泉，沙嚙石激，別成音韻，更足使我怔坐神馳。我往往想，這種清幽的絕境，如果我終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間第一幸福人了；不過太複雜的人生，如意事究竟太少，僅僅五十幾天，我便和這如畫的山林告別了。我記得，朝霞剛剛散佈在淡藍色的天空時，微風吹拂我覆額亂髮，我正坐山兜，一步一步的離開他們了。唉！吾友！真彷彿離別戀人的滋味一樣呢，一步一回頭。況且我又是個天涯飄泊者，何時再與這些富於詩興的境地，重行握手，誰又料得到呢！

我下山之後，不到一星期，就離開故鄉。這時對着馬江碧水，鼓嶺白雲，又似眷戀，又似嫌恨。唉！心情如此，能不黯然！我想若到了『往事不堪回首』的江濱，又不知怎樣把心魂掙扎！幸喜我所寄宿的學校宿舍，隔絕塵囂，並且我的居室前面，一片廣漠的原野，幾座荒草離離的孤墳，不斷有牧童樵叟在那裏駐足。並且圍着原野，有一道縈迴的小河，天清日朗的時候，也有一兩個漁人持竿垂釣。吾友！你可以想像，這是如何寂靜而遼闊的境地？正宜於一個飽經征戰的戰士，退休的所在。我對上帝意外的賞賜，當如何感謝而歡欣呵！……我每日除了一二小時替學生上課外，便靜坐案側，在那堆積的書叢中找消遣的材料。有時對着窗外的荒墳，寄我億萬悼亡的哀忱，蕭蕭白楊，似

爲我低唱輓歌，我無淚只有靜對天容寄我怨恨！

吾友！我現在唯一的願望，暑期到來時，我能和你及其他的朋友，在我第二故鄉的北京一聚，無論眼淚往裏嚥也好，因爲至少你總了解我，我也明白你，這樣已足彼此安慰了。但願你那時不離開北京。

十五年十二月十七號隱寄自海濱

①陰霾 發大風而塵土滿佈空中的景象。 ②X光鏡 一種醫藥上用的透視鏡，可以照見人身內部的一切。 ③坎坷 失意的事情；挫折。 ④涵 當爲指郭夢良。 ⑤馬江 在福建閩侯縣東，實爲閩江的下游，亦名馬頭江，江有巨石如馬頭，潮退則現，故名。 ⑥鼓嶺 亦在福建閩侯縣東，有市集。 ⑦離離 草多而雜亂的樣子。 ⑧蕭蕭 風吹着樹所發的聲音。

給陸小曼

徐志摩

作者生平見前。

小曼：

如其送禮不妨過期到一年的話，小曼請你收受這一集詩，算是我倆結婚的一份小禮。秀才人情當然是見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寶石間！這些不完全的詩句，原是不值半文錢，但在我這窮酸，說也臉紅，已算是這三年來唯一的積蓄。我不是詩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須隱諱；狂妄的虛潮早經銷退，餘賸的只一片鏽確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荒涼中自艾。「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爲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爲文人。」這是一個朋友給我的評語。煞風景，當然，但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認他這來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煞風景，當然，但同時我却感到一種解放的快樂——

「我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我祇要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本來是如其詩句的來，詩人濟慈說：「不像是葉子那麼長上樹枝，那還不如不來的好。」我如其曾經有一星星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唉，不來也罷，祇是我怕辜負你的期望，眉，我如何能不感到惆悵！因此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罷，我不能不鄭重的獻致給你，我愛，請你收了它，只當它是一件不希奇的古董，一點不成品的紀念……

志摩 八月二十三日。花園別墅。

○這一集詩 指翡冷翠之一夜。○艾 美好的樣子。○蓬萊 相傳爲東海中三神山之一，上有仙人居住。○濟慈 Keats（一七九五——一八二一）英國唯美派詩人，後客死羅馬。所作夜鶯一首最爲著名。

覆真齡

許地山

許地山筆名落華生，福建龍溪人。燕京大學畢業後，與梁實秋、謝婉瑩等同赴美國留學，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又赴英國，入牛津大學，得文學士學位。歸國後，歷任燕京、清華各大學教授，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他好研習宗教學，尤擅長印度文學的研究，他是新文藝前輩作家之一，其創作小說及散文都極富于宗教的色彩。所著有綴網勞蛛、空山巖雨、無法投遞之郵件、印度文學等，翻譯有孟加拉民間故事等。

自與那人相怨後，更覺此生不樂。不過舊時的愛好，如潔白的寒鷺，三兩時間飛來歇在我心中泥濘的枯塘之岸，有時漫涉到將乾未乾的水中央，還能使那寂靜的平面隨着她底步履起些微

波。

唉，愛姊姊和病弟弟總是孿生的呵！我已經百夜沒睡了，我常說，我底愛如香冽的酒，已經被人飲盡了，我哀傷的金罍裏只剩些殘冰底融液，既不能醉人，又足以凍我齒牙。你試想，一個百夜不眠底人，若渴到極地，就禁得冷飲麼？

「爲愛戀而去底人終要循着心境底愛迹歸來。」我老是這樣地顛倒夢想。但兩人之中，誰是爲愛戀先走開底？我說那人，那人說我。誰也不肯循着誰底愛迹歸來這委是一件胡盧事！^三爲這事也和你一樣寫信來呵責我，她真和她眼中底瞳子一樣，不用鏡子就映不着自己。所以我給她寄一面小鏡去。她說：『女人總是要人愛底，』難道男子就不是要人愛底？她當初和球一自相怨後也是一樣蒙起各人底面具，相逢直如不識。他們兩個復和，還是我底工夫，我且寫給你看。

那天，我知道球要到帝室之林去賞秋葉，就慫恿她與我同去。我遠地看見球從溪邊走來，借故撇開她，留她在一顆楓樹底下坐着，自己藏在一邊靜觀。人在落葉上走是祕不得底。球底足音，諒她聽得着。球走近樹邊二丈相離底地方也就不往前進了。他也在一根橫臥底樹根上坐下，拾起枯枝只顧揮撥地上底敗葉。她偷偷地看球，不做聲，也不到那邊去。球底雙眼有時也從假意低着

底頭斜斜地望她。他一望玉又假做看別的了。誰也不願意表明誰看着誰來。你知道這是很平常的事。由愛至怨，由怨至於假不相識，由假不相識也許能回到原來的有情境地。我見如此，故意走回來，向她說：『球在那邊哪！』她回答：『看見了。』你想這話若多兩個字『欽此』，豈不成這姑娘底懿旨？我又大聲嚷球。他底回答也是一樣地莊嚴，幾乎帶上『欽此』二字。我跑去把球揪來。對他們說：『你們彼此相對道道歉，如何？』到底是男子容易勸。球到她跟前說：『我也不知道怎樣得罪你。他迫着我向你道歉，我就向你道歉罷。』她望着球，心裏愉悅之情早破了她底雙頰沖出來。她說：『人爲什麼不能自主到這步田地？連道個歉也要朋友迫着來。』好了，他們重新說起話來了！

她是要男子愛底，所以我能給她辦這事。她是要女人愛底，故毋需去瞅睬那人，我在情誼底道上非常誠實，也沒有變動，是人先離開底。誰離開，誰得循着自己心境底愛迹歸來。我那能長出千萬翅膀飛入蒼茫裏去找她？再者，他們是醉於愛底人，故能一說再合。我又無愛可醉，犯不着去討當頭一棒底冷話。你想是不是？

◎算生 一胎生二子。

◎鼻

酒盃。

◎胡盧事

胡盧，笑的樣子；胡盧事，可笑的事情。

◎欽此

舊

時皇帝詔書的結句往往用此二字，是叫人對詔書致敬的意思。⊕娘娘 皇后。⊕懿旨 皇后的詔書。

給懷霽

許地山

作者生平見前。

好幾次寫信給你都從火爐裏捎去。我希望當你看見從我信箋上出來那幾縷煙在空中飄揚底時候，我底意見也能同時印入你底網膜。

懷霽，我不願意寫信給你底緣故，因為你只當我是有情人，不當我是有趣的人。我嘗對人說，你是可愛的，不過你遊戲天地底心比什麼都強，人還夠不上愛你。朋友們都說我愛你，連你也是這樣想，真是怪事！你想男女得先定其必能相愛，然後互相往來麼？好人甚多，怎能個個愛戀他！不過這樣的成見不止你有，我很可以原諒你。我底朋友，在愛底田園中，當然免不了三風四雨。從來沒有不變化的天氣能教一切花果開得斑斕，結得磊砢底。你連種子還沒下，就想得着果實，便是

辦不到底。我告訴你，真能下雨底雲是一聲也不響底。不掉點兒底密雲，雷電反發射得彌滿天地。所以人家底話，不一定就是事實，請你放心。

男子願意做女人底好伴侶，好朋友，可不願意當她們底奴才，供她們使令。他願意幫助她們，可不喜歡奉承諂媚她們。男子就是男子；媚是女人的事。你若把『女王』『女神』底尊號暫時收在鏡囊裏，一定要得着許多能幫助你的朋友。我知道你底性地很冷酷，你不但不願意得幾位新的好友，或極疏淡的學問之交，連舊的你也要一個一個棄絕掉。嫁了底女朋友，和做了官的男相識，都是不念舊好的。與他們見面時，常竟如路人。你還未嫁，還未做官，不該施行那樣的事情。我不是呵責你，也不是生氣，——就使你侮辱我到極點，我也不生氣。我不過盡我的情勸告你罷了。說到勸告，也是不得已的。這封信也是在萬不得已的境遇底下寫底。寫完了，我還是盼望你收不到。

○摺 掠去。 ○磊砢 衆多的樣子。

給亡婦

朱自清

朱自清字佩弦，江蘇江都人。美國留學生，曾任清華大學等教授。他是當代的散文家及詩人，

以毀滅一詩著名，俞平伯推爲詩壇的傑作。著作有蹤跡、背影等。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記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着：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閏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看；卻在腿上了濕瘡，整天坐在竹牀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時也和母親談過，這孩子是只可以養着玩兒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挨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着老媽子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爲他操的那一份兒心也夠瞧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好兒睡過。那裏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點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蠟般的臉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邁兒起，你總是自己喂乳，一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

道按鐘點兒喂，後來知道了，却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裏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瞧你的覺老沒睡足。白天裏還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裏一聽見哭，就豎起耳朵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裏；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真把你惦記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卻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記出來的；那個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爲止。你對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只拚命的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頭了，總不相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羣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想不到會一去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心我知道，你滿想着好好兒帶

着六個孩子回來見我的。讓！你那時是一定這樣想的。

除了孩子，你心裏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佔住，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裏。家裏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對復信，說家裏有事，不能不回去。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第末次的抗議，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裏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裏的氣，你都忍着。這全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個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裏人諷你也走。那裏走！只得硬着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冰窖子，你們在窖裏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才將你們領出來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

壞，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的綢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着；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牀，說是躺着家裏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那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京。真虧你領着母親和一羣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嶺。這兩回差不多只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十二年裏，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股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爲我的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用人從家鄉捎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着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並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和你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十二年裏你爲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壞，無論是誰是合，你從來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說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老

吡。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爲我吃苦，更爲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着的。這些年來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夠麻煩了。你常生病，卻總不開口，掙扎着起來；一來怕累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的。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爲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着我。明明躺着，聽見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成了一個大窟窿了！大夫勸你到西山去休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裏躺着，你也丟不下那份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却就完了！本來盼望還見得着你，這一來可拉倒了。你也何曾想到這個？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着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抗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罷。那時墳上墳

下密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濕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壙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住死了的母親，你！讓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捐 寄出去。 ○號咷 大哭的樣子。 ○西山 在河北宛平縣西三十里，亦名小清涼山，山上佛寺甚多。

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

黎烈文

黎烈文爲湖南人，曾留學日本及歐洲六年。一九三二年回國，初任哈瓦斯社編輯，繼任申報自由談主編。他是一位翻譯文學家，也曾標點過舊小說。創作有舟中，其他都是些翻譯的西洋作品。

冰：

今天已是你和我訣別的第十日！

我雖然盡力支持着，把你殮了，葬了，但我至今却還不相信你是真的死了！你自己臨危前的那

晚上不是高聲叫着：『這樣的病是會死的病嗎？C'est incroyable！』你病得那樣利害，你還不相信你會死，我現在怎能相信你已經死了呢？我每次回來，對着寂靜的空房，總覺得你並沒有死，你現在還住在醫院裏，不久定會回來似的。屋子裏雖然亂七八糟，但你親自佈置的牀櫃桌椅……都還沒有失去他們原來的地位，我有時走進房去，還髣髴覺得你像一個月以前一樣，坐在書桌前看書譯書，瞧見我進來了便微笑着站起身和我 *En Drasser*。冰，此景此情，猶在目前，我怎能相信你已經死去呢？

但這祇是癡人的癡夢呀！殘忍的現實，却時時把我從夢中拖出，告訴我你已經死了，你已在我的臂上斷了呼吸，他們已把你裝在黑漆的棺裏，他們已把你埋在冷濕的土中，你不會再回來了，我永遠見你不到了！

冰，是真的嗎？是真的嗎？我不能想，我實在不能想！
C'est étrange, C'est incroyable

安靜下來，我又記起你發熱發得最高時，常常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問你：『你到那裏去呢？』你便狼狽地回答我：『何必問呢！你也莫明其妙，我也莫明其妙！』我現在推想你那時心裏真不知多麼苦惱，你一定意識到『死』，但『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一定抱着恐慌和絕

望在暗暗思索着罷。你的理智是那樣強，雖然體溫高到四十一度，你還神智清明，在不斷地思索着。冰，你現在已經打破這個謎了，而我還是『莫明其妙！』我和你一樣，本來祇信科學，沒有一點宗教信仰的；但我現在搖動了，我現在常常幻想着另一世界的存在。我不願設想你已死去，我甯願設想你是脫離了這個世界而加入了另一個世界，因為這樣設想，我將來還有和你相逢的希望呀！我這幾天給你焚了許多錫箔，你收到嗎？這是有用的嗎？晚上，我獨自睡在你臨終睡的床上。我用着你臨終所用的被和枕，我總望你給我一個夢，可是沒有。天亮了，我祇好倚枕嗚咽，對着你的照片垂淚。冰，你忘了我嗎？啊，不會的，決不會的，你也許已來到我的身邊，曾在我的枕畔徘徊，輕輕地吻我，撫摸我，却不願顯示給我，恐怕霎時的會晤，更增我夢後的淒楚。冰，我猜的不錯嗎？

明天便是陰曆除夕，冰，如果沒有這次變故的話，我們該多麼快樂！我們雖在歐洲相識了這幾年，但我們還不會在一塊度過一次陰曆年呢！十年飄泊，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家，又有了孩子……唉，一提起孩子，冰，我真差一點忘記告訴你呢！現在他和剛出醫院時完全不同了，奶媽的奶子狠足，他已經白了胖了很多，並且會笑了呢！他的臉孔就是你的縮影，我每次見着他，好像得着一點安慰，而同時却又引起許多悲思。後天——陰曆元旦——就是他的彌月之期，如果你在，該多麼熱

開！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沒有做三朝，也不會做彌月，可憐悄悄地帶着悲哀的種子出世的嬰兒啊！他現在雖還沒有感到失母的苦楚，但是時候像水一般流着，他不久就會感到的；他不久就會懂得他有着一個和我一樣的終身莫補的缺陷！

等到孩子能夠說話時，我便會教他每天早上起來對着你的照片叫一聲：「Bonjour, petite maman」^五，每天晚上臨睡時叫一聲：「Bonne-nuit, petite maman」^六。我要教他思念你，教他愛你。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縈繞於你的心曲；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愛你，思念你。冰，我們有着這樣交互密切的關係，誰還能說你已死了呢？啊，不是的，決不是的。你不過暫時和我們分別，走入另一個世界去住罷了。願你勉抑悲懷，為我們的後會珍重！

① C'est incroyable 法蘭西語含有「不足信」之意。② Embrasser 法蘭西語，謂擁抱也。③

C'est étrange 意謂「這是怪事。」亦法蘭西語。④ 除夕 陰歷十二月的最後一晚。⑤ Bonjour.

Petite maman 法蘭西語，即「早安，小母親。」⑥ Bonne-nuit 「夜安」，亦法國語。

給許廣平（二）

周樹人

作者生平見前。

廣平兄：

拆信案件，或者牠們有些受了冤，因為卅一日的那一封，也許是我自己拆過的。那時已經很晚，又寫了許多信，所以自己不大記得清楚，只記得將其中之一封拆開（從下方）在第一張上加了一點細注。如你所收的第一張上有小注，那就確是我自己拆過的了。

至於別的信，我却不能代牠們辯護。其實，私拆函件，本是中國的慣技，我也早料到的。但是這類伎倆，也不過心勞日拙而已。聽說明的方孝儒，就被永樂皇帝滅十族，其一是『師』，但也許是齊東野語，我沒有考查過這事的真偽，可是從西滢的文字上看來，此輩一得志，則不但滅族，怕還要『滅系』，『滅籍』了。

明明將學生開除，而布告文中其詞曰『出校』，我當時頗歎中國文字之巧。今見上海印捕擊殺學生，而路透電則云，『華人不省人事』，可謂異曲同工。但此係中國報譯文，不知原文如何。

其實我並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只要沒有人勸喝。多住些時，固無不可的。短刀我的確有，但這不過為夜間防賊之用，而偶見者少見多怪，遂有『流言』

皆不足信也。

汪懋祖先生的宣言發表了，而引「某女士」之言以爲重，可笑。牠們大抵愛用「某」字，不知何也？又觀其意，似乎說是「某籍某系」想將學校解散，也是一種奇談。黑幕中人面目漸露，亦殊可觀，可惜他自己又說要「南歸」了。躲躲閃閃，躲躲閃閃，此其所以爲「黑幕中人」歟！

迅。 六月二日

①方孝孺 字希直，海寧人，明初散文家，建文帝世，爲侍講學士。燕王驅帝自立，命他草即位詔，他不肯被殺，夷十族。

②永樂皇帝 明太祖第四子，本封燕王，太祖死，建文帝立，他起兵驅帝自立，死，謚成祖，永樂是他的年號。

③齊東野語 不可信的話。孟子：「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④西滢 陳源的筆名。他是現代評論的編者，常與語絲派作筆戰。

⑤系 謂同派的人。

⑥籍 謂同籍貫的人。

⑦路透 Reuter, (一八一八——一八九九) 德國人，一八六五年，創通訊社於英國倫敦，名曰路透社，爲世界最大的通訊社，現今各地皆有分社。

⑧汪懋祖 白話文的反對者，最近大衆語的論戰，就是他提倡小學教科書須用文言一文引起的。

給許廣平(二)

周樹人

作者生平見前。

廣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還未到來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為還不如不發表。這類題目，其實，在現在，是只能我做的，因為大概要受攻擊。然而我不要緊，一則，我自有的還擊的方法；二則，現在做『文學家』似乎有些做厭了，彷彿要變成機械，所以倒很願意從所謂『文壇』上摔下來。至于如諸君之『雪花膏派』，則究屬『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徠攻擊或誤解，終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倘在小說，或回憶的文章裏，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論文中，而給現在的中國讀者看，却還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則實在有點迂。我在那篇文章裏本來說：這種罵法，是『卑劣』的。而你却硬誣賴我『引以為榮』，真是可惡透了。

其實，對於滿抱着傳統思想的人們，也還大可以這樣罵。看目下有些批評文字，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而骨子裏却還是『他媽的』思想，對於這樣批評的批評，倒不如直捷爽快罵出來，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屬合適。我常想：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仍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為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

命時，對於任何人都寬容（那時稱爲『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敗，許多舊黨對於革命黨却不『文明』了，殺。假使那時（元年）的新黨不『文明』，則許多東西早已滅亡，那里會來發揮他們的老手段？現在用『他媽的』來罵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們，夫豈太過也歟！

還有一篇，今天已經發出去，但將兩段併作一個題目了：『五分鐘與半年。』多麼漂亮呀。天只管下雨，繡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時候，趕緊曬一曬罷，干切干切！

迅。七月二十九，或三十日，隨便。

○傳統思想 沿襲舊有思想而不肯改變。 ○他媽的 北方最常用的罵人語。 ○遺老 清代做過官，在民國時不肯服從新法律的老朽分子。

給魯迅先生

許廣平

許廣平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北京大學畢業，歷任廣州女子師範訓育主任。她是魯迅的學生，由欽仰而進於戀愛。她在故鄉任事時，魯迅也離了廈門大學到中山大學。政局變動，她和魯迅離去廣州，同居在上海。魯迅編語絲、奔流等刊物時，她給予他不少的幫助。一九三三年，出版

了他們的通信集兩地書，那時她已有了孩子。

魯迅先生：

現在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着聽講『小說史略』的，是當你授課時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抑不住了罷，所以向先生陳訴：

有人以為學校的校址，能愈隔離城市的塵囂，政潮的影響，愈是效果佳一些。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記得在中學時代，那時也未嘗不發生攻擊教員，反對校長的事，然而無論反與正的那一方面，總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權衡，從沒有遇見過以『利』的方面為取捨。先生，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響，還是年齡的增長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罷。現在北京學界上一有驅逐校長的事，同時反對的，贊成的，立刻就各標旗幟，校長以『留學』、『留堂』——畢業後在本校任職——謀優良位置為釣餌，學生以權利得失為取捨，今日收買一個，明日收買一個……今日被買一個……明日被買一個……而尤可憤恨的，是這種含有許多毒菌的空氣，也瀰漫于名為受高等教育之女學界了。做女校長的，如果確有幹才，有卓見，有成績，原不妨公開的布告的，然而是一昏

夜乞憐，醜態百出，嘖嘖在人耳口。但也許這是因為環境的種種關係，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罷？而何以校內學生，對於此事亦日見其軟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反對條件的，轉眼就掉過頭去，噤若寒蟬，或則明示其變態行動？情形是一天天的惡化了，五四以後的青年是很可悲觀痛哭的了！在無可救藥的赫赫的氣燄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潔身遠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菸葉的時候，可也想到有在蠶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麼？他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因為有這點點小同，他對於先生是盡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為限，加以指示教導的。先生，你可允許他麼？

苦悶之果是最難嘗的，雖然嚼過苦果之後有一點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飲了苦茶——藥，再來細細的玩味，雖然有些兒甘香，然而總不能引起人好飲苦茶的興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絕對不肯無故去尋苦茶喝的。苦悶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樣，但疾病是不會時時刻刻在身邊的——除非畢生抱病——而苦悶則總比愛人還來得親密，總是時刻地不招即來，揮之不去。先生，可有甚麼法子能在苦藥中加點糖分，令人不覺

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婦女雜誌』中答話的那樣模胡，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專此布達，敬候
撰安！

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十一，三，十四年。

他雖則被人視為學生二字上應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爺自命，因為他實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請先生不要懷疑，一笑。

①昏夜乞憐 本是形容官場中小官僚向大官僚鑽營的醜態的句子，此處係借用。②寒蟬 蟬到天寒便不鳴，此以喻遇事不肯說話。③蠶 毒蟲名，和蠟差不多。④苦果 就是橄欖。⑤章錫琛 浙江人，曾為婦女雜誌主編，現自開開明書店。⑥婦女雜誌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月刊，一二八後停刊。

給白英

田 漢

作者生平見前。

白英女士：

我應該寫『白蛾女士』罷，因為這據說是你替你自己取的名字，因為W君和Z君在廣州組織光明社，你飛蛾似的慕着他們的光明，所以纔用這個名字的。但是有一句俗話說得太不好了：『飛蛾撲燈，自取燒身之禍。』你慕光明固好，但自取燒身之禍，却不必的。所以我想替你找別的同聲字：白娥嗎？雖然是美好的字，但被人用得太俗惡了。白俄嗎？人家將疑心你是俄國的白黨。白鵝嗎？雖然使人聯想那浮在碧池綠波上的清影，但也容易引人擇肥而食的心思，而你又是那麼瘦弱的。所以我在宣傳上決計不用這個名字，而用白英。這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多少年前寫過一篇戲曲叫『咖啡店之一夜』，這戲的女主人公我偶然使她叫『白秋英』，我不好全然用劇中人物的名稱，祇減損中間一字，就寫做白英了。我並沒有向你把這理由說明，但你昨夜來書寫作白英，那麼你自己也承認了，是不是？

我又未嘗不安排把你寫作『白茶』，理由是據說你常常自比茶花女；但這自然更不好！因為不知道的人或是精通戲劇的人會把你當作曹靖華譯的俄國班珂作的名劇，甚或以爲你是『Белая』燒到攝氏四十度。』我又想那麼寫作『白茶花』罷，這名字雖然艷麗，但也太輕佻，太薄命了。又使人聯想到文明戲上的所謂『新茶花』，所以終於叫你白英了。

你昨晚的信，是說要等着我嚴厲的回答的，但我這回答的開首，似乎就一點也不嚴厲，至少比寫給W，Z的不嚴厲得多，Z君一定又要拿起他的老調說我『偏重女孩子』了！是呀，我怎麼好對着一個含着眼淚，伸着手，向着我走來的女孩子說很嚴厲的話呢？我是不能的。

但，白英女士，也難得你這樣遠隨着他們到南國來，你既然又將走入人生的歧途，許重要墜入你所謂『惡魔的手裏』的時候，讓我給你一些忠告罷！這些忠告，也自然不過一些忠告，毫沒有強制你聽信的意思，你不聽的時候，牠依然有牠的作用，算我對一個抽象的所謂『白英女士』者寫的信罷。抽象的，是我時常想像一朵被罪惡淨化的美麗的花，有人說不懂得病苦的人不懂得快樂，沒有受過罪惡的洗禮的，也許不能放出純美的光輝。（但這又是何等抽象的，玄學的話。）

你的來信最使我不敢苟同的是：

——知道我這樣戲弄人是不對的，這也是我一時的錯誤。

『戲弄人？』我最怕聽一個女孩子講出『戲弄』兩個字！『戲弄』者是不長進女孩子們濫用的他們那小而又小的才智，廉賣她們那醜而又醜的愛嬌，賺人家來了，而她又走開的意思；但當她自以為得計的時候，她不知她的靈魂早已着了萬劫不拭的污點，她的生命早已失去千修難得

的光輝。『戲弄人者人恆戲弄之。』這是一定不易的真理；這纔真是『飛蛾撲燈！自取燒身之禍』哩！所以哲人戒人『頑火。』

『這是我一時的錯誤，』姑娘，這真是你一時的錯誤嗎？我幸乎不幸，是和一位你從前的好友同船到香港，同車到廣州的；你假如承認戲弄人是不對，是錯誤，那麼你的錯誤該不是一時的了，你似乎一直戲弄着人，也一直被人戲弄着，這真是你的悲劇！你說你現在完全明白了嗎？恐怕未必吧？一個聰明的女孩子不容易明白她們說着什麼，做着什麼，她們容易犯罪，容易懺悔，容易又回到『魔鬼的手裏，』這是我看得太多的事！

據說你常常自比『茶花女』。我來和你談一談茶花女罷；我不願意聽你們三位那一口同聲的感傷的文學，我祇望你慢慢地知道茶花女究竟是怎麼一種人物，她在說着什麼？做着什麼？

〔那甯〕 姑娘，有人送來一束花。

〔法維爾〕 這是我叫人送來的。

〔馬格哩脫〕 玫瑰和白丁香，那甯，拿去擱在你的房間裏罷。

〔法維爾〕 你不要牠麼？

〔馬格哩脫〕 我叫什麼名字？

〔法維爾〕 你叫馬格哩脫·哥底曷。

〔馬格哩脫〕 人家給我的別名是什麼？

〔法維爾〕 茶花女。

〔馬格哩脫〕 爲什麼？

〔法維爾〕 因爲你只戴這一種花。

〔馬格哩脫〕 那就是說，我所愛的只有這一種花，把別種花送給我是無用的，你若以爲可以爲了你破例，你就錯了，我碰了別種花的香氣我就病。

這就是小仲馬所創造的女性的特徵了。她祇愛這一種花，碰了別種花的香氣就病，這裏可以看見她的人格的一致，因此她後來纔能夠承認阿芒父親的請求後直到她「能力不能支持的時候，還緊緊的守着她的約」這點纔能使阿芒的父親感激流淚，說「你的勇氣與犧牲精神應當得一美滿的將來做報酬」纔能使阿芒說：

馬格哩脫：我，心上真是抱歉到萬分！躊躇到萬分！痛苦到萬分！再也不敢進你這門。要是我不

遇着那密，我只有站在街上，在那裏哭！在那裏禱告！

姑娘！你不是也有你所愛的花嗎？聽說你愛的是薔薇花，你會取這個花名做你的名字，啊！白薔薇！這是多麼美麗，多麼清純的象徵啊！你真是學茶花女的，便應該始終配着這朵花，做你人格的象徵，指示你一生的運命；你不應該那麼輕忽地把那朵花揉碎了，扔掉了！

現在許我述一述我對於你的印象罷！我和H先生到廣州的那晚，T先生便高興的對我們說：——這兒有一位交際之花很仰慕你們，今天安排到碼頭去接你們呢！

當時我們自然欲知道這安排我們的是誰，T先生說：

——這很容易，今天是三十晚上，國民體育會有跳舞會，那位女士一定去赴會的！我可以那里給你們介紹。

那天晚上我們這兩個旅行者就加入那大佛寺燈紅酒綠鬢影衣香的玻璃廳，聽 Fox Trot 的音樂了；我們剛一坐定，台上的音樂已完，電光一換，T先生引着一個把漆黑的短髮蓬蓬地梳在後面，褐緞短衫，青色舞裙的女郎，含着微笑，輕盈地走向我們的桌邊來了：

——這就是今天安排接你們的那女士！密司白。

——啊，謝謝你的好意，姑娘，我很歡喜認識你。

這女郎自然就是你了！實在你給我的第一印象雖不很深，却不能算壞，可是H先生呢？H先生却不是第一印象：原來你們在上海是認識的，那天晚上音樂一起你便忙着陪T先生跳舞，一完你便和H先生談話，我的注意却引到別方面去了，後來我們在廣州雖然有兩次公演，却不會與你以參加的機會，參加的是孔姑娘和李姑娘。

「田先生，你接到了我的信，大概你會覺得奇怪，爲什麼我會寫信給你呢？你知道我是誰麼？：我姓白，名娥。西湖人氏。我是剛出世不久的孩子，現在還不滿一歲咧，哈哈，我來上海的宗旨，是想找一個仁慈的媽媽，田先生，我希望你能夠很爽快的答覆我，說「好，我就做你的媽媽吧！」那麼，我真不知多麼暢快！今天已是二十七了，上船的期間快到了，你想一個孩子希望他媽媽的心多麼急切，可是夏天的日子又是多麼難挨，啊！也許會是你女兒的白娥上。」初得這封信時，我確是免不了許多詫異。不知道我那來這一個女兒！及閱Z君的信，纔知道你到上海來的緣故。Z君的信現在尋不着了，但他是說得何等興高采烈啊！他似乎將以另一顆明珠來慰藉大海沉珠後的我，我雖然不曾懷同樣的希望，然而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我怎麼能拒絕一朵涅槃後新生的雛

鳳，一個披着黑紗，頭上撒着灰去見人子去的馬格達倫呢？所以你們的船抵埠的那一天，我安排同我兄弟到船上來接你們；我們在江南大旅社把晤的時候，我是何等的高興啊！我不會把你當作一新來的旅客，我祇覺得你好像一個迷了路的小白鴿兒回到了她的母巢。你還低聲地託乙問我，不知道我接了你信沒有。

——姑娘，接了，我同時接了你的靈魂歸於上帝了！

我幾乎要像 *Les Misérables* 中的 *M* 大僧正把銀蠟台交給 *Jean Valjean* 的時候般興奮地對你說。那一天你隨即同 *W* 君們到我的家見我的母親，看我的排戲，看排我新做的『南歸』，你聽到那飄泊者接了手杖，戴上帽，提好行囊，背好 *Guitar*，用小刀刮去一年前在樹皮上彫下的情詩，拾起一年前留下的破鞋，哀吟：

……我，又要向遙遙無際的旅途流浪！

鞋啊，何時我們同倒在路傍，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的時候，你們不都哭了嗎？你回旅館去的時候，不馬上連飯也不吃的寫你的感想，說南國是『窮

的』是『悲哀』的嗎？不錯，姑娘，南國是窮的，是悲哀的，但我們不能不嚴格地訂正你的錯誤：他是窮而不斷的幹的，悲哀而熱烈的奮鬥的，他們將把他們的眼淚深深的葬了，他們將毫不瞻顧躊躇地去建設國民的敘事詩時代，是的，我們的抒情詩時代要過了，我們的敘事詩時代來了！我們將把全副的力與熱統一在一個意志一個情緒之下開始獻身的努力！我們要嚴肅地，敏捷地處理各人的事，不要使他耽擱我們的正務了！Aeneas要回國去建設新羅馬，迦泰琪女王 Dido 以纏綿的愛，哀豔的死來留他，但多情的 Dido 啊，你去愛吧，你去死吧！Aeneas 是要回去的啊！這是神的警告，這是國民的意志。

後來你們搬到××坊了。Z君來告訴我，你這新生的玫瑰是何等的有勇氣，能耐勞苦，你每晨亂頭粗服地提着籃親自走到新新里來買菜，其實這算得了什麼，我們無產階級裏的女人們每天都這麼做的：我那白髮盈顛的老母，雖有娘姨仍然每天替我們去買菜呢。而且還有錢去買菜，這更有什麼了不得；每天吃人家剩下來的所謂翻菜，甚至連翻菜都沒有吃的多着呢！女人要有了階級的自覺，纔能保持她的尊嚴，革命前住在 Munich 的俄國亡命的『女同志』們有一句話，極值得中國的女孩子們警醒，就是：『沒有一件衣服是不合新俄國女子穿的。』她們的衣服

真是搔癢駁雜啊！但並不損一個有革命勇氣的新女人的美，祇有窮的女孩子而拚命要學闊小姐們的樣子的那纔是醜，不但是醜，而且她們非因此一天墜入你所謂『惡魔的手裏』不可，這是必然的。

一天早晨我坐在客堂裏寫文章的時候，大門呀的一響，一個蓬着頭髮，穿着短衫大褲，赤着腳，拖着一雙廣東拖鞋，胸前掛着一枝自來水筆而手裏挽着菜籃的，長身玉立的女孩子走進來了，我起初沒有想到是你，直到你說。

——海男⁺呢？我送這些卡片給他。

我接了一看，原來是些香煙裏面的畫片，都是些女人啊，女人，你們是多麼的美麗，又多麼的危險啊！在我讚美你那種吉卜西式的 *Tohemian Girl*⁺ 的姿態之後，沒有幾天我就看見你的朋友們底眼淚了！他們雖然也很窮，但他們對你的同情是很豐富的；他們哭的不是他們失掉了你，哭的是你將失掉你自己！一朵剛復活的玫瑰重復被虫兒食去了心，這本是多麼可傷的事！

你剛到我家的時候，認識你的 *K* 小姐私自告訴我：*Kono Ko wa Abunai Onna Yoi!*（這孩子是危險的女人！）*Shideru yo, Abunai Koso, Iionradayo*（我知道，正因為危險，所以是

好女人。

實在南國的女性誰不帶幾分危險性？我們怕的倒不是危險，而是下流；危險不失為罪惡的花，下流便是罪惡的渣滓。我知道你決不如此，而且女人的危險性十有九都是和自己過不去的，因此我又想起『茶花女』來了：

〔杜法爾〕實在呢，聽了你這樣的話，看了你這樣的態度，也就很不容易說，你的話是假的，你的態度也是假裝的，不過人家向我說過，你從前可是個危險的人！

〔馬格哩脫〕是的，先生！是危險的，不過所危險者是對於我自己，並不是對於別人。是的，茶花女不過是對於她自己危險，對她自己過不去，但他是多麼『苦惱』啊！

〔馬格哩脫〕（獨自努力地想回復她的呼吸）唉，（向鏡子裏看一看）我的臉色多白啊！……唉……（兩手捧頭支持於爐簷之上）

〔阿芒〕（進來）怎麼樣，姑娘，好點兒沒有？

〔馬格哩脫〕你，阿芒先生啊！多謝，我好點了……而且我也慣了……

〔阿芒〕你簡直是自殺……

是的，她簡直是自殺，尤其是她犧牲了阿芒之後——

「柏·唐司」她現在更不比從前了，覺也不想睡，整夜整夜地在各處跳舞場裏奔馳，最近有一天在外面吃了夜飯回去，一病就病得三天不起牀，到稍好了一點，醫生許她起牀了，她又不顧死活的出門去胡鬧了，照這樣子下去，怕她也就不久了罷。

姑娘，我聽說你跳舞之外，又會馳馬，操車，游泳，很使我豔羨，但一聽到你身體幾年間給你自己摧殘得很厲害，又何等使我黯然啊！聽說咯血之後，隨又抽煙，臥病之後，隨又游泳，你這也簡直是自殺，簡直是不想活了！但茶花女是做了她境遇的犧牲，她的自己摧殘是含一種深愁絕痛，你却有什麼深愁絕痛呢？不錯了，十數年來，受着運命顛簸的你，也自有你的深愁絕痛在罷？但以我所知，大部分的責任，似乎要讓你的性格去負擔；你懷着空漠的大望投到社會裏來，想要求到你的光榮，你的快樂，但你的性格在那裏作祟，使你得了些虛浮的，徒然摧殘自己，毀滅自己的快樂，却一點沒有得到建設你自己的光榮！而那些所謂快樂在你現在的迴憶中，又是多麼的一種難堪的痛苦啊！

我不忍再拿這些話來使你痛苦了，聽說昨天你甚至吃了過度的麻醉藥，好容易纔救轉來，自

然這也是激於一時的情感；不過生命是多麼難得的啊！你別再戲弄牠罷。你得想到給這貴重的生命給你的母親，你得回復到依依你母親膝下的時代；茶花女不說過嗎？——

——我夢想着鄉村，夢想着純潔，夢想回到我的兒童時代。

——什麼人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無論他將來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

茶花女這個夢想不幸被境遇底「惡魔之手」給打破了，纔釀成那樣一種悲劇。但你的夢想，姑娘，是沒有人打破你的。但凡你自己有什麼夢想。所怕的：祇是你沒有什麼夢想，你仍捨不了那虛浮的快樂，仍要度那種不嚴肅的，泡沫似的人生。

南國是窮的，但他的同情極豐富，南國是悲哀的，但他們的態度極勇敢，工作極愉快，步伍極嚴肅；他不許誰戲弄人，也不許誰被戲弄！君要我看你以後的表現如何，定你的處罰，姑娘！我怎敢處罰你？我怎敢用石頭打你？誰又敢用石頭打你！我祇進你一些忠告罷！也許是說一些廢話吧？

心腸過熱，遂不覺其言之長，你該要看累了罷！我也就攔了許多有用的工夫，我祇希望沙樂美公演後我們有機會來演一次「茶花女」，或者即請你做劇中的女主人公，那麼一來，你該知道茶花女是怎麼一個有生活內容的女人，而絕不是胡鬧的了。溽暑中人，諸希善自珍愛！

①曹靖華 俄國留學生，譯有第四十一，鐵流，白茶等。 ②班珂 俄國現代戲劇家。曹靖華譯的現代俄國戲曲集白茶，就拿他所作白茶一劇做總名。 ③新茶花 民國初年，上海新舞台排演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劇本，名爲二十世紀新茶花，頗轟動一時。 ④南國 田漢組織的藝術團體名。 ⑤茶花女 是茶花女劇本中馬格理脫的別號。 ⑥小仲馬 Dumas fils (1824—1895) 法國戲劇家。茶花女劇本是他著名的傑作，他又將本事演爲小說，兩者中國都有譯本。 ⑦涅槃 佛家語，絕滅的意思。 ⑧Les Misérables 法國文學家露俄 (Hugo 1802—1885) 所作的小說，中文譯本名孤星淚。一本名哀史，又一本名悲慘世界。 ⑨Orinar 一種樂器名。 ⑩海男 作者的兒子。 ⑪吉卜西式的 Bohemian Girl 吉卜西是一種著名的遊宿民族，散處在歐洲各地，普通的男人們大都做馬販，獸醫，騾夫等事，女子們大都賣卜，算命或出售各種有毒或無毒的藥材等，Bohemian Girl的意譯爲「放蕩的女兒」。

復田漢

白英

白英爲南國劇社演員之一，她的生平不詳，但可在她這封信中窺見一斑。

田先生：

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正朦朧的睡在床上，聽那淒迷瀟索的雨聲的時候，猛然地被一種聲音驚醒了：『田先生給白英寫的一封信了！』我馬上從床上翻下來，跑到W君的床邊，他把報紙遞給我，像饑鷹似的一把搶着坐下來一字一字地很興奮地讀着。

田先生！當我看着您那封信的時候，我真不知道想什麼才好！哭吧？笑吧？我可不知道咧。我覺得我要是一個無可挽救的人吧，那末我敢相信田先生您一定不會費這番心血來鼓勵我的吧？這不是令我想笑的地方嗎？不錯，不過我回心的想想啊！我自己實在是太不長進，太不自重了。我既然決意的來上海，決意爲着從事藝術來上海，和慘淡的環境決一死戰，那末爲什麼又要令朋友們，忠實的朋友們爲了『我自己失掉了我自己』的緣故而哭泣呢？田先生，我願意把我的一切告訴您，田先生，我不是要您仁慈的同情，是要您嚴厲的責罵啊！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可愛的孩童時代。我回憶到我孩子的時代，有一位伯伯攜了他的兒子到我家裏找我的爸爸。媽媽看見他的孩子倒也活潑可愛，便想找點東西給他吃，忽然的想起房子裏還有一個芒果，媽媽囑我去找給他，可是我早已吃掉了，只好告訴媽媽說『我吃左咯』。

——這是廣州的土語——媽媽只好着人另去買給他吃了。後來他向媽媽說『Baby 和我都

是一般的愛吃芒果，那末我要討她做老婆的，『嘩的一聲，我哭着的跑到母親旁邊說：『媽媽，我再不敢吃芒果了，您可千萬別把我送給他啲。』經過了這次之後，我從不敢對着別人吃芒果了，可是我還老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偷偷背背的吃着，唉！真是沒有勇氣的孩子。

有些時候：是的，我也許有時候會恨着我的媽媽——那不幸亡過去了的媽媽——我覺得她太愛我了，過於憐愛而放縱了我了，所以至會養成了我這樣的任性。這雖然也是個性使然，可是也不能說一點不關兒童時候的訓練啊。

在四年前，我早已深深地希望着將來能夠在藝術裏得着一種真實有味的人生，可是我從沒遇過一個機會，我只好期待着吧。我記得在七歲時爸爸開辦了一間電影戲院，在廣州之南，每逢改換新片的一天，戲院裏總少不了我的蹤跡。在看完了回來，我還很高興的呀啦嗎啦地說一會給爸爸聽。有一天，我看了白珍珠 (Pearl White) 的『綠林女傑』內中有跳舞，游泳，騎馬，操車，的各種技能。我快活極了，羨慕極了，在爸爸面前詳詳細細的敘述的時候，老是跳跳舞舞地動着。爸爸也很能知道我的心，就囑咐我好好的唸書，到長大了，他必定把我帶到美國去研究戲劇的。我快活得什麼似的。以後戲院裏也常常的有這一類的電影片子，我知道這一定是爸爸的好意！

於今呢，他也和媽媽一樣已不幸的死了。可是我並沒有中止我的思想，而對跳舞，游泳，操車，騎馬，的各種技能，我也有了一點點的成績，不過不是很精吧。

我還有一種怪脾氣，就是歡喜看中國的古詩詞；古文我也很愛唸的。從前我曾在廣州的H天主教學堂裏唸書的那時候，最歡喜就是替同學們回情書。昨天在那些零碎的東西裏，無意的找着一封殘舊的情書，不過我可忘却了是替誰寫的，因為隔了的時候已經不少了吧。

……(書略)

當我重復的看了這信的時候，我覺得我真是一個混蛋，爲什麼常常的代人寫這種信去引別人那衝動的同情呢？我太弱了，我實在太沒有勇氣了。倘若真的同情是這麼容易發表的，那末同情還有什麼價值呢？況且……唉，同情，同情是什麼東西，這不過是男子們，那些善於誘惑的男子們用以來欺騙女子的口頭禪吧！記得我自從在一個舊式婚姻受了無上的侮辱後，我的性情便一天一天地由天真而變成狂漫了——在當時的環境裏，不由得我不如此的——我以爲社會再沒有我生活的位置了，只好向狂漫裏推着煩悶的日子吧！所以我每逢知道有人愛上了我的時候，我總是寫些情信去給人開玩笑的。『戲弄人的，終久要給人戲弄。』這一點不錯，因爲這

個緣故，我也接了很多的情信，有些人還把他的照片粘在信的一旁，我不知道他們是真誠的吧，還是像我一樣的理想啊。

在每逢接到了這類的信的時候，我必定很驕傲的拿去給同學們看，像是很榮幸似的，不過在於當時的同學，也像是和我一樣的心思吧！因為在同學當中，我是最受歡迎，最受愛戴的，校中的生活，我總沒有覺得寂寞過。

可是在這十八載的夢魂中，還有一件使我最難受，最恐怖，而且再也不會忘記了的事呵！前三年，在我十五歲的時候，香港的工人，爲了沙基的殺戮罷工了，因爲經費的缺乏，在廣州長堤的××大公司開遊藝大會，同時我也被請去擔任跳舞和服務，有一晚，我同了一位住在我家隔壁的M女士去公演，我正忙着化裝的時候，化裝的門忽然的開了。M女士帶着一位少年的男子，跑到我的旁邊，“Baby, May I introduce my friend to you?”她帶着微笑的說，“Baby”是我小孩時的名字，可是我表演的時候已快到了，我還忙着的燙頭髮，只好胡亂的答了她幾句，“I set no time now, excuse me, When I have finish my work, I will come to see you.”說完之後，我也忙着登台了，在那五色燈光裏跳着舞的我，無意的看到了M女士攜來的一位男子

的一雙眼睛，不轉的呆呆地望着我，不過我當時却不感覺到有什麼奇異，因為這樣望着我的人太多了。跳舞完了之後我始終因為忙的緣故，沒有去找她。她也並沒有重來找我，所以還以為她先跑了。在散場的當兒，我獨自的走下露台，想回家去，在我剛走進車裏，車門還沒有關好的時候，忽然地一陣呼聲吹進了，我的耳朵裏：“Baby, wait for a minute.”^三我正想探頭去望望，啊原來又是M女士和那少年男子向着我車子裏跑來了，我請他倆進了車，在汽車開行了之後我還說了幾句歉話，M女士便和我介紹，我才知道他姓G，是美洲的僑民，新近歸來，在L. N. 學校裏求學的。車子到了門前了，M女士還要邀我到她家裏談談，可是我已太累了，只好和她約好了後會，獨自一個人回家去了。第二天，我因為為了一點事，要準備赴港，便拿一張我的近影小照，去送給M女士，當我走進了她屋子的時候，G君已先在那兒了，她們要留我打幾圈牌，我雖然是很不愛打牌，不過却不了她的意思，馬馬胡胡的打了兩圈，我決意的走了，只推說赴香港的行李，還沒有收拾好，其實并不然，他們也只好讓我走了。

到了香港，過了兩星期，忽然地接到了M女士的一封信，要求我即速旋省，還說G君爲了我的緣故病了，而且很危險的病了，而今已在頤養院裏留醫呢。我奇異極了，他爲什麼會爲了我病呢？

我並沒有害他，而且我和他的感情也很淡薄，他病了，於我有什麼關連呢？我始終置之不理。過幾天，M女士親自來了。她先訴我說G君瘋了，他簡直病得瘋了，有時還狂熱的呼着我的名字。我聽了這些話也覺得太可憐，可是却很害怕，不過末後却不了她的誠懇的要求，只好留她等了我兩天，便一同起程回去了。在下船的時候，G君的朋友，Y君已在碼頭等着我們了。『您們怎麼現在才回來呢？我接了幾次船了……』他還沒有說完M女士已很急切的問他：『G君怎麼樣了，他大概好點了罷？』Y君很悲傷似的說：『死了，昨天下午死了，在他將死的時候，他求我到您家裏把Baby的照片拿來，他緊緊的抱着她小照，抽着氣的哭了兩聲就死過去了。』唉！爲了這一會事，我曉得難受極了，我還到××寺去祭他兩次，在夢裏也夢見過他一次。可是從他死後，報章上把我罵得太狠了，什麼『尤物』，什麼『迷人的精靈』，『害人的妖姬』，都罵遍了，我的名譽，也爲了他的死而受詛咒了，一天不如一天的損毀了。田先生，他死了，他爲了愛我而死了，可是我並沒有害他，沒有迷他，而他更不是爲了我犯罪的緣故而死的啊！不過這也許是我自己去諒解我自己吧，因爲這個時候，除了我自己能夠諒解我自己之外，社會上再沒有人會諒解我的了！

田先生，我也受過別人的戲弄的，曾經多次的受人戲弄的了，那可怖的戲弄啊！那時傷心極了，

傷心得要自殺了，可是我總又是一個弱者，唉！弱者啊！難道您的名字是女人嗎？是的，我是一個弱性的女子啊！那時我只好想用慢性的法子來自殺吧！我拚命似的抽煙，白天裏也不休息，夜裏也不睡覺，整天整夜的鬧，有時狂烈的跳，笑，哭，終至於吐血而且不能動，才略略地休息一會，不一會又回復到變態的狂熱的生活了，朋友們都說我是瘋了，神經過敏了，不錯，我是瘋了，是神經過敏了，在那時候，我以為我不久就能夠實現慢性的自殺，可以了結我這不幸的生命了。唉，誰知？幸而不幸，又給我認識了兩位異鄉的朋友了。我被他們的同情，那忠實的同情感動了，我那將滅的一點兒死灰，又猛然地復燃了，所以才有來上海的這回事啊！

田先生，我現在來了，我來是希望能夠在南國做一個忠實的同志的，我是希望來研究藝術的，還有一層，我是要為那些不幸而失足的女子們，爭回他們真的偉大的人格，在社會的理想裏，以為已失足的女子，是不能回首的，是沒有挽救的。不錯，失足的女子，是不容易回首的，不過，田先生，望您給我一個機會吧。我相信在南國的空氣中，我決不會再走舊路了。因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呵。田先生，您瞧着吧，我是那些不幸而失足的女子中的一個。

至於前天——啊我生命中不可磨滅的前天呵，那雖然也是我一時的不對，不過我在太無聊

的時候，常令我失常的亂想亂寫的。這我可并不是想復走從前的舊路呵，從此我也會再不胡鬧了，是的，再不再字，未必對我就不適用了麼？

田先生！我知道我是很不對的，我從前完全是刺激過度了吧。可是我不願意多說些什麼懺悔的話。只說是沒用的，不過我很感謝你的指導，我也一定努力去自新。白娥也好，白英也好，總之我是改了一個新的名字，同時也要努力去換一個新的生命，新的思想就是了。至於茶花女的遺事，我却沒有看過也沒有自己承認過，這不過是W君看了我的生活，送給我茶花女的名字。既然她是一個有生活內容的人，我希望將來能夠像她這一點吧。我決不再做胡鬧的孩子了。

田先生——最後我誠懇的跪在您的脚下懺悔了。望您不要用石子打我，因為上帝都沒有那樣做呵！請你再給我一個機會，我會把一個新生的孩子——白英介紹你及南國一切同志呵！我要說的您全明白了，我還說什麼呢，祝您康健！

您的可憐的女兒英上。

①Baby, may I introduce my friend to you? 譯意爲：「倍倍，我可以把我的朋友介紹給你嗎？」

②I get no time now. 四句 譯意爲：「現在我沒有空功夫，請你原諒我，等到我工作完畢了，我必

來看你。」①Bday, wait for a minute, 譯意爲「一倍倍,稍等一會兒。」②南國 田漢所組織的藝術團體名,有電影劇社,有話劇社,有學院,出版有週刊、月刊等。③不要用石子打我 古代猶太風俗,犯奸淫的女子,任何人都可用石頭打她。見聖經。

致童曼恬

李石岑

李石岑爲湖南醴陵人,現代中國哲學家,曾留學歐洲,歷任國內各大學教授,教育雜誌編輯等職。著有人生哲學,演講集,論文集等。

我永遠熱愛着信賴着的恬兒。好容易等到六月五日,纔接到你一封訣絕的信。我把這信從頭至尾看完之後,兩眼昏黑,血全部上湧,加以酷熱的太陽薰蒸了許多,就倒在「明恥立信」校門旁邊。數日來焦苦萬分,每夜只能睡二三小時。直至前日,我跑到張栗原兄處,方知你有信給蕙哥,裏面嚴格地提及兩事:第一,要我不再寫信與你,要我不寫親蜜的話,要我寄錢時單寫對方姓名住址,不要提別事。第二,要我履行契約,每月寄百五十元。并聞將寫信給杜郭等人,請其敦促,以免失信。這些都是栗原兄口中述給我聽的,信我不曾看見。我得了這個消息,真如晴天霹靂一般,禁不

住的要在這裏問一聲：我親愛的人兒！你竟忍心到這地步嗎？你竟永不要我寫信給你嗎？你竟決定以後永不寫信給我嗎？我知道你的性格，如果我以後再寫信給你，你會再報告你的蕙哥，再報告杜張諸人，那我真無以解釋。『我對你又在欺騙。』所以決定寫這封痛切真摯的信，以述我平生未盡之懷。以後如果你不允許我寫信與你，我就只得向老天揮淚，對夜月寄懷而已。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望你不要把這信看作情書，這只不過是我的孤誠而已。

恬兒，我唯一熱愛着信賴着的恬兒！我們的事，真不忍重述。雖然日子並不十分長久，可是我們的恩愛，竟似到了天長地久一般。記得你當初寄我雙瓣紅葉之時，我是怎樣的驚奇與陶醉呵！老實說，我那時的愛你，不如你之愛我。我那時的愛你，憐多於愛。（心愛的！請你不要動氣！這是我的心血嘔吐之時，你就不可以讓我痛快的一吐嗎？）記得前年除夕，我們初相見，我看到你兩眼無光，看到你兩度搨魚搨不上筷子，在滿座的親友中人人熟視無睹。恬兒，我那時的內心是何等的燥急喲！畢竟忍不住要說出，要當大眾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將來和你配一副眼鏡吧！』你那副窈窕婀娜的身材，在漆黑的廚室中踱來踱去，是多麼擊痛我的心弦啊！況且你的哀人欲絕的身世，又是多麼觸動我的哀感啊！我那時便決定了這麼一個意思：如果將來有接近之一日，我必定

盡我的所有以幫助這麼一個可歌可泣的人。想不到我們居然有機會能夠一天親密一天，想不到不久我們竟同遊西湖。老實說，那時還是憐多于愛。恬兒，你不要誤會，更不要痛恨我，從憐裏面所見出的愛，是多麼能夠繫人心魂於永遠。自經南遊之後，憐的成分減少了。後來，同居興業坊，只見有愛，不見有憐。雖然不見有憐，可是因共同生活的結果，因種種趣味相投合的結果，遂完全走上了唯一的愛之一途。直到上海分離之日止，直到我現在寫信之時止，你來廣州之日止，我絲毫沒有想到，我和我的恬兒是要分手的，是要永遠不通信札的。不過我自從和你結合之時起，我只有一個問題在腦中盤旋，便是我們的愛要怎樣才能夠持久，才能夠永遠？

我現在要將我心坎中要說的話，全盤的說出來：我自從和玉君分手之後，我深知道我現在的情形不能戀愛任何女性。所以我們頭兩三次見面，就問到你對戀愛和婚姻的看法。那時你在景雲里書齋裏面，說到你只談戀愛，不談婚姻，說到你痛恨那般破壞人家婚姻的人。我聽了之後，以為你是另具有一副特性。所以後來同遊西湖，到了定情之夕，我開始更鄭重的提出，我願意和你做個永遠的好朋友。這話說完了之後，我們便陷于甜蜜的深吻之中。後來同遊故鄉，同遊廬山，我們並不會發生過甚麼問題。不過到了同住興業坊之後，這問題便開始嚴重起來了。我因為怕你

說話，只有少回蘇州。曾記得那時你還許我回蘇州。你兩句清麗的詩，我還記住，便是「問君何事歸心切？不語重來是那天？」後來你當我回蘇州之前後，必口角至一日夜，直延至住大成公寓時，我非迫不得已，決不願輕提一「蘇」字。不過在這時，我深感覺到你愛我之真摯，所以總想找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來。今年正月八日，經洛曼將我們的戀愛史全部揭出後，於是蘇州方面驟形緊張。我知道事情總要爆發的，遂對蘇州方面將我們的經過情形直陳不諱。我意無論在何時，無論將來弄到什麼局面，總可以想出一個分居之法。想不到你忽然來廣州，想不到我們在廣州這樣的一個結束！想不到我們在廣州竟處受逼迫不能作一個好的分手！以上的情形，我現不想多述，徒然增加我們的傷痛。我是十分痛心的，要我這樣和我的恬兒分手！不過憑我的赤心說，不知怎樣，我的心底總不能消滅我的恬兒的影兒。恬兒！恬兒！我用血誠說一句話說：我們這回的解決，絕對的，絕對的不是我始願所及；更與我在景雲時在西湖時翹望之本懷相反。現在不妨更明白的說說我最初對你的期望。

我自看見到你給蕭達羣兄短短的信以後，我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奇想。我認定中國女子很少有獨闢蹊徑，走上自己的道路的人，尤其是現代的女性。我認定她們什麼都看成裝飾品，她們把

高跟鞋，細腰短袖，女子大學，唯物論等等，看成一樣的時髦。恬兒！你想這是多麼可笑的現象。我那時便想我的恬兒另走一條道路：第一，我的恬兒有一種絕妙的文學技術，能以簡短文字入人深而感人切；第二，我的恬兒有一副哀人欲絕的身世，這是天給與你的一種文學家的條件；第三，我的恬兒的性格，常常會自己矛盾，兩種矛盾的性格同時存在，這是文學家所以能深刻的觀察人情的祕力。所以我從那時起想你大發心做一個文學的研究者，做一個女流作家。曾記得有一次在虹口公園，你要我講希臘哲學，我便很起勁的講了一個晚上。我勸你多看虹、人生、小諷刺、現代日本小說集這一類的作品，便是此意。我勸你寫二十年的回憶，也是此意。總想把你引到文學研究這條路上來。不光只想你寫幾篇好小說，還想你過一種文學家的生活，意思是說，過一種孤芳獨賞的生活，或過一種街頭吶喊的生活。這裏你不要誤會，不要以為我老早就存一個自利的心。我是認定婚姻式的家庭生活（暫且莫駁，待我從容不迫的說來）無價值，也認定時髦式的浪漫生活無價值，因為都沒有內容。我們總要想到，我們過去的遭遇要善於利用，個人的性格要善於陶冶，在這裏面，就可醞釀一種特殊的生活態度，也可孕育一種獨具的思想輪廓。自然到了那時，你不走到孤芳獨賞的路子，便會走到街頭吶喊的路子。在激烈緊張的現代，講到孤芳獨賞，覺

得有些不合時代，性然而在畸形發展的中國社會，有時逼住你不能不走這一途。照這樣說來，如果你發心想做到了這一步，我覺你對個人，對社會，尤其是對泉下的老母，你都可以拚心無愧的。但不幸我這個企圖，完全不容易實現！你和我過着的日子，不是和我吵鬧，便是專好料理米鹽，咸否人物。恬兒，我的話說得太戇直了，你恕我平日吧！

這回我們分別了，永遠的分別了。恬兒！我不是絕無性情的，要我不垂着眼淚寫下去，我可是不能夠的。恬兒！你現在究竟作怎樣的計劃呢？一個二十來歲的人，上無親生的父母，左右見不到同骨肉的兄弟姊妹。尤其得不到至誠感人的朋友，這是人世所難堪的。不過，恬兒，你要記取，這是你向前途努力的一個絕大機會，你要下最大的決心，走上學問的坦途。我覺得你到日本去留學是最好不過的。你到日本之後，你要特別注重新近文學作家的作品。日本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日本沒有哲學。可是文學的造就却是很高。牠的文學另具有一種題材與風格，有時候幾行文字可以使你全身發抖。恬兒，你如果到了那邊，我相信你的思想和生活，皆有大大的改變。不過你對於日本文要特別研究，要把那些難記的成語，俗語，土語，特別的記清。這是一個難關，但你務必通過這難關，這關通不過，日本文學的精髓是拿不過來的。還有，你的中文，也要有相

當的練習，你善於寫短簡，不善於寫長篇。你的文字時而精察過人，時而幼稚可笑，正和你的話，你的本身一樣。這都是由於沒有練習的緣故。

還有歐美的文學史你務必讀幾部，此後更要多讀名家的作品，北歐的文學我覺得大有注意的價值。你的外國文，你還是打算再弄呢，還是這樣的下去再不理會呢？你到日本後，你又何妨再作一種努力。關於歐美的重要作品，日文都有譯出，你暫時只有先買些日譯名家小說看看。

你近來似乎看了些書。從你的信中，知道你對尼采[†]杜威[‡]一流人，都頗注意。不過你要知道，徵引人家的著述，最怕斷章取義；因為一個思想家總有他的思想系統，如果不明白他的思想系統，貿然引幾句話，可以演出完全相反對的理論。譬如杜威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尼采却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又杜威的思想是看重調和妥協的，尼采却是極力排斥調和妥協的。這些地方，你都不不可不明白。老實說，你現在做學問，須得有個指導的人，不然，你就令看書看得多，如果瞎看，倒反有害。我總覺得你的思想太不成體系，一時是這樣的議論，一時又是那樣的議論。你做人也很隨便，一時這個黨，一時又入那個黨。恬兒！你總是這樣拿不定主意，又怎樣得了呢？在前幾年還可說，以後歲數加大了，難道還是照前幾年那樣的馬馬虎虎的過下去嗎？這些事都須得你自己

拿定主見，就令有很好的蕙哥，餘哥，也是不中用的。他們的意思，不過扶植你成人成家，卸卸他們的責任；至於如何做出一個超卓的人，這全在你自己。恬兒，莫恨我說話太不忌諱了！你看看我這顆赤裸裸的心！

就在這個當兒，率性將我的肝膽全塗在紙上吧！恬兒，我覺得你的習氣很深，恐怕接觸你的人，大半是些沒有甚麼作爲的軍人和政客，因此無形中染上一些不可想像的習氣。一個少女是要如何的與自然界相接觸，表示出一種純潔真摯的性情，流露些天真活潑的稚氣，這是人性的本然流露，不限於在那一個社會那一個階級的；但我的恬兒却因爲老早就染了許多習氣，把這樣的天真完全喪失了，這是何等可哀可痛的事！我的恬兒現在所最留意的是：機警、敏捷、手槍、刺刀、辯護士、法庭，到成年不足三個月，用珂羅版拍照送滬粵各報之類。恬兒，寫到這裏，真不禁爲我的恬兒痛哭！我以爲非澈底的更換環境，你的已往的習氣是不易剷除的。我可憐的恬兒，你知道你的四周幾乎沒有一個人對你不是『敬鬼神而遠之』嗎？^{十三？}恬兒，寫到這裏，我又哭了！你何嘗不知道多讀一句詩詞，小說，戲劇之類，但結果詩歌自詩歌，恬兒還是照舊的恬兒，這完全是習氣太深，積重難返的緣故。

你這回做來的詩，我覺得遠不如從前那一首律詩『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這是多麼沉痛的詞句啊！有人說：這樣的名句，在宋以後恐不易得，我也是這樣的看法。你對於聲韻尙富留意，如果你願意從事詩詞之類的話。不過我覺得西洋的詩歌，規模更來得雄宏，譬如拜倫的贊大海，哀希臘，是何等的胸懷！你不要專讀詠兒女情懷一類的詩，因為無形中可以使你跼蹐在小天地裏面。詩可陶養性情，我很希望你在西洋詩歌上多多注意！你這回的詩，我沒有抄示任何人，我只在深夜時閉目默誦而已，最末的一聯，更使我讀後灰敗欲死！

恬兒，我們真正分別了嗎？我不相信廣州的一別，就成了永訣之期！然而假如你到了日本之後，或者你在日本找到了愛人之後，或者你由日本回國之後，事情的變化如何，現在一點也不能推定，又安知這次的分別，不是最後的撒手麼？況且你現在已經決定了不再和我通信，並且不許我再寫回信，如果再寫回信，就要報告你的蕙哥。那末，我們的命運已經是決定了的，再也用不着嘮嘮叨叨的說下去了。好忍心的恬兒啊！不過回頭一想，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未必因不通信之故，就能夠擺脫得干干淨淨罷？我自問待我的恬兒並不薄，自從初相識以至現在，我並沒有一刻離去我的懷念。我對恬兒的身體，我覺得比甚麼人還關心。當你患腸病時，我深夜爬到顧壽白的家

裏；當你發熱時，我冒險跑到清水家取藥；尤其是當我們美麗的孩子墮地後，我切感到我的恬兒連日所受的苦痛，如同自己剝去心臟一般，因此不禁號啕大哭一場。我自問在我父親去世之日，我並沒有這回的傷慟。這回聽說你的肺病完全好了，我比什麼還快樂；然而看到你的面容憔悴，我又不能自己的見諸夢囈之中。我常是這麼想：只要可愛的恬兒能夠快活的過日子，我願意歷盡苦楚用苦楚做快活的代價。可是恬兒，你不要使我太苦楚了啊！

往事真不堪重述，記得去年這時候我們正在還鄉旅途中。恬兒你還記得福昌旅舍的一幕麼？我的右拇指現在還剩有裂痕，我是如何的用盡了氣力求討得我恬兒的歡心啊！還有故鄉的紅拂之遊，三刀石之遊，乃至岳麓山之臨流濯足，南陽船上之相抱吟詩。我熱愛的恬兒，我們的已往真不堪回首。最足使我們繫念的，我以為還是廬山之遊。在天際白雲迂迴起伏之間。我們作三十里長途的旅行，時而攀登捨身岩絕險之地，時而蜷伏仙入洞幽獨之窟，這是生平中不易經歷到的奇境。從我們旅舍的小窗遠眺，青山與白雲交映，晚霞與夜月爭妍，彷彿一幅絕美的天然的畫圖。恬兒，心愛的恬兒！我不相信你能夠忘記了的。還有，在明月如畫的虹口公園裏，我們貼近的坐在池邊，同吟精衛的舊作：

「雙照樓頭月色新，

清暉如慶比肩人。

梅花雪點溫詩句，

疏影橫斜又滿身。」

這種境界，我覺得人生也不容易經歷到。我們過去的事，只要略閉目，即便紛呈腦際。恬兒！我的腦病恐怕從此日深，你那有一時一刻想到我的心境之苦啊！

自經上海事變發生以後，我甚麼東西都沒有了；但身邊還藏有兩張俄國菜館的食券。恬兒，這也是我們最可紀念的東西，你的身體能夠漸漸的強健，你不能不感謝這菜館。我們每日同去同歸，如果將來再經過這菜館時，不知將要如何的傷感啊！現在「丁媽」「王媽」這些回憶，都成了我很大的傷感的資料。我們供在桌上那隻可愛的小龜，爲甚麼我這回兩次問到牠的死活，你都不答應我呢？

恬兒，你這回對我說，我甚麼待你都好，只是一事欺騙。我所過的婚姻式的家庭之單調之無聊，你何曾想像到！但何以不決心擺脫，實在因爲對方知識短淺，又性情過于真摯，如果釀成生命危

險不免連帶及于多人。我老早想到過，所以我們最初結合之日，我便提到我願意作你一個永遠的好朋友。我知道你看到這裏，必又怒火中燒。但你要曉得這是我的衷腸語，正是表明我不是欺騙；其實我和她過的日子：只是一個形骸。恬兒！我自問這封信，全是我的赤心之赤裸裸的流露，因為在永訣的當兒，片語都成了遺囑，你還要說我在欺騙嗎？

這回你在廣州時，想不到你這樣認真。你還不知道我的經濟狀況嗎？從前在興業里時，我說蘇州方面典當的數目甚鉅，又何嘗相信；直到這回看到蘇州方面許多的信札，你纔自動的流淚不止。老實說：我現在的負債，將使我焦苦到無可奈何的地步。柏林張銘鼎君我負他千餘馬克^{三三}，他已到了極窘之境，我還未還他一錢；內山書店^{三三}催促如火，有些話使我不堪；蘇州的典當二三百元，恐永無贖出之可能；我又欠了詹文滂君六百元，日內又來信催促。恬兒！想到這裏，我真焦死了，我在中大已取了五月的薪水（上回所寄的便是五月份薪水）六月的薪水尚杳杳無期；暨大已決定移回上海，見諸各報，此後又少了一筆收入；民智書局只有兩個月的版稅可拿了，但近來因為時局關係，許久延宕未付，不知將來如何，預計我的最近的將來，恐怕要弄到不可收拾。現在在這酷熱的天氣，我還是着的冬季的黑色洋服，我因為計無所出，只得又托朋友在教會中的嶺南大學

找鐘點；最近聞到此間的民國日報投稿，每千字可拿銀一二元，我也決計去幹。恬兒！我前次未寄足百五十元，實在因為無所為計，你會許我量我的力量寄多少，我會說明在百元之數，我無論如何負責任，我為我的恬兒受苦楚，我是願意的。但方才說過，恬兒，你不要使我太苦楚了啊！

朱嚴傑女士曾有信來。並寄來茶葉、辣椒、焙魚肉等珍品，我已回了信謝謝她，茶葉曾寄與你，不知收到麼？蕭勁安兄上週會來一信取茶葉，說你需要，那時因尚未寄來，故無從交他。現在你又會到了勁安吧？煩為我致意他。彭建華兄有信來，說築子、芸子將一同回醴陵。這樣，你在上海居住，豈不更感着孤單些？

我可憐的恬兒！真正我們不知何以弄到今日的地步，以後你要好自護持啊！不比得有哥哥在你的旁邊，可以隨時照應你。我們的已往都聽牠如流水般的過去吧！你不要太哀傷了，多流着眼淚，這於眼睛是有害的。我看你的信箋上眼淚斑斑點點，我的心真如寸寸刀割。老實說：你對我的好處，真是無言可說，我心下完全明瞭，並不待臨別時的一慟。你以後寂居上海，夜間不害怕麼？還記得從前你總是掛一座符錄，你現在還用得着嗎？恬兒！寫到這裏，我淚又長流了，你夜間最好早睡，因為睡着了也就不怕了！如果害怕得很，弄到不能安眠時，我看還是另找一個伴纔是，或

者叫娘姨睡在一屋裏。恬兒一切的一切，你真要好好的自己保重吧！

張栗原兄說二十日回上海，我想月底總可到。他大約下半年還來，我已經和他說過，他來時請他代我帶點書籍。我大約暑假不回上海，不過尚沒有十分確定；如果不同上海的話，就請你將我的日文書交給他，因為這些日文書，你此時用不着的。還有一部哲學大辭典也請交他。

恬兒，你的生日快到了，陰歷六月十日，我在此地默禱，遙祝我的恬兒身健心怡，前途幸福無量！恬兒，別了！我們永別了！好悲慘的天地喲！

①此下刪去三句。 ②廬山 在江西九江之南，風景絕佳，尤多瀑布，為避暑勝地。 ③此下刪去四句。

④唯物論 與唯心論相對，謂宇宙萬物盡可由物質以說明之，而不承認物質以外的存在。 ⑤虹口

公園 在上海北四川路底。 ⑥虹 現代中國文學家茅盾所著的長篇小說。 ⑦人生小諷刺 英國

文學家哈地 (Hardy 1840—1928) 所作。 ⑧現代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所譯，世界叢書之一。 ⑨醜

醜 和醜醜的意思差不多。 ⑩臧否 臧，善也；否，惡也；臧否，猶今言批評。 ⑪尼采 德國哲學家，他的

學說以個人主義為立場，認定超人為人生的極致，故世稱為超人哲學。 ⑫杜威 現代美國教育家，哲

學家，實驗主義的提倡者。 ⑬敬鬼神而遠之 見論語雍也篇。 ⑭拜倫 Byron (1789—1824) 英國

浪漫主義詩人，熱情的革命家。 ⑮跼踖 踖踖不安也。 ⑯紅拂三刀石 都是湖南醴陵縣的名勝。

①岳麓山 在長沙的西岸，爲衡山之麓，故名。②南陽 縣名，在河南省。③捨身岩 在廬山天池寺南，高百餘丈。④仙人洞 在廬山天池寺東北之佛手岩下。⑤精衛 汪兆銘字，兆銘爲現代政治家，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⑥馬克 德國貨幣名。⑦內山書店 日本人開的書店，在上海北四川路。

寄給母親

謝婉瑩

作者生平見前。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曾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曾招母親歡笑，也曾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竟橫海去了，他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淒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她只不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會到華盛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她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應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但些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些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中，抱着橈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一月十日夜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穰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關上門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進來，狂風循着屋脊

流下，將小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遜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炮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炮仗，我總想得個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抬起槍來，一板，砰的一聲，從鐵紗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穰一角的柔靜與和平。

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

着，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癡騷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為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床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較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遊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少，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發起了我的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

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繁星四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想；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幼稚的神秘』是 Lonio Nutunoyer 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癡如慧的話沒有？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着，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剗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要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親，這封信我想也轉給小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訊的碎稿，都在閉壁樓的空屋裏鎖着呢，她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不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遣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曾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限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真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①沙穰

美國地名。

②算未抵人間離別

似是宋人詞中句。

③約克遜

船名。

④駭

音牙，沒有

知識。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

作者生平見前。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己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

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眼，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節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來問我借錢，而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且，且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

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尚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烟，一撥千金的人原是的。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

價賣職的人，都是有大刀槍桿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會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不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能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

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以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祕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軍，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在曠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爲賊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

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為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耳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你若再懼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

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

①郭哥兒 *Гога*（一八〇九——一八五二）俄國小說家兼戲劇家。他的外套有中文譯本。②勢
男性生殖器的外部。③洪楊 指清咸豐時太平軍之亂。洪謂洪秀全，楊謂楊秀清，都是太平軍的領
袖。④破題兒 八股文的開首二句。後來用作「第一次」的意思。

給周作人先生

章衣萍

作者生平見前。

豈明先生：

的確有半年不曾寫信給先生了，冬去春來，炎夏又至，久病之身，衰憊依然，只是一年以來，未曾吐血，聊堪告慰。

我和曙天常常想起先生和師母，想起苦雨齋中的歡談，便聯想到若子女士的慘死，我們都不

禁爲之凄然——是的，我們都好久不寫信給先生了，我一提起筆便想起若子女士，真不知寫什麼話可安慰先生和師母！曙天說：『若子女士是給山本害死的！』我想到在北京時，因爲神經衰弱到山本那裏去看，他總說是胃病，其實那時的消化不良是由於初期肺結核的關係，山本不會詳細診斷，去了十幾次同樣是黃的藥水，白的藥粉，是開胃強神經的藥。到上海來之後，經過許多醫生醫治，沒有一個說我有胃病的。像山本那樣糊塗醫生，在中國竟會站得住腳，真也奇怪極了！

讀半農先生的『北舊』，愈令人爲之不歡。盲腸炎雖爲危症，但開割得早，決沒有危險的。是的，若子女士真是給山本害死了！想到那不可復活的青春年少——曙天說，若子女士同她的姊妹真是一對好姊妹，妹妹去了，她的姊姊真不知如何寂寞呀！是的，父母姊妹之情，思之令人慘然。我提起了好幾次的筆，終不知寫什麼話來安慰先生和師母。死是人世最大的災難，什麼能彌補這永久的缺陷呢？

炎夏快來了，我們在遙遠的上海，敬祝

先生和師母珍重！

○苦雨齋 周作人的書齋名。○若子 周作人的女兒，死于民國十九年。○曙天 姓吳，作者的夫人。○山本 北平某醫院的院長，日本人。○半農 語言學家劉復的字。

給汪靜之

章衣萍

作者生平見前。

靜之吾兄：

『情書一束』出版後，就想找個什麼人捧場捧場。記得美國有本雜誌上，會繪着一幅圖畫，上面是一對著作家夫婦，男的一隻手高舉起他的一冊新著，向着女的說：『吾愛，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女的笑着說：『是的，吾愛，世界上只有你寫得出這樣的好書呀！』這幅圖畫會幽默地印在我的心中，很久很久。我想，要是我的她不病在醫院，趁着我的拙作現在出版的良辰，我們倆又何嘗不可關起房門再繪一幅那樣幽默的圖畫呢？然而偏偏她又病了。我的天呀！世界雖大，你教誰來替我這冊小書捧場呢？

天沉下臉兒，似乎在說：『你的朋友呢？』朋友嗎？我的朋友，從近處數起，由北京而南，而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數到外國，到巴黎，到倫敦，到柏林，到紐約，到……一總算起來，也不過一打人吧。遠水難救近火，在外國的朋友不用提了。北京的朋友，就將『語絲』的一班夥計們說說吧：『語絲』的老夥計，周魯老，周豈老，錢玄老，劉半老，林玉老……這些老頭兒平常都不喜言情說愛的，——是的，周豈老鬚髯譯過一些言情說愛的小品吧，然而現在也不譯了。——對於我的拙作不會賞識，也不肯捧場吧。其餘的小夥計，如『老板』，如『品兄』，如……雖然都是『二八年華』，却已經宣言『古井不波』了，也未必肯來對於言情之拙作而加以恭維吧。只剩得一個做過『月夜』的川島，川島，是的，只有川島，他也曾熱烈地言情說愛過吧，然而他現在是做了父親的人了。有了女兒的川島，還能去陪我言情說愛麼？不用找『語絲』的一班夥計，全沒有替我捧場的希望。北京沒有了，於是找到南京，南京的兩個朋友：一個病了，一個瘋了。南京沒有，於是找到上海，找着自稱為『情癡』的靜之，做過『蕙的風』的靜之。哦，靜之！你，你一定得替我捧場了！

於是我便想將『情書一束』寄一冊給你，靜之，我想，『世界上只有你懂得我這本書的好處呀！』但是，天呀，偏偏不湊巧，靜之，你的通信處呢？你一個月搬了兩次家，我已經把你的通信處丟

掉了。我要將這册小書寄到上海的什麼地方給你呢？哦，哼，『情書一束』寄不出，捧場的人找不得！她是躺在牀上呻吟，我是對着板壁生氣。氣生完了，沒有法子，還得來自己捧場。

靜之，你聽——

小仲馬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再能作一篇『半個世界』(Le Demi monde)，但我却不能再成『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s)了！』

章衣萍搖頭擺腦而嘆曰：『我也許將來能做什麼再好的小說，可是我却不能再成一部『情書一束』了！』

『假如父親不許他的兒子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跑進他的兒子的口袋中；假如母親不許她的女兒看『情書一束』，『情書一束』會悄悄地跑進她女兒的繡被裏！』
唉，唉，捧完了肉麻，肉麻，好臭，好臭！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對誰說不是？

小仲馬，哈，我不想做小仲馬，我連大仲馬也不想做，我只是打一個譬喻！

『靜之，你想我的鬍子一年長一年了，還有什麼臉面老是這樣言情說愛下去，麼我的玫瑰道
路已經走完，橫在我的面前只有荊棘的道路。』

『情書一束』大半是多年以前的稿子，寫得那樣粗疏，那樣瑣碎，那樣無聊……而且付印前後，
我病了，她病了，她病了，我又病了，病到如今，她還在病。

『靜之，你看，書中的一些要修改的地方，我也來不及改。漏洞，缺點，我自己曾指出幾處。』

而且，印錯了也希奇，你看，上卷的一篇稿子上『賣黃瓜的車子』印作『賣西瓜的車子』哈哈，
錯得何等幽默！

然而，還是不說了，『家醜不可外揚』，自己的醜，難道就可外揚麼？打折肘膊向裏灣，自己終說
自己好！

『桃色的衣裳』的全篇，『紅迹』的一部分，『靜之，你看，那是我所稍稍滿意的，你及你的夫人看了
怎樣？』

嗚呼，假如我幸而囊中能有幾十吊銅子，我將如北京國民大會時某派一般，二吊銅子願一名
嘍囉來捧場，不幸而我囊空如洗，我只好自己來捧場，寫成這樣不害羞的自己捧場的信。

知我罪我，聽諸君子。

衣萍 五月十七日寫在她的病榻前。

①周魯老 指魯迅。 ②周豈老 指周作人。 ③錢玄老 指錢玄同。 ④劉半老 指劉半農。 ⑤林

玉老 指林語堂。 ⑥老板 指李小峯，因為他是北新書局的老板。 ⑦品兄 指王品青。 ⑧川島

周作人的姪兒。 ⑨小仲馬 Dumas, Alexandre, Fils, (一八二四——一八九六) 法國戲劇家兼

小說家，所著茶花女，有戲劇，也有小說，中國都有譯本。 ⑩大仲馬 Dumas, Alexandre, Pere, (一

八〇三——一八七〇) 法國戲劇家兼小說家，小仲馬的父親，名著有三個火槍手，(中譯本名俠隱記)

蒙德克利斯伯爵等。

復章衣萍

汪靜之

汪靜之爲浙江杭縣人，歷任暨南大學、安徽大學等教授，在『五四』前後，與俞平伯、宗白華同享白話詩的盛名，後來轉變方向，寫作小說。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寫兩性關係的反封建的題材，大膽的描寫是他的主要特色。詩集有蕩的風，寂寞的國，小說有耶穌的吩咐，父與女，翠英及其夫的故事，其他有李杜研究、詩歌原理等等。

衣萍兄：

你在「語絲」上給我的信是五月十七寫的，我到如今沒有回你信，你或者要嘆氣，怪我不肯替你捧場了罷？衣萍，你不要急，你試看看，不管古今中外，中外古今那有朋友不替朋友捧場的？那有同社同會不替同社同會捧場的？你是語絲社，我是既無社又無會，但我和你是老朋友，朋友替朋友捧場是應盡之義務，應盡之責任，否則還有什麼友誼可言？又何貴乎有朋友？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捧場之朋友能增進你的名譽，亦益友之一也；朋友而不盡捧場之義務，便是不滿意你的作品，不滿意你的作品，便是反對你的作品，反對你的作品，便是攻擊你的作品，既攻擊你，對於你的聲譽便大有妨害，這便是損友，損友便應當和他絕交，要他何用？世人盡替朋友捧場，「吾從衆」，那有不捧你之理？但請你莫因我不捧你而怨恨而下絕交書，我至今沒有捧你是有原故的，非不捧也，是無從捧起也。無從捧起是沒有拜讀過尊著，沒有拜讀，固不妨瞎捧一場，但慚愧我還沒有這種可貴的本領，雖然正想學學以便應酬對付。

我去年從北京回上海，是因爲不願再做教育家的奴隸，（教員要以教育家的思想爲思想，不能自由發表思想，所以是教育家的奴隸。）想去靠著著作爲生的，所謂靠著賣文爲生，其實只是

做資本家的奴隸。彼亦奴隸，此亦奴隸，我竟逃不出這個奴隸命！我以為賣文是再自由沒有的，有什麼意見便寫什麼文章，那知全是夢想，資本家的奴隸實在更難做。資本家教育家，彼此都是「家」字階級，所以有同樣的「家」訓，「家」教，同樣的禁條，例如：資本家是罵不得的，道德禮教是攻擊不得的，說到所謂精神的戀愛，純潔的戀愛便已使他們皺眉，說到「飲食男女」的「男女之事」更是大逆不道了。而我做的東西偏偏都犯了他們「家」字階級的禁條，於是重做，重做了還有犯諱之處，於是刪改，總要把我的脚削到穿得進他們法製的鞋為止，否則不給錢。「不給錢」多少厲害！因此，我這一年來，異常忙碌，沒有一刻閒空，終年如一日，一月兩月出門一次，向圖書館借些書報回來看。所以你在「語絲」上給我信我並不知道，後來是修人告訴我的。我到通信圖書館去借「語絲」偏借不着這一期，借「情書一束」又已借出了，而尊著的生意實在好，我到圖書館去了好幾次都出借在外，沒有開放在書架上的日子，直借了兩個月才借到手，我想至少看過二十個人了，因為封面已很醜陋而起毛了，而且有汗臭了。

但是看到「情書一束和捧場」時我又要離開上海了，因為我們寫作的結果不過替資本家的資本海裏增加了一勺一滴的資本罷了，而做資本家的奴隸更辛苦，更吃力，更受氣，更受約束限

制，（同爲奴隸，却有難做易做之分，非老於奴隸者不能知道）所以我仍舊回頭做教育家的奴隸。雖然，資本家於莊嚴的條件內收買了我幾本刪去了犯諱的字句的稿子，救了我一家兩口的命，此恩此德，是沒齒不忘的，因爲我臨時要動身，所以你的大著沒有細讀，只粗閱了一遍就拿去還了。到這裏又要選印講義，又要把教書匠的斧鋸刀尺等一副行頭擺出來，忙了許多日，到今天才能執筆來捧你，請恕遲捧。

天下工於捧的捧場專家（已是『家』字階級）頗不乏人，爲何要找着我這個最拙於捧的？莫非看見人家被人大吹大擂地捧了一陣，馬上便高高地捧上天，捧成了聲勢赫赫的名流，眼紅不過，也想叫我把你捧成名流麼？我勸你休想！因爲我對於捧之一道，素乏研究，也沒有實習過，很不_二在行。做『李杜研究』一書時雖大捧過李杜，但古人易捧，今人難捧，因爲古人好今人壞是天經地義無人否認的。假使我捧得太拙了，不能使你身顯名揚，反使你聲譽掃地，請莫見怪，這是你自己晦氣，不去尋專家。

『情書一束』雖不能說是十分完美的傑作，（你看了這一句不要着急，下面自然會翻轉的）但那敘述描寫的大胆真率的精神是極可佩服的。（這是一個最粗淺最流行的捧的公式，現在

很鈍拙地模仿了來。你要曉得捧是不可捧得太過分的，要先抑一下而後再揚一揚，使人家看去非常公平正直，不偏不倚方好。但是聽說教育家以為你的大膽真率是利用青年的弱點，有陷害青年的動機，要禁止青年閱讀。他們沒有說禁止老年閱讀，因為道德家教育家（都是「一家」）是承認老年人可以公然耽溺縱慾，娶小納妾，嫖娼宿妓的，而年老風流，反傳為佳話。老年人已經拘束過了，當然可以放蕩一下。他們以為你的『情書一束』和『風月尺牘』、『花月尺牘』、『言情尺牘』一樣，所以要禁止，雖然道德家自己是『花月尺牘』的讀者，模仿者，抄襲者。

我想你儘可做些家書（因為中國人最愛家）而在家書裏要贊揚忠孝節義，歌頌道德禮教。你不鼓吹忠孝節義，提倡道德禮教，却來寫誨淫的情書，未免太不識世務了。中國是禮義之邦，處處都塞滿了道德禮教，一切事物的評判均以道德禮教為準則，你這一點也不懂得麼？你把滿載忠孝節義，道德禮教的家書做好之後，你自己再實行做一做忠臣孝子，以身作則，那就更妙了。你莫以為民國世界，無君可忠，故君尚在，你只要上一個奏本，勸故君復辟，倘蒙聖上召見，你進去要行九叩首禮，叫他一聲『皇上』，忠臣就做成了。至於孝子也不難做，學老萊娛親，只要化幾個錢買件五彩衣衫，學郭巨埋兒，埋了一個可以再生一個（所費不過區區一精蟲而已）有何難做？但

你沒有老也沒有兒子，這兩個方法不行。『哭竹生笋』、『臥冰求鯉』是試不得的，因為你的精誠如果不能感動上天，豈不貽笑世人？而且古時是天有眼睛，現在不但人心不古，『天心』似乎也很古了，恐怕你縱使哭得天昏地黑，凍得死去活來，他老天也不肯顯一顯神通。『齋父母棺材裏流出來的屍血屍膿也不可幹，腐爛腥臭的血膿如何齋得？恐怕還要爛穿你的肚皮哩！但你若能忍一忍血臭，齋牠一口，偷吐在手帕上，回來再用藥水把口腔消一消毒也行。學陸績懷橘固然更容易，但恐怕你的朋友不給你吃橘子，而給你吃桃李杏梅，須知古人懷橘而成孝子，你也要效法古人懷橘，若懷桃李便不算孝，孝是不能變新法的。看起來最簡便的還是學子路負米，你若怕羞可以夜裏到店裏去，（不對，夜裏人家看不見）但須注意，定要負米，負麥負豆都不算數。——因為忠臣孝子的文章是天地間之至文，這步工夫不能不做，所以把忠臣孝子的做法說得嚙嚙了一點。

可惜你做的是情書，不是家書，上面這些策劃是徒然。但便是情書，也要有個體統，說情說愛也要說萬分高尚，萬分純潔的靈魂之愛，精神之愛，萬不可涉及『男女之事』，萬不可帶有肉的氣味。你須拿尾閭骨為中心，以一尺六寸的半徑，——或者不要一尺六寸——畫一圓圈，不要說到

圈以內的器官，換句話，便是不要說到人生中心的機能——色——和有關係的東西。書中遣辭琢句都要用紳士君子，學士大夫在客廳裏交際場中說的正派的話語，怎可用下流齷齪卑鄙污穢的流氓的口氣？古人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言情也要以禮義爲準繩規矩，豈可越出軌道？周豈老在『情詩』一文裏說，『現社會所說的禮義只是舊習慣的一種不自然的遺留，處處阻礙人性的自由活動，所以在他範圍裏邊，情也就沒有生長的餘地了。』他的話不對，要曉得在禮義範圍內的情才是高尚的靈魂的戀愛，出了範圍便是卑污的肉慾了，他的大著便是犯了這個毛病。

弗羅特說：向來使醫生束手無策的歇斯迭里病源，是因為病人自己的道德性壓制了他的性慾，阻止了他的性慾，因此，他無形中受了酷烈的剝傷，便有了歇斯迭里病。但我以爲不然，這種病完全是防範不嚴所致，假使道德發達，禮教修明，防患於未然，不讓他發生淫思邪念，便不會有這種病了。你若不信，請看這病是什麼人發明的，發明這病的是外國人，可見外國此病極多，中國人沒有發明，可見中國沒有這病。何以故？因為外國是夷狄之邦，不講道德禮教，我們天朝是禮義之邦，道德盈朝，禮教遍野。我們應當感謝古聖先賢法定了許多道德禮教的條例，使我們可以預防淫思邪念，否則恐怕遍國盡是歇斯迭里病了。你現在大寫情書，把道德禮教丟到西天去了，滿腦

子的淫思邪念，無從制止，我斷定你馬上便要害歇斯迭里病。

我本意是要捧你的，但結果却罵了你一頓，不過『打是親，罵是愛』，罵你便是捧你。

交朋友的目的便是想得到捧場的角色，捧場的目的是想得回捧，『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朋友之道，有來有往，現在我捧朋友的責任已盡了，你也要回捧一下才好。拙著詩集『悲苦的化身』不日可出版，你捧我的機會便到了。你若不捧我，我這次便是白捧，白捧誰肯幹？你叫我白捧，莫想我再捧你，我若不捧你，你就失了一個捧的角色，對於名譽的轟轟日上便有多少打擊，何等可惜！所以我說，衣萍，你還是回捧一下好，你總不會吃虧的，你校點的『樵歌』快要出版了，我捧仍舊要捧你的。『樵歌』雖不是你做的，但現在標點已成專家，既成專家，有何不可捧總之，我捧你，你捧我，彼此互捧，是互助，是互惠，是互益，是『揚名聲，顯父母』的唯一妙法，唯一祕訣。用這個祕訣而成名流的人多得很。吾兄如有志於『揚名聲，顯父母』，千萬勿忘了這個祕訣，切記切記！

◎語絲 文藝週刊名，魯迅所主編，北新書局出版。◎李杜研究 作者所寫研究李白杜甫詩的論文。

爲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國學小叢書之一。◎皇上 這是一句調侃胡適的話，胡適去見清遜帝溥儀時，

口口聲聲叫他皇上。◎老萊娛親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老萊子，周代楚人，年七十，著五彩衣作嬰兒戲，

以樂其親。⑤郭巨埋兒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郭巨，漢代人，家貧，因子分母食，欲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⑥哭竹生筍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孟宗，三國吳人，母嗜筍，冬天沒有筍，他入林哀歎，筍忽迸出。⑦臥冰求鯉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王祥，晉人，天寒冰凍，母欲食魚，他解衣臥冰上求之，冰融化，有雙鯉躍出。⑧齟齬 吐舌；此處似作啖字或舔字解。⑨陸績懷橘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陸績，三國吳人，六歲時，袁術賜以橘，他懷了三枚，術問他原故，他道：拿歸去給母親吃。⑩子路負米 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家貧，嘗自遠方負米養親。⑪發乎情…… 語出《詩經·毛序》。⑫弗羅特 Freud (一八五六——) 奧地利精神病學專家。⑬歇斯迭里 精神病。⑭投我以…… 語出《詩經·衛風·木瓜篇》。

給朱雯

沈從文

作者生平見前。

賀喜你，新婚以後日子過得很好。你那喜柬若發去一份就預備了一份喜酒，我倒很希望我的那一份你爲留下，等到我六月來上海看你的新家時再吃。辦喜事的一天一定十分熱鬧，可惜得

很，不能看看做新郎的神氣。上兩年趙景深做新郎時，倒很有趣味，人胖胖的穿上什麼鑄子裏租來的禮服，爲了臨時找尋一顆扣子或一根皮帶，許多人亂亂的各處走去，新郎只是向褲帶邊一個口袋掏手巾，擦臉上的汗水，又儘只把頭昂起扭到一邊去，似乎很爲那一條硬領子折磨到下巴。過一會兒，外面放起炮來了，打鑼了，吹洋號打洋鼓了，可不知誰還逼到他去在大堂上像做詩一樣讚美太太兩句話，他也居然還記得從他荷花集上尋出幾句很妙的話，且引了周作人幾句話。到後，自然就輪到一面奏樂一面吃酒那一件事了。看了這麼一回，到如今還覺得比他的小說生動有趣味。從那個故事想到你們結婚，也一定是很使人快樂的。

將來預備住到上海還是仍然到蘇州去？若果兩個人不缺少那種方便，在這樣滿地是花的春天，到北京去一次，倒不是一個無意思的旅行。人家都說在青島過蜜月，丈夫可更溫柔一點，太太也可以更快樂一點；你們是那麽年青幸福的人，若來青島恐怕會受天所妬嫉，成天給你一次雨，一堆霧，一陣風。青島這地方，就正像是知道春天有許多年青人結婚，都不忘記青島，去各處很近，地方又靜，一定有人要預備來玩玩的，所以長年氣候都極好，就只這個春天，一大堆日子，都差不多極壞極糟。這里夏天是可以來玩玩的，海同天不可形容的各種顏色，使人十分和平。

希望你替我爲你那位太太請安。天保佑你們，此後儘是兩張笑臉過日子。

從文

◎趙景深 現代文學家，四川宜賓人，現任北新書局編輯主任，他的夫人是李希同女士。

◎荷花 趙

景深的詩集。





◆ 中學補充讀物 ◆

文學概論講話	國學概論講話	中國文學史大綱	中國文學進化史	中國女性文學史	古今名人尺牘	中國小說發達史	新文學運動史資料	中國詩人	作文與修辭	小說作法講話	小品文講話	記敘文講話	現代青年書信	現代婦女書信	模範書信文選	模範散文選註
譚正璧	譚正璧	譚正璧	譚正璧	譚正璧	譚正璧	譚正璧	張若英	沈聖時	石葦	石葦	石葦	石葦	邱尼山	葉舟	戴叔清	何光燾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一元三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一元	一元二角	六角	八角	五角	七角	印刷中	七角	八角	七角	八角五分

模範日記文選	模範遊記文選	現代十六家小品	中國近代史	社會進化史大綱	中國社會組織	中國革命史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現代語辭典	文藝大辭典	青年創作辭典	國際名人傳記	墨索里尼自傳	希特勒	遊伯
戴叔清	戴叔清	阿英	李鼎聲	陸一遠	朱長野	貝華	譚正璧	李鼎聲	邱韻鐸	錢謙吾	董霖	楊寒光	石葦	伯
七角	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四角五分	七元	精裝三元八角 平裝二元	印刷中	一元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一角	一元	九角	九角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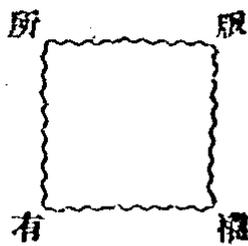
廿五年四月三日

◆ 刊 叢 作 創 ◆

革命家詩鈔	汪精衛詩存	懷之頌	春之頌	風雨飄搖	加里的情書	熱情的情書	麓山集	前山集	從軍日記	暗軍日記	長安城中的少年	素描種種	柘榴花	愛之渦流	明珠與黑炭	上帝的兒女們
唐國川	雪澄	陳福熙	陳福熙	程碧冰	高歌	邱韻鐸	冰瑩	冰瑩	王獨清	王獨清	張資平	張資平	張資平	張資平	張資平	張資平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五角	四角	四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	八角	二角五分	六角	四角	五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七角	一元四角	
曼殊書信	汪精衛集	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	墨索里尼談話記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	現代青年性生活	戀愛與結婚	現代文學雜論	晚明二十家小品	◆ 雜 ◆	綠村的戀愛	一個婦人的信	紫戀	深淵下的人們	新學生	◆ 世界文學叢刊 ◆	
蘇玄瑛	恂如	董霖	盧特維喜	成紹宗	洪利原	趙景深	施鰲存	施鰲存	◆ 著 ◆	葉舟	羅淡秋	戴望舒	高韻鐸	王克勤	但清	
二角五分	一元四角	七角	七角	七角	七角	八角	四角	八角	◆ 著 ◆	四角	四角五分	七角	八角	六角	◆ 著 ◆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古今尺牘
選註之三
當代尺牘選註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選註者 譚 正 璧

發行者 王 澄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五號 光 明 書 局

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L8